

序

从2023年暑假就计划着写这一本书，但由于已经忘记的种种原因，无论如何，最后耽搁了。

而和你的再次相遇重新点燃了我用文字记录表达的热情，让我想起这一个蒙尘的愿望。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时候该写下这本书了。于是我便义无反顾地听从了我的直觉。但为了写这篇序，我不得不用我的内倾思维重新思考那些被我遗忘的意义。

我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记录，为什么要将这些零散的文字整理成书？

因为人会遗忘。人之所以会在花木深处迷失，是因为人会忘记自己曾经探索的幽谧曲径。走过太远的路需要在地图上被标注，追寻过意义太深的幸福需要在文字里被提醒。

幸福太容易被遗忘了——被那些琐碎的日常、暂时的痛苦、纷繁的外界、滋生的臆想所掩盖，以至于我们在很多个时刻为自己“与时俱进”而沾沾自喜，却不曾想到我们是忘记了真正的幸福。

你我也曾经遗忘。

你在繁重的学业下，忘记留出时间和空间给深爱的人；在自我怀疑和麻木中，甚至一度忘记了爱的感觉。

我在频繁的争吵中，忘记了相互的理解和精神深度的联结；在从未接触过的人际关系中，忘记了你在我生命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但我们又何曾真正遗忘。那些被我们以为抛在脑后的“过去”，以我们不曾设想的形式萦绕在我们的情感和行动、生活和生命中。

我已成习惯地和每一个人讲起我和你共同成长的青春，那是我从未忘记的故事；我用你的模样写出我理想对象的模板，那是我从未忘记的追求。

而你，“我真的乐于助人助到她了”，那是你从未忘记的生命状态；“我在她的经历中看到了你的影子”，那是你从未忘记的对你来说太独特的我。

你看，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事情，终究没有消散，但我们却走了太远的弯

路、付出了额外的痛苦，再次把它追回。

我们需要时时被提醒，那些我们一起做过的项目、一起唱过的歌、一起看过的星星。独特的经历塑造我们独一无二的联结，给予我们在彼此生命中不能被遗忘的意义。

我们需要时时被提醒，那些经历和联结背后无人可比的理解和支持。共同精神世界的创造是两个自由灵魂的相互吸引，是两个独立意志的相互选择。

我们需要时时被提醒，我们不可能像爱上对方一样爱上尘世间任何一个人，我们是不可替代的我们。爱是最大的理由，压倒所有。

我们需要时时被提醒，我们没有后路，不能回避，我们只能相信，只能面对，只能解决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只能包容可能无解的所有差异。

谨以此书，时时提醒，我们是彼此不能再忘记的幸福。

2025.7.27 晚

于广州南开往南宁东的 D588 动车上

目录

序	1
目录	3
第一章 小小方圆	7
(一)	7
(二)	9
(三)	11
(四)	13
(五)	20
第二章 启天之星	23
(一)	23
(二)	26
(三)	28
(四)	32
(五)	39
(六)	43
(七)	43
(八)	50
(九)	55
第三章 沅芷澧兰	57
(一)	57
(二)	61
(三)	63
(四)	64
(五)	71

(六)	74
(七)	81
第四章 凤岭之巅	83
(一)	83
(二)	88
(三)	89
(四)	90
(五)	90
(六)	91
(七)	91
(八)	94
(九)	96
(十)	99
(十一)	100
(十二)	100
(十三)	101
(十四)	102
(十五)	105
(十六)	108
(十七)	110
(十八)	112
(十九)	114
(二十)	115
第五章 潮起潮落	120
(一)	120
(二)	121
(三)	126
(四)	128
(五)	133

(六)	134
(七)	138
(八)	140
(九)	141
第六章 翻山越岭	147
(一)	147
(二)	150
(三)	154
第七章 回到原点	160
(一)	160
(二)	161
(三)	164
(四)	166
(五)	167
(六)	167
(七)	169
(七)	170
(八)	172
附录一 书信	175
(一)	175
(二)	178
(三)	183
(四)	186
(五)	192
(六)	195
附录二 关于复合事件的思考	199
执念	199
问题	199
附录三 复合那天	203

后记	208
----------	-----

第一章

小小方圆

在正式认识他之前，我很后来才知道，我在开学第一周就见过他了，只不过，当时是这样的——

——“彭海宁！你也在十四中吗？”

“hi！是呀是呀！”

我在操场上跑步，冲完最后一圈，发现自己小学就认识的学姐在操场旁。我们边走边聊。“看，那是我男朋友。”她骄傲地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男生说。

刚从小学踏入初中的我，内心还无法接受这个年纪“男朋友”这种称呼；加之我拥有一双被我妈骂“那么大却没什么用”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学姐指的是哪个男生，更别说看清他的脸了。我只点点头，像个哑巴一样含糊过去了。

盛夏的剩下啊，阳光有点耀眼，我不敢抬头。在他坦坦荡荡地表白之前，我面对他，内心都缩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怯怯地遥望着他，闪闪发光。

原来，是缘分吗？最初的一面之缘，已经涂上了未来在窗户纸被点破之前的底色。

(一)

认识他算是个意外。

当时他八年级，我七年级。转眼到了下半学期，我是学生会的一名小白，他已是学生会副主席，还稳坐年级前三的宝座。说实话，在他主动在QQ上找我说话之前，我应该对他本人毫无印象。想起来也许是冥冥之中必有天意，我跟他在QQ上发的第一条消息，竟然是因为他作为学生会副主席，要从小白里抓人去参加二中在孔庙举行的成人礼。他劝了我很久，“威逼利诱”，最后我虽然动心，但还是没有成行——毕竟谁让这阴间的成人礼在寒假开学的前一天；而那一天，正是我补完作业的最后希望……

开头就在平平无奇的几句公事里模糊过去了。开学头几天，我从教学楼通往操场的楼梯走下来，刚走出楼梯口，有个人倚在旁边的运动器械旁，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定睛一看，在脑海里搜寻这个面孔，“404NOTFOUND”。直到他开口跟我讲起成人礼的事儿，我才后知后觉：这，大概就是邓开文吧。

七年级下学期——大概四月末，学校举行了一个诗文朗诵比赛，七、八年级的同学都要参加。每个年级选派两名主持人，有过博物馆讲解经历的我和学过播音主持的他同时入选。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在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里，我都把这件事写了进去——

我报幕完，回到台旁，手里还拿着刚刚用过的话筒就开始和旁边的人聊天。他一把把我握住话筒的摁下，顺手关闭了开关，说：“你这样，话筒会收音的。”我连声道歉，心里却记住了这个在我看来专业素养极高的小动作。后来一直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得知他也喜欢跑步，心灵上的契合度又多了一分。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开始第一次跟他跑步。他穿着白色校服和西裤的模样，慢慢渗入我心里。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他正装出现，心都会猛地一缩。

我不敢承认我喜欢他，但好感在黑暗中肆意蔓延。我跟他“约定”每天下午一起跑步，于是，放学后，我总去他教室门口等他——催他。当时他还是一副不太在意的样子，一边慢悠悠地收拾，一边和同学聊天。有个高大的男生来闹事：“哟，邓开文，勾搭小学妹？”我把不好意思的脸红硬生生憋进心里，脸上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一边在门口不耐烦地催他，一边又不肯走。女生谁不要脸面——可能我真的可以不要——但更关键的是，我倔。我不想想象自己兴冲冲地跑去找他，又一个人默默下楼的身影；与其说我喜欢他，不如说我害怕失败，不敢承认自己失败。失败，不是指追他的失败——当时心里完全没

有“追”这个概念，而是不能靠近自己觉得优秀得闪闪发光的那个人，是很大的遗憾。也许，心思越单纯，越容易不顾旁人的目光坚持下去吧。

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我都是略显平淡。刚开始，我几乎天天晚上在QQ上给他发消息，他的回复很简短也很官方，有时候甚至不回复。但我在兴趣班和他同一个年级的学姐却告诉我，他平时在群里很活跃，还经常发表或搞笑或神奇的言论。这样的发现几乎把我心里面那根弦绷紧了，勒得我生疼，但倔强不让它断。后来我无意中翻到他之前的说说：他发了几张他和同学的自拍，下面有评论回复：“马上发给彭海宁看。”

最开始的回忆瞬间复苏，我明白了一切。后来得知彭海宁的成绩并不太好，在年级两百多名浮动，我“复仇”之心蠢蠢欲动。那时，我每每想到邓开文，只有一个信念：让他和那成绩平平的女生谈恋爱去吧，我要变得更好——至少比你现在要好。当时，他最好的成绩是年级第三。

没有想去刻意证明什么，但是内心的变化会通过行动和结果表现出来。初一下学期段考，我考了我初中阶段第一个年级第一。这件事，我在很久以后才在他面前承认，当时的年一，只是因为他。

(二)

下一个契机，是一场辩论赛。我毫无准备经验和思路，随手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他却给我做了详细而用心的回答，并答应把八年级政治课本借给我，参考里面的观点。当时辩论的主题是：网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了这个辩论会，他开始主动找我跑步，边跑步边跟我讲辩论的相关内容。还曾经在他在学校吃晚饭的时候，坐在他对面边聊天边吃。有一次，我突发奇想，问他：“我这样跟你吃饭，彭海宁会有意见吗？”他一边嗦着粉，捧起碗把汤灌进嘴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她不知道（我跟你吃饭这件事）。 ”

我内心已经承认自己喜欢上他了，但谁都不说，只是在自己的课桌里贴上小字条：“每天和41123跑步！”班上有几个好事的男生，三下五除二就破译了“41123”这串数字，知道我指的是邓开文，但我每次都字正腔圆地否认自己喜欢他的事实，他们也拿我无可奈何。

他开始带我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围着学校外围跑步，比如给我讲物理题

(这一点我完全没有印象，是他后来在回答“你为什么喜欢我”这个问题中，为了证明他一部分是因为我很“学”而举的例子)，比如开始用他奇奇怪怪的知识跟我吹水。而我，只一次又一次地佩服他，却最终只把这种互动归为“学长的热心，对学妹的帮助”。我那时反复循环播放一首歌《Forgettable》，里面有一句：“You're not forgettable.”我一边对自己说这句话，一边否定这句话。

这些是粘在我心上挥之不去的斑斓碎片。拾起一片，一半染了仲夏阳光的灿烂，一半吹过教学楼阴凉处的清风徐徐。他跑在前面，步子迈得极大，踏过小卖部门前那一块湿了水脏兮兮的瓷砖，踏过楼后蜿蜒流出的水，踏过上坡处一道一道的坎儿。我跟在他身后，使劲力跑着，一面惦记着节省体力，一面暗暗地想追上他。哪知道他竟是用尽了全力，两圈过后就扬长而去。习惯每天跑操场五圈的我，没有他在前面带路，竟留着一些体力也默默离开了。

我们的轨迹似乎不需要刻意靠近也有了交集。七年级时，我和他同参加一个英语比赛。初赛时，我在还未开门的考场门口向内张望，一转身就看到他站在我身后。复赛时又碰见他。我在候场区等待的时候不耐寂寞，上蹿下跳，结果一不留神撞见了他和他的爸妈。我慌忙跟他打了招呼，他很热情地向他爸妈介绍了我，两位家长也很和蔼地向我问好。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回去我爸妈还怪罪我：“你怎么搞的，跑来跑去出那么多汗。”

七年级那个暑假，他拉我入伙，做《生存手册》。我和他都是很有主见也很有个性的人，虽说当时名义上，他是我的“上司”“领导”，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是平等交流，意见相左就开始争论，我也从没有因为他是我的学长而“屈服”。好像慢慢地，我不再把他当成“学长”——我从认识他以来，从没以“学长”称呼过他，都是直呼其名。直到我在成品阶段打电话向政教处老师咨询细节，才得知，这个“任务”，并非老师布置，而是由邓开文本本人牵头创办，并向学校报备的。我逐渐触碰到了他的内心：热情如火，坚如磐石，而拥有着天海一般宽广的情怀。

女生的直觉不会有错，我无数次想象他向我表白，但两个人都保持着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我只好仓皇地解释为，他人很好，很热心，关爱学弟学妹，完。

我的直觉，在三年后被证实。但是当时，我只能任凭这个念头在阴暗处啃

噬着我都内心。

(三)

整个八年级都是一种相处方式：带着暧昧的平淡。一方面，他和彭海宁分分合合；另一方面，我丧失了理智般，喜欢上了李昊伦。起哄的人把焦点转移到李昊伦身上，他跟我相处得更加自然。

经常，他直接走进我们班，站在我面前。我甚至没有抬头看见他，他就开始跟我说话。第一次、第二次，是惊吓；后来，更多变成自然而然的随意。我不再经常放学去找他，反而是他，时不时从我们班门前露出半个脑袋，待我抬起头时对上他调皮的目光；抑或是还没抬头就听到他的声音，还有我们班同学跟他打趣的声音。后来我总结出—条规律：若是他某天放学突然来找我，那就是第二天他有重大考试。这一条，在高中仍适用：有一天，他来我们班，但没有理我，却和龙颢元、丁任飞等人聊得欢。我有些赌气，第二天去找他，却没有找见——他给我发QQ消息说，他已经坐上了去桂林考物竞的动车，以及，他不是故意不理我，而是到我们班门口，接连一个苏韬睿一个龙颢元问他：“哟，来找孙—杨？”他就没敢理我。

有一次他拿着二中启天跨年的票来找我。当时准备吃午饭，我们在教室走廊排队去食堂。他恰好衣服连着的帽子—边掉了，在一旁弄衣服，让我帮他拿着票。这时候我们班主任从办公室走出来，看我们班列队。他弄好衣服后，看到我们班主任出现，招呼没打—声就溜了，忘记了我手中的票。我连忙追上去给他，回来的时候看见我班主任—脸姨母笑……

在他中考三次模拟考的前—天，他必定下来找我。有时我会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在黑夜已经渐渐吞噬了天空的时候，在长廊漫漫无灯的时候，陪他走回他班上，看他收拾东西，看他把物理实验盒收好拎回家。教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没有开灯，我和他若无其事地说着话，心里却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印象最深的是，他考三模前—天，他在教室收拾东西，我站在他身后，脑海里蹦出—句话：“我可以抱抱你吗？作为朋友。”但是，没有，—切只是在我脑海中上演。话到嘴边，变成：“收拾好了没，走吧。”他家就住在学校隔壁。我有时候会慢慢陪他走，从他教室，到他小区门口，再折回学校。

在临近中考时，他还经常带着他的好友贺彦翔、邓健桓来找我。那是冬末春初之时，喉咙和肺部敏感的我还没能开始跑步计划，以跳绳聊以代之。在我们班门前的走廊上跳绳，三个男生在我跳绳的时候，站在我面前运用物理知识分析为什么跳绳打到人会痛。一边跳绳一边看着三个男生凑在自己跟前一脸认真地絮絮叨叨，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跳完一组，我停下来，挑起眉毛似笑非笑着，手里拿着跳绳的手柄，做出一副将甩出去的样子，笑着问邓开文：“你要不要自己试试跳绳打人为什么痛？”

他还很喜欢送我礼物，而且可以抓住各种节日的名目。他在六一儿童节和元旦都送过书（说来惭愧，这两本，一本曹文轩的《火印》我到现在一点都没看，一本《量子力学外传》我看了几十页看不下去了……）。我回赠过一本笔记本，还是我初中某次段考考得好，班里作为奖品发的，扉页写了我的名字。我为了送他，把扉页撕掉了。结果他第二天——

“你送给我的本子纸质很好，在哪里买的？”大课间跑完操，有一个浑身是汗、气喘吁吁的人跑到我面前。

在我印象里还有其他的東西，但不记得了。初中最后一次是在他快中考的时候。别人都是写卡片祝福学长学姐，憨憨的我却收到了他非常精致的一张卡片，上面还粘着一束真花。里面是他写的一首诗，大概意思是祝我好好学习，考上二中。当然，后来良心过不去的我还是给他回了一封信，不过那已经是他中考完搬家的时候了。我两年后再读，简直被自己青涩的文笔羞到了。当时明明觉得自己措辞恰当，一本正经，现在看来活脱脱一封情书……难怪他后来看完说：“初中生文笔。”

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对我很好，但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除了比较重要的辩论赛，他还作为群演参与过以我为主演的视频拍摄。不过他也有时提起彭海宁，还是一副现任男友的语气。

我初二那个寒假，他让我帮他准备给彭海宁的情人节礼物，还让我借他一本他需要拿来做读书笔记的书。他当时在我们家旁边的警校上备战体育中考的课，我们就约定在那里见面。不巧，那天下午天上铺着令人生怕的厚厚的云层，他的体育课取消了。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胁迫他一定要去，约好了不能反悔。我骑着单车从我们家出发，半路上就下雨了，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我冒着

雨骑到警校门口，不一会，一辆白色的 SUV 出现了，停在门口。窗户开了，驾驶座上是他妈妈，他坐在后座上。我把礼物和书递给他，说：“这是你给彭海宁的礼物。”他接过，说了声谢谢。他妈妈看着已经半湿的我，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回去啊？淋湿会不会感冒？要不要我搭你回去？”我笑着说：“没事，阿姨，我家很近，骑回去就好了。”再三确认后，他妈妈才把车窗摇上，倒回大路上开走了。

我当时站在雨里。保安叫我进来避避雨，被我拒绝了。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朝着他家车来的方向。雨不算很大，但是天阴沉着脸，像极了我的内心。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心里的感觉。想象一下，一辆高大豪气的白色 SUV 上，一位女士和一个男生，干净，端庄；站在旁边的女生，屁股下只有一辆自行车，淋湿，狼狈。我百分之百相信，邓开文妈妈邀请我上车是出于好心；但在那种对比下，真的像极了不平等的施舍。我的心里也在下雨，但眼眶里没有滴出一滴雨珠。内心最隐蔽处的阴暗从来没有消失，老天爷把它放在了那天的天空上。

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是以这种形象和这种方式出现的，只不过那样的我，一直藏在我心里。我的初中下铺听了我所有关于邓开文故事的叙述，感慨道：“你们真是错过的一对。”

他曾经说，他决定和彭海宁分手，问我在中考前还是中考完比较合适。我认真地想了想，说中考完吧，这样至少不会影响人家女生中考。末了我又问，为什么要分手，是不喜欢了吗。他说：“不是，只是老师跟我们说，上了更好的学校，要遇见更好的人。”

遇见？当时单纯的我想的是，这样说的话，他高中喜欢的人，他还不认识咯？

感性让我心里有剧场，但理性分析，没有奇迹会在现实中发生；况且，我还有另一个双向喜欢的男生，虽然那个男生对我并不那么好。

(四)

他上二中以后，在我爸妈眼里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学长”。我爸曾经多次在周末用我的 QQ 假扮我和他聊天，目的是了解高中学习的更多资讯，以为我安排学习。这大概是我初三上半学期和他主要的“保持联系”的方式。不过，

他知道我喜欢收集明信片，因此每次回十四中看老师，必会去看看我，并给我一张二中的明信片，上面写了几句他鼓励我上二中的话。

我此生最大的尴尬之一发生在2019年12月31日。我已经拿到了去二中跨年的票，但我把它送给朋友，自己决定在家好好学习。我爸妈一般很晚来接我放学。那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以为是父母打来的电话，结果手机屏幕上显示着“邓开文”三个字。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想让我去二中启天晚会。好笑的是，据他所说，他手里那张票是“我打电话给彭海宁，她后来说不来，所以多了一张票”。我有点想生气，但一时找不到生气的理由和立场。我是他的谁？谁都不是吧。经过他的轰炸式劝说，我居然同意了。

我连家都没回，从学校直接前往二中。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了成长的力量。虽然是晚上，迎着昏黄的灯光，更加成熟的气质扑面而来。他确实实长高了，肩膀变得更宽厚了，换过的眼镜也显现出一副大人的感觉。那个画面至今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本以为他晚上和同学有活动，带我一起参加，后来单纯的我才发现，他一个人陪了我一整个晚上。我丝毫不感到一丝不对劲，和他疯狂抱怨我和李昊伦的事——当时我们已经到了冷战的边缘。他一本正经地劝我分手，还给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买一本五三送给他，作为分手礼物，扉页上写上劝他好好学习的话。

我们走到一个路口。路口人很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我一下子没看见他，慌了神，四处张望。忽然有一只有力的大手搭在我肩上，把我扭向其中一边岔路。我回头一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身后。过了那一段人流，他才慢慢把手从我肩上放下来。

他本来想请我在二中食堂吃饭，但发现饭卡不见了，只能去小吃街给我买点吃的。我们一共吃了一杯关东煮、一盒糯米糍和一桶爆米花。我没吃晚饭，他已经吃过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让他看着我吃完一整杯关东煮有些过意不去，几次问他：“你真的不吃吗？”都被他拒绝了。最后一根豆腐在杯中，我横了一条心，直接拿起签子，伸到他嘴边喂他。

他竟然张了嘴——

——吃了下去。

我把签子从他嘴里抽出来的时候甚至没有多想，只是念着我即将分手的李昊伦……

不过我后面给他爆米花的时候，他还是伸出手，把爆米花自己塞进嘴里，更加打消了我仅存一丝丝想法……

他给李昊伦发了消息，得知他也在二中。邓开文问我：“你想去找他吗？”

“我……随便吧。要是你想去你就去吧。”

他问了李昊伦的位置，准备带我去找他。当时我们在体育馆门口的空地看篝火，刚拐上那条铺着沥青的马路不久，我们一前一后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孙一杨！”

我瞬间就有不详的预感。定睛一看，果然是梁玉烨，那个素日就跟李昊伦玩得很好的女生。目光向左移一些，李昊伦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人都傻了。

我和邓开文两个人，碰见了李昊伦以及他们班的一大群同学。

一群同学，面对着两个人，一男一女。

我当时内心一万头草泥马奔腾不息。

邓开文和李昊伦很热情地聊起天来。李昊伦是坚定要来二中的人，他问了邓开文很多关于二中的具体细节。十几分钟，我站在一群人的旁边，像神游了一般。除了有时候跟那几个女生说一两句，那天晚上，我没有和李昊伦说一句话。我和李昊伦的冷战，就此拉开序幕。

我既然不能消失，也不想说话，那就用实际行动来挑衅李昊伦。我的水杯放在邓开文书包里。我站在邓开文右边，李昊伦站在邓开文左边，邓开文的包放在他和李昊伦中间脚边。我一声不吭地绕到他们两个后面拿水喝。他们俩各自让了一步，低头看着我。我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蹲着喝完水，把水放回邓开文书包里，昂首挺胸地走回邓开文左边站着。后来我们稍微挪了个位置，我站在邓开文和李昊伦中间——其实不算中间，至少完全不妨碍他们讲话，但邓开文又两手搭我肩，把我挪到了他旁边。

看他们聊得不少，也快到我的忍耐极限了，我蹑起脚伏在邓开文耳边说：“你不觉得我不想再呆在这里了吗？”他愣了一下，草草结束聊天，带我往操场方向走去。走过那片草地，他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一脸可怜兮兮地像个小

朋友一样问我：“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只是我比较尴尬……”

突然那一瞬间，我有种被男朋友追着道歉的感觉……

后来他又带我上了知行楼五楼，他教室旁的辅导室玩电脑。我百无聊赖地看他写编程，最靠窗的座位坐着一个男子。我起初没有注意到他，后来是他主动发话：“邓开文，你带学妹来玩？”

“啊……是的，是十四中的学妹，常年年一，比我厉害多了。”他停下不停敲击键盘的手，转向那个人，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

我也不好意思了：“没有没有，邓开文比较厉害……”

那名男子笑而不语。我忍不住问：“您是……？”

“郭雄老师。我班主任。”邓开文抢先说。

“啊！郭老师好！”我为我自己的无知道歉。

“来二中啊！”郭老师斜靠在转椅上，两手交叉放在腿上，一脸和蔼地看着我。

“啊……嗯……”我搪塞着，耳边回荡着父母一遍遍劝说我三中的好。

——我现在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和蔼”的笑脸，心里就长毛。

后来又去操场上见到了他爸妈。他爸妈一眼就认出我了，但在我大而无用的眼睛里，黑灯瞎火中我还是没有记清他们的长相。他俩很亲和地和我聊天，末了邓开文妈妈还叮嘱邓开文说：“那你先带孙一杨去玩吧，我和你爸先回家了。”那大概是我这辈子他们倒数第二次对我如此友好了。最后一次是在他生日上。再往后，我就变成了邓开文和他爸长谈和问候的主要话题之一：“最近和孙一杨怎么样了？”“孙一杨有没有影响你？”

最后一项无聊的游戏是我和他在操场上等我爸妈时，我和他一起在灯光下拍拉长了的影子。他拍了一张用水杯敲我的头的影子照。后来回家我发空间时，才发现那张其实很像在摸我的头。

那晚大概是离窗户纸最近的一次。

元旦以后，很快到了春节。看到彭海宁发说说，有一张图，配文“谢谢邓总”。我点开图片一看，邓开文在微信上给她发了200块的红包，并附上“小仙女春节快乐”。我当时就疑惑了——他在刚上高一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和彭

海宁已经分手了，并且他现在喜欢隔壁班的一个神仙美女 nzw，曾经在初中模拟考拿过南宁市第一名。（后来我才发现，我真的变成了他喜欢的人的模样……）于是我去质问他发生了什么。以下是渣男回复：

“nzw 整天不上 QQ，消息都不回一个。phn 她不香吗？”

我：“……”

我很唾弃他这种行为，但说理又比不过他的强词夺理。更何况，我好像也没有身份去批评他。但是怎么办呢，我知道他渣，然后……

然后就是寒假，而后接踵而来的疫情。冬天的阳光也可以很灿烂，小鸟仍然叽叽喳喳地在枝头欢歌着，但长得看不见尽头的大街上空无一人。

邓开文在疫情期间找我聊天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我发一句他回十句，我不发，他就继续说下一个话题。我 QQ 被锁了，就用微信；微信没时间了，就把钉钉、知乎、短信都用了一轮。甚至，我在上网课，看到钉钉在闪，很烦，顺手点开然后关掉，过一会它又闪了。是邓开文：“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劳资忘了钉钉有已读显示。

我劈头盖脸骂他一通：“拜托大哥我准备中考了欸，你能不能不要打扰一个准备中考的人？”

他如何强词夺理，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最后我输了。

后来他和我打视频通话，隔着屏幕给我唱《你钉起来真好听》。我激动得录屏，结果第一次录屏的下场就是没有把默认的静音取消，录了两分钟的无声视频。这可以列入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十件事之一了。但诚实地说，他的声音是那种厚实的低沉，听起来很舒服，音准也很不错。我那时真有勇气，裹着厚厚的棉睡衣，只露出一张圆脸和光光的额头，那时还留着的长发梳也不梳，就敢和一个男生打视频电话。有时候不打视频通话，就打电话。曾经他在午睡前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要午睡，却故意在电话那头扯着细细的嗓子喊：“孙一杨别睡啦！起来帮我写作业！”我窝在被窝里跟他开玩笑似的拌嘴，累了，就把电话一挂，手机一扔，倒头就睡。起床却捡起手机继续打电话，聊到没话可说，他在玩编程，半天才回我一句话。我故意赖着不挂电话，我就把手机放在钢琴上，自顾自地弹钢琴。弹完拿起手机一看，电话早在五分钟前挂断了。

这样的行为一度让我非常怀疑邓开文喜欢我。于是我专门悄悄地跑去 QQ

上找邓健桓，问邓健桓他的推断。邓健桓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不会的，你别多想。开文他就是放假比较闲，他也不只找你一个人聊天。”天衣无缝地打消了我的顾虑。后来我把邓开文向我表白的截屏发给他看，他：“我以为他是沉迷学习的那种。这消息……有点劲爆啊。”

不过，当时的我还没有走出李昊伦的事情，再加上快要中考，心思比较单纯，也就没有再想下去。直到——

我们要开线上誓师大会，每班派一名代表录中考加油视频。这一重任毫无疑问地落在我身上。我想着如何别出心裁，就邀请邓开文和我一起录。到快要录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不跟我一起录了，理由则是各种搪塞，说什么自己不太不好意思。我劝了他很久，最后一通电话直接把他骂到不敢出声，然后愤怒地挂了电话。我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平时很少生气，但那一次真的气到我眼泪都出来了。眼泪里一半是生气，一半是难过。生气当然是因为他突然撂担子走人，难过则是因为自己突然发现会因为他那么生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邓开文的感觉都是被李昊伦的事情所覆盖的，直到那一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他原来在我心里有那么沉甸甸的分量，重到可以把我砸出眼泪。

后来他当然诚恳地道歉了，并诚实地说出了不和我录视频的原因：原来学校突然找了包括他在内的一群学长学姐给我们录中考加油视频，他就不好意思再出现在我的视频里，并提出给我吉他弹唱一遍原版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并且发在空间里@我作为补偿。我抹了抹鼻子，又破涕为笑了。当然最后结果是到现在他还欠着我这一首歌……对不起，我记忆力还可以，欠的总是要还的。别想逃。

那段时间我刚好要线上开学考，于是我把QQ交给了刘陶霏，让她帮我刷火花，自己则不再上QQ聊天。我把情况跟邓开文讲了。到考完试我再次登上QQ，发现邓开文每天都积极地和我刷火花，还隔三岔五地问刘陶霏，孙一杨什么时候考完试。

情绪起伏过后，仍然是平平淡淡的时光。日子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了，他仍是不知好歹地用各种联系方式“骚扰”我。春暖花开，疫情好转，街上陆陆续续又有了人的身影，各大学校的初三高三一一开学了。火花断了，字符一个个消失。又一次联系，已经到了五一的时候。我欣喜地告诉邓开文，我和李昊伦

和解了，结果他来一句：“phn 到现在还没有和我好好说话。”我的心情就是三个大问号。他把彭海宁在二中墙上挂他的截屏转给我，大概意思是彭海宁骂邓开文分手了以后还和她继续不清不白，她质问邓开文“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邓开文也搪塞过去。然后又是一张截屏，主要展现邓开文和她疫情期间刷火花时对她爱理不理，最后是邓开文自己忘记回复，导致火花中断。

我乍一看也气不过，帮着彭海宁骂他是渣男。由于之前我在他面前调侃自己是“渣女”，我赌气般说了一句：“我们渣男渣女凑一对儿好了。”又发了几个吃屎的表情。结果他不带表情地回复：“等你中考完再说。”

我已经凌乱了，就像我的头发在风中那样乱。我明明只是开个玩笑表达自己的愤怒……我相信他只是用了一句玩笑回复另一句玩笑。

后来我又看了一次那几张截图。那段邓开文回复彭海宁十分冷漠的时间，日期显示在三月初到四月初不等。我掐指一算，那是他找我找得最欢脱的时候。

在高考假的时候，邓开文又回了趟十四中，像往常一样给我写了张明信片。不同于往常水性笔凌乱的笔迹，这次他用小毛笔沾上蓝色的墨水书写，写着

“DEAR LEGENDARY 孙一杨：

我们在鹅中等你

邓开文

2020.6.7”

中考前一天，按照惯例举行了盛大的送考仪式。由于疫情的影响，中考推迟，因此高一已经放假了。我知道他会来，但直至随着送考队伍走出校门好一会儿，我也没有见到他。终于在我快离开的时候，他拿着相机出现了。他给我拍了几张举着向日葵、穿着红衣服的照片。我正要跟他道别，一个埋在心里很久的念头突然抑制不住地涌出。

我张开双臂，站在校门口微笑着看着他。他还拿着相机，头一歪，眼里闪着迷惑：“嗯？”

“抱一下，可以吗？”声音小得我自己都不确定有没有说出口，至少早已被轰鸣的车流声和喧嚣的淹没了。

他似乎没听清，又似乎听见了，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我把手臂放下来，说：“算了。拜拜！”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阳光好刺眼。人们都向前走，没有停下的意思。

我中考时完全没想起这回事儿，是中考完那一天他找我聊天提到的。我只能含糊过去。

(五)

中考完那一天，我凌晨两点才睡觉，睡前被告知第二天我要六点钟起床拍毕业照。

众所周知，拍集体照是一件无聊又费事儿的事情。前半段还尽量保持愉悦的心情，后面越来越困，越来越烦躁，靠和邓开文聊天打发时间。由于我一直没有确定到底去二中还是三中，他疯狂劝我去二中夏令营以及读二中，甚至发给我“(撒娇)”的信息。我当时还想的是：好一个帮自己学校拉优秀生的好学生。

终于拍完了，我坐上车，困意和烦躁已经把我的脑子搅成一滩浑水。我在昏昏沉沉中突然问邓开文：“你会上大学跟我谈恋爱吗？”在车上几次点开聊天框，却没有回复。到了家连午饭都没吃，倒头就睡，醒来时忽然想起自己的问题还没被回答，从床上弹起来看手机。

“不会。”

我回道：“对不起，我中考完脑子已经不清醒了，你就当我没问吧。”

那一刻的心情，其实也没有很失落，因为一直把自己的预期压在很低的水平。正所谓，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

最后还是去了启天营。在车上的时候，我妈用半威胁的语气警告我：“别以为你去了二中夏令营，就一定会去二中。”

第一天早上是张玲老师的物理课。我有慢性荨麻疹，前一天晚上忘记吃药了，这天早上皮肤痒得难受。于是我发消息给邓开文，让他帮我向老师请假，让宿管开门。他陪我去二营找老师，带我回宿舍。在二报门口，一个穿着启天营绿色衣服的学姐突然窜出来，拔下一边他的蓝牙耳机戴在自己耳朵上。我第一反应是生气，第二反应才发现我居然生气了，而我没有任何生气的身份。平时自来熟的我这时却只淡淡地回学姐。邓开文似乎察觉到我的不耐烦，解释了一下就带我离开了。（走到一半才发现他的一边耳机还在学姐那里，又跑回去

拿)

我回到宿舍拿了药，一边走在心致楼和心远楼之间的小路上，一边和他解释我的病。我走在前面，看不到他的表情，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的声响，只低头看见小路顺着台阶延伸，阳光细细密密地从枝叶间落下，俨绿的青苔踩着阳光的节奏，跳跃。我正怀疑他有没有听我说话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头，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的蹭了。两次。

“啊嘞？”我用手去摸我的头，却没有感受到任何东西的存在，便以为时刚刚路过的树枝刮到了我的头。我自顾自地继续说话，到了那条路的尽头，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阳光洒落在枝桠间，婀娜的树枝安静得像无辜的小孩——那些树枝的高度好像也不是我的身高能企及的啊？

“刚刚是不是有树枝碰到我的头？”

“没有。”他面无表情地说。

回到一报，我用 QQ 给他发消息：

“严肃的问题：你是不是刚刚摸了我的头。”

过了一会。

“是。敲你的头。”

我内心：开玩笑！劳资活了十五岁，连摸和敲的感觉都分不清楚吗？

当天下午，我为了完成我妈让我消灭三个芒果的任务，带了一个在书包里，跑完步打电话叫邓开文来吃芒果。我一边帮他削芒果，一边从操场往宿舍走。他乖乖地跟在我后面。当我拿出一个芒果，他说：“就这？就这一个？我平常一次都要吃三个的。”我翻了他一个白眼。

对于上午的遭遇，我非常同情我自己，又感到害怕。我中考那年，刚好一个很好的朋友高考，广西理科第 18 名，去了清华。高中的奋斗，似乎渐渐有了确切的形象，便更加不敢肆意妄为。

“我已经立了 flag，高中阶段不谈恋爱。”我倒着走路，看着他说。

“那我就要把你的 flag 拔了。”他似笑非笑。

我想了一会儿，决定继续欺骗自己。

中间有一天无聊的职业生涯规划课，我请假回家住了一天。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去逛街，还没走到商场，我突然哭了起来。原因有两个：我在二中生活

了一个星期，越来越喜欢二中，但又担心这不是自己以后真正上的高中，便拼命抑制自己的感情，内心十分煎熬；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使我自己相信，邓开文真的不喜欢自己，也没法说服自己不喜欢邓开文，但想上清北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样的感情，就像月光照耀的白墙上的一点蚊子血。

对于我第一个问题，我妈很豪气地安慰我：“那就去二中，想去就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二三中每年至少都有几个清北，你只要考到前几名，哪个学校都一样。”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是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我也相信他喜欢你，毕竟你那么优秀，你身上有那么多吸引他的地方，喜欢也很正常。”

好不容易花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渐渐由放声大哭转为啜泣。回到家的时候才恢复平静，但眼皮还是肿的。

当时他不在启天营，而是在外面上物竞培训。我洗澡的时候给他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虽然我已经问到了黄祖熠。他回答后，我又追问：“回来了以后还要再去吗？”他说有时要回去做实验。紧接着他来了一句：

“想♂我♂了♂？”

回“是”吧，好像不太得体；回“不是”吧，好像不太真实。谁叫你给我这个不能回答的问题！劳资要反击！

“邓开文我很严肃地问你，你承不承认你喜欢我”

我认为这是我这辈子问得最妙的问题，没有之一，因为前提是，“我已经知道你喜欢我了”。

我把手机熄屏，继续洗澡。往常，有人回复我 QQ 消息，一般都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我洗了一会儿，没有看见屏幕上有任何的反应。

怂了？

我擦干手，把手机解锁。屏幕上，我的问题下面，紧接着他的回复：

“承认”

那层窗户纸，顽强地绷了两年半。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第二章

启天之星

(一)

那时单纯的我执意认为，表白和在一起是两件分开的事情。那时虽然没有出成绩，但是我自知中考没有考好，中考完以后就迅速进入学习状态，开始刷高中的题目。再加上那年老欢以广西理科裸分第十的成绩考入了清华经管——这是我身边的熟人中第一个上清北的，给幼小的我以极大的震撼。当时她来南宁的时候，我们四家在绿地的派立方会所里庆祝。在饭桌上大人们喝酒致辞，也要求我们小朋友说两句。我是四个小朋友里最小的，但却是说得最认真的。我说，虽然这次我中考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三年以后，我能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时虽然没憋得住小心思，却还是义正辞严地说，好好学习，不和他谈恋爱。

临近表白的前几天，他外出培训物竞，不在启天营，所以你好几天没见他。表白完的第二天下午上课前，他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是我们互相表白后第一次见面。从他绿色的身影出现在二报门缝里那一刻，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也径直向坐在第一排的我走来。他在桌子对面弯下腰来，拿起笔用他的思路开始给我讲我在线上问他的物理题。我承认他的思路很新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我和他的头几乎碰在了一起，交换着彼此的鼻息。

我拼尽全力逼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但最后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离我好近好近……

这个耀眼的男孩，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但我们还是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还是做他循循善诱的全能学长，我还是做我的工具人学妹，每天讨论着高中题目和启天营结营仪式。中间二中放我们回去领中考成绩。那天我还在去学校的路上，看到在十四中特训班群里突然有一位老师发了几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另外的老师和家长就在下面复制粘贴地鼓掌，但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拿到成绩条的那一瞬间，我有预感，从第一个项目开始看，看到倒数第二个化学，才找到了我那个唯一一个不是 A+ 的科目。那天是我们班最后一次齐聚在教室里，侯老师看起来眼睛红红的，有点哽咽，还发了火。领完成绩出教室到一楼大台阶上的时候，还碰到了罗慨。他一脸苦笑地和我说：“怎么回事，给所有老师一个‘惊喜’啊？”我愧疚地笑了笑，说：“我也没有想到……”

这是我初中三年唯一一次没有得全 A+。说实话，我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什么难过或者遗憾的感觉，反而觉得很对不起老师。那天中午，张展敏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妈，慰问我的情况，还说，考 6A+ 容易骄傲，考 4A+ 又有点少，太打击人了，考 5A+ 刚好。那时二中大概还不知道，我在邓开文和我表白的那一天晚上已经决定要去二中了（虽然我依然要强调，我是先决定去二中，邓开文才和我表白的。）

启天营中间有一天晚上是那一届毕业的学长学姐在一报做经验分享。他在散场的时候，才从门外出现。我和他和李豫涵一起走回宿舍。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在饭堂门前这片开阔的空地抬起头。我和李豫涵也停下了，三个人一起仰直了脖子——好多的星星！像用粗细不一样的银针戳破了夜的帷幕，帷幕之后是滚烫而明亮的光。

他说：“看啊，最亮的那颗，应该是天狼星，旁边是牵牛星、织女星；还有金星……”

我知道，他一直向往的是航空航天专业。

不记得几分几秒就从这里溜走了；我只记得故事的最后，是李豫涵跟我说：“我记得你在宿舍还有衣服没洗。”

于是我回去了。衣服不洗，明天就没得穿；星星不看……明天还看得到吗？我不知道，但好像也不重要。

后来他去操场拍了一张星轨的照片。画面主体是启天楼，斜上方的天空划过几条星轨。我截了那个星轨的一段，作为自己的手机锁屏。这一用，就是五年，即使我高考完换了手机，用的还是这个锁屏。

紧接着是启天营结营仪式。我俩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发言代表，都为了这个活动忙里忙外，共同完成了很多筹备工作。那天最后一个菜单节目是所有学长学姐一起表演的五月天的干杯，邓开文是其中一个领唱，但他 rap 到第二句就忘词了。最后节目结束摆 pose 的时候，很多男生在台下喊“宋子悦我爱你！”“XXX 我爱你！”。我在第一排侧边举着手机录像，在心里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喊“邓开文我爱你”，但一方面考虑到会把我的声音收进录音里，另一方面，这对于一个 15 岁的小女孩来说，还是太需要勇气了。我纠结到大家此起彼伏的声音结束，终究是没有喊出口，但早已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

中考报名系统打开的那一天早上，邓开文突然给我发：“你报名了吗？”我简短地回了个“嗯”，又补了一句“（莫名感觉你这条像群发消息）”，甚至还跑去问龙颢元，邓开文有没有给他发类似的东西。龙颢元说没有。也许是为了打趣，但我知道，那是我还不承认，他对我的关心不仅是“学长关心学妹”那么简单了，而是真正地在特意关心我一个人。

接下来是短暂的分别。当时我还一心向学，而且对谈恋爱这件事情不置可否，我和他的语言仅限于毫无端倪的正常交流，除非他主动开一些暧昧的玩笑。也正因如此，他还是找我找得很主动，要么是很热心地给我介绍高中的学习，要么是很无赖地抓我帮他写作业——我为此还发了一条“非法强迫劳动罪”的说说来控诉他的罪行。

当然他也做了一件让当时的我很生气的事情：我当时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我虽然是 5A+，但是是当年的南宁市中考状元。但是这个消息未经证实，而且我们家一向属于低调的类型，不希望传出去。我告诉他并叮嘱他不要传出去以后，他转手在一个大群里面很明显地暗示了这件事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但他一开始只是发了个表情。直到第二天他发现我没给他回消息，又催我续火花，我才提醒他，他没和我道歉，他这才和我说“dbq”。我又追问他知道错

在哪了吗，他说“我后来想起来你不让我乱传”。我又对他一番输出，他这时候开始为自己辩驳，“损人损习惯了”“另外可能我对学习话题总是耗不过脑”。我本来想说算了，他又问了一句：“到底是我的宣扬伤到了你呢，还是我宣扬的内容伤到你呢？”我用大段文字详细给他解释了，他发了一个投降的表情包，说：“完了这和 djh 的话一样看不懂。”于是又略过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关于道歉和认错的争执，将会贯穿我们高中三年。

他似乎很早就和我推荐过二中的模拟联合国社团。在开学前，他问我要不要加“模联的学长”潘笑航，我答应了。他通过我的好友申请时，我兴冲冲地和他说：“他通过了!!!”

邓开文回复：“你可别被学长的魅力所吸引就不喜欢我了啊！”

我也和他开玩笑：“也许噢”然后接了四个斜眼笑。我第一次看他那么“怂”，但笑了一下又说，“好了好了不逗你玩了不会的嘻嘻”

顿了一下，我又说：“但是但是你能等我三年嘛”

他：“完了完了当年 phn 也是这么问我的”

于是相互走进一步的试探就被那么搪塞了过去。

(二)

当时因为疫情，中考延误了一个月。启天营结束以后十几天就马上开学报到了。报到那天的安排是同学们早上去宿舍放行李，下午三点到教室集合，但张展敏提前让我去教室布置收拾一下。我还提前问他会不会来帮学弟学妹搬行李——我们学校有这个传统活动，他说不会。但就在我歪打正着地找到教室在哪、在讲台上布置材料的时候，有个脑袋突然从前门探出来。我于是使唤他帮我一起收拾教室。后来张展敏也来了，说这个教室没有空调，要么把整个教室的东西往下搬，要么把空调往上搬，问我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选。邓开文站在一旁自来熟地接话：“区别是往上搬是做正功，往下搬是做负功。”张展敏这位物竞老师嘿嘿地笑了。

中午回去以后在宿舍等着，等他叫我出去吃饭的指令。终于接到了他让我出发的指示，我和黄纤云、莫雅茹一起去方形一楼的饭堂，但却没找见他，于是先打了饭坐下来吃。我坐在面向打饭窗口的一侧，一边和她们心不在焉地聊

天吃饭，一边反复扫视着打饭的地方可疑的身影。突然，他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视线范围内。我一下子站起来，小跑着向还在排队的他跑过去。我穿过稀疏的几列排队，站在他斜后方打了个招呼。他猛地回头，然后那一瞬间很灿烂地笑了，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我心里一下子心花怒放地炸开了，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吃完饭回到座位上。见他来了，黄纤云和莫雅茹都故意往另一张桌子上挪，意在把位置腾给我们俩。邓开文就故意坐在她们俩那张桌子上，和我异侧，于是变成了我单独坐一张桌子、他们仨坐一张桌子的场景。虽然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但我不得不又端着餐盘跨越一个人，坐成四四方方的样子。

正式开学以后，他给我主动发消息发得越来越少，回消息也回得越来越不及时。秋季学期我们有班级辩论赛，我和林楚珊本来打算一起参加，但由于咳得厉害，林楚珊最后只能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场。邓开文得知我们要打辩论赛，积极向我推荐了辩论大佬陈俊玮学长，也是他的隔壁班同学。我便拜托他帮我约了一个周四的中午，和他在方形二楼食堂吃饭。我没有陈俊玮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邓开文帮忙联系；但那天中午邓开文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发了短信，他也不见踪迹，我最后也没见上陈俊玮。我自然是把他痛骂了一顿，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的解释了，好像是手机没电了。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不止一回。有一次我让他中午帮我打饭。因为他最后两节体育课，可以先去饭堂打点好吃的，而且那周他们班值周，他会在饭堂门口维持单项进出的秩序。我大概十二点十几分到达饭堂门口，来来回回绕着四个饭堂走了几圈，都没见他。问他们班的同学，也没有人知道。熙熙攘攘的饭堂里，大家有说有笑，迈着有条不紊的步伐，只有我横冲直撞，穿过人与人的缝隙，却不知道要跑去哪里。当时我既担心失望，又满怀希望，总是幻想着下一个转角就能在人群中一眼把他的身影拎出来，像千里迢迢横跨大洋前赴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渐渐地，我急促的步伐慢了下来，眼神空落落的，心如死灰。碰到一个丁任飞，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没有思考地问了他是否看见邓开文。得到仍是否定的答案。我便借了他的饭卡，慢吞吞地在饭堂排队打饭。我看上去神态镇定，甚至不屑一顾，实则心里像被沾满了水的海绵卡着，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宿舍，我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邓开文。已经不记得打了几次了，反正

接通的时候宿舍已经关门好几分钟。我质问他，他说，他刚回到宿舍，刚刚下了体育课就去通用技术教室摸鱼，连自己也忘了吃饭，更别提我的饭了。

他说，孙一杨对不起。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近二十分钟的焦灼和无数次询问怎么可能用一秒钟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浇灭。

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恍恍惚惚地挂了电话。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三年前的失望、无助、气愤被搅成一锅糊的粥，放凉发霉到现在。大多数时候我选择了忽视，但我从未遗忘。

(三)

他一直对拍星星情有独钟。高中第一次段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林楚珊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接到他的电话：“把你的聪明机借我用一下，我要拍星星，我的聪明机放家里了。”

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明天就段考了，你还拍？段考完再拍不行吗？”

“现在天气好，拍得到星星。段考完可能天气就不好了。”

他在我回宿舍毕竟的三岔路口截到了我。

那晚没有拍成功——我忘了告诉他，我手机设置了自动关机。第二天晚上他拿了他的手机。这回成功了。早上出宿舍时我恰好碰见他，于是他把照片传给了我。

照片下部是依稀可辨的男生宿舍楼，上部被辽阔的黑幕覆盖。几道星轨划破沉寂的黑。似乎仅此而已，但我的心却被那纯粹的浪漫划破了，有涌动的感情一点一滴渗出，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宇宙的向往，也是对他纯粹的感情。

一共考四天，最后一天只剩地理。第三天晚自习前，我冲上五楼，按照他的指示，去他座位上拿了自拍杆和三脚架。即使没有上课，特训班的教室里总会有十来人。偏偏他坐在正对讲台的第一桌。我透过窗子扫了一眼，到门口的脚步忽然顿了一下，换了轻轻的小碎步跑进教室。即便如此，十几双陌生的眼睛还是跟随着我的行迹。我在他桌子旁的侧袋里翻。手一抖，“啪”，很清脆的一声响，一把半米长的钢尺掉在了地上。几颗刚埋下去的头又猛地弹起。我抓起钢尺塞回，终于摸到自拍杆和三脚架，扯出。很快地瞥了一眼四周，不知哪

来的勇气，我忽然大喊了一句：“干嘛老看我。”又憋着发烫的一口气冲下楼。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明明是深秋，衣服背后却有些微微发潮——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像是被人摁在水里的求生者，忽然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从前的热血加速奔涌。

那天晚上，我拿了一个晚自习认认真真复习地理。回到宿舍，我伸手进书包掏地理书，仰头盯着一下天花板，又把手插出来——自己有且应该有这样的底气。还没熄灯时，我带着林楚珊，扛着三脚架和自拍杆，从楼的宿舍爬上六楼最后一间空宿舍。推门进去，鼻腔里充斥着灰尘的味道。她“啪”一下开了灯，房间里只有空架床和灰蒙蒙的木床板。我大跨步，领头走向阳台。阳台上设有防盗网，但栏杆顶上的台面面积太小，架不稳他那种矮三脚架；我第一次来“考察”，身上没带一根绳子。两人正商量是否可以拖门口的放灭火器的铁箱来作支撑时，突然陷入彻底黑暗的深渊——熄灯了。

我把手搭在阳台门把手上，林楚珊在我后面轻声说：“你确定吗？挪那玩意儿动静挺大的，到时候抓到扣纪律分。”沉默了几秒，我轻轻把手放开，又转向旁边的檐角下的天空。“那到时候直接手持，延长曝光时间吧。”林楚珊举起手机对准屋檐旁最亮的那颗星星。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掏出手机，只是面朝那一角天空。不远处有一排树，一排繁盛的树，宽大的叶层叠，密密麻麻。天际线上也许有星光跃动，但都匿身于暗黑的层绿层。头顶上屋檐仍厚地压着，只在屋檐和树梢挂着一块平坦的黑幕。

风，蝉鸣，剩下的是轻轻的呼吸声。

“喏，你看着一个小亮点，模糊的这个，应该是拍到了。”林楚珊指着屏幕给我看。我扭头瞟了一眼，抬腕看表，将近 11:40。“下去吧。”我说。

我俩飞奔而下。在我们鬼鬼祟祟从六楼冲下一楼的时候，有一个未知号码打了三次。我为了赶紧回到宿舍，全都挂掉了。到宿舍以后我回拨，发现是邓开文。他说他手机没电了，拿韩佳宁的手机打给我。我一五一十地陈述了摄影未果的经过。他怪罪，为何不好好用他的设备。我和他争执；半晌，我忽然放弃了据理力争的架势。挂了电话，脑海里是一帧帧的回放——如纪录片般的星夜，宏大，壮美。以后又不是没机会再拍，我对自己说。

我当时没多想，后来突然意识到：韩佳宁怎么会存我的号码？

后来我上智达楼五楼去找他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

我问他：“你不是手机没电了吗？难不成你在关机前一刻抄下了我的号码？”

“没有。”

“那难不成韩佳宁存了我手机号？”

“没有。”

“啊……你背得？”

“对啊。”他云淡风轻地说，好像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顿了几秒，又说：“我手机坏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老是显示不出你的名字，只会显示号码。我看多了就记得了。”

第二天晚自习前，我翻上阶梯教室的楼顶，跪在混凝土板上用三脚架架起手机，对准星星最多的那角天，设置延时摄影。晚自习课间来看时，却发现手机已经因电量耗尽而关机，相片未存。唯一一张照片是第三天林楚珊将手机架在操场的主席台上存下的，但画面中只有唯一的黑色，星星的影子无处可寻。

将手机安置在主席台那天，是段考完第一天，也是邓开文的生日。之前没有听到他说有关生日的任何安排，当天下午我才接到他的电话：“今天我爸在家里做了蛋糕，你去我家一起过生日吗？”

“……还有谁去？”

“我还没问啊，我先问你去不去，你去再问。”

我在操场徘徊许久。那天是周五，是我们回家的日子。犹豫担心过后，我终于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没想到她答应了。于是我第一次去了他家里，和黄祖熠和罗美桃。

罗美桃先回去了，邓开文妈妈让他送一下我和黄祖熠。我们仨从南门返回学校。因为我还要去拿快递，所以黄祖熠先自己回了宿舍，留邓开文陪我。我和邓开文一起走进标有“阳光快递”的大门，灯光变得昏暗，四周是积灰的杂物。在输入取件码的屏幕前，我把包背在身前，把手伸进书包里操作手机查看取件码。取件码是八位数，一般来说我会四位四位地背下来，看一眼手机就在面板上输入四个数字。我在查看取件码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趁我输取件码

的时候，偷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我的记忆系统瞬间停止工作，连四个数字都背不下来，只能抬头输入一个数字，低头看一下手机。那是我取件最慢的一次。

拿到快递以后，我把快递放回宿舍，又和他一起走出南门。那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学校里的人已经回家得差不多了，偌大的学校空空荡荡。我和他从心致楼和心远楼之间的小路穿到通往南门的路上。两个宿舍楼之间是茂盛的植被，在微弱的灯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暗绿色。几棵高大的树几乎把天空完全遮住，只留出零星的碎片。我们俩都默契地一言不发，谁也没看谁，只是心照不宣地看着前面的路。我的左手拎着我的水瓶，我们俩肩并肩靠得很近。

在这安静得快听到心跳的时候，邓开文突然把他的右手往我这边伸，轻轻抓住了我的几根手指。我本能地用右手接过左手中的水杯，他便更大胆地把整只手伸过来，完全地牵着我的手，和我十指相扣。世界仿佛停滞了几秒，只有我们俩的脚步没有停下。他轻声说：“你的手好冰。”我也许是为了逃避可能的尴尬，故意大声地打趣，说：“我是常年小冰手。”

那段路好短，不一会儿就走到车行的大路上。他松开我的手，往前快步走了几步，说，这里人多，容易被老师发现。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不平的人行道上，仿佛两个陌生人，只不过在这条路上恰巧同行了一段。

出到南门外以后，我妈和我姨妈已经开车在门口等我。我坐上车以后，她们找我说话，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中反复念着刚刚那一小段路。就连躺上床以后，我的脑子还是像抽风的电影放映机一样，来来回回地倒着那几十秒的胶片。胶片每播一次，我的心就颤一下，直至筋疲力尽地沉沉睡去。

那年秋季校运会，我报名参加了三级跳远。临近比赛的那几天，我天天和林楚珊去沙池练跳远练到很晚。有一天我给他发短信说，让他给我打两份饭送到四百米操场。黑暗中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但我定睛一看，他手上只拿了一份饭。我先感谢他，然后让他再看一眼短信。他在沙池旁又读了一遍，笑容尴尬地凝固了。我本来说，没事，我和她共一份饭吧，他却难得执意再帮我们跑一趟，又打了一份饭过来。

正式运动会的时候，他作为他们班的摄影师，到处晃悠着给大家拍照。轮到我比三级跳远了，正在线外排队候场时，他突然慢慢悠悠地走进我的视线里，

脖子上挂着相机，走到正对着沙池的地方，举起相机。我前两次起跳，脑子里想的都是“跳到他怀里”，但两次都只跳了没到八米。第三跳的时候他不见了，我没想太多，奋力一跳，竟跳出了八米零四，最终成绩定格在第五名。

十四中的同学，有上了高中以后在十四中校庆日聚集起来唱校歌的传统。他刚上高一那会儿，恰逢十四中五十五周年校庆，便牵头十四中的同学，在二中录了一个华丽的视频。如今我上了高一，这份重担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就像当年《生存手册》的传承一样。但我没他那么大的野心和组织能力，也没有碰到什么重要的纪念年份，于是只是向他讨取了基本的经验，确认了一些细节，像往常一样，找了张瑞滢画海报张贴在各个教学楼楼下做宣传预热。

我本来想请他来拍摄，他却说，高二忙着学习，让我找龙颢元帮忙。我悉数听取了建议。按照惯例，我们应该在一个食堂里齐唱校歌，我便和他初步敲定在方形二楼的食堂。没想到那天中午，我刚走到食堂门口的大台阶前，就看到他和龙颢元在摆弄音响和三脚架。我走过去问，他说食堂人太多了，临时改到食堂门口的台阶吧。那天还出了个小插曲，就是本来说的是十二点二十开始，但十八分的时候我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放音乐了，没想到还有人在智通楼的斜坡上，听到音乐就一路狂奔，把自己塞进队伍里。后来他们怪罪我，怎么提前开始了。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是不能提前的。

本来我们设想着当天能剪辑好导出来发给十四中，但似乎因为宿舍晚上熄灯断电，而导视频需要巨大的电量，龙颢元的电脑在宿舍快要没电了。我安慰邓开文说，我们不急着今天晚上导出来，他却还是坚持。他不知道怎么搞到了宿舍的假条，从他们年级的男生宿舍出来，走到我们年级的男生宿舍楼下，和龙颢元从宿舍窗口交接了电脑，直接回了家。我就站在我们宿舍一楼的窗口，伸长了脖子，看着黑暗中那个有些笨拙的身影跑过去。直到他消失在我视线范围的尽头，我才慢慢走向宿舍，心里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占据。永远热情，永远执着，永远义无反顾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即使外界阻隔——这就是我喜欢的那个邓开文啊。

(四)

那个秋季学期的后半段，他都忙着另一件大事——元祖亭纸模的制作。他

和他的同班同学罗长盛一起仿照清华录取通知书上的清华二校门，绘制元祖亭的纸模。

2020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我带了一大包糖去教室，一路碰到认识的同学一路发糖，说圣诞快乐。中午放学以后，我去智达楼五楼他的教室找他，也给他塞了两颗糖。他边剥开一颗边说，赵钰宁在一报找他，我便和他一起去。他推开一报总控室的门，赵钰宁坐在里面操控着电脑，我尾随他进去了。原来赵宝是想拜托邓开文帮他做启天晚会的PPT，给他请了午休的假让他打工。他又转头说我是邓开文的精神支柱，就顺便帮我一起请了午休的假。我们俩在走之前，邓开文和赵宝还“对峙”了一下：邓开文说我适合学理科，赵宝说我适合学文科，两个人半开玩笑地在总控室里“僵持不下”。最后邓开文把我拉走了。我本来想回去睡午觉，邓开文软磨硬泡，把我拉上了智达楼五楼辅导室。

我写了一会英语试卷，就昏昏欲睡，趴在桌子上。他做了一会儿赵宝布置给他的任务，就又开始调整他的元祖亭纸模，还让我帮他算了一下零件的尺寸。其间他一直手痒，不停地摸我的头，把我头发都捩乱了。他说：“你看窗外有只鸟。你转头看一下嘛。”

我不知道他又设什么圈套，不说话也不理他。

我们俩相互试探着靠近。

我洗了手，把湿漉漉的手掌贴在他脖子上，顺势滑下去，从背后抱着他的脖子。

我靠在他的左肩上休息。他不敢动了，左手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只用右手操作鼠标和键盘。

我们俩面对面近距离地注视。他脱下了眼镜，但我是块木头，接受不到他的暗示。我像小鸟一样啄了一下他的脸颊，就害羞地背过身去了。他说：“啊这……”又戴上眼镜。

……

最后起床铃声响了，我说我得回去了，同学们该来教室了。我站在桌子旁收拾笔袋和作业。他突然站起来。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要送我走出去。结果他站在我旁边，用手扶起我的下巴，低下头亲了下去。像是礼貌的问候，绅士而

节制。又像不羁的浪子，火热而冲动。

他看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也是。他坐回位置上，继续修改他的元祖亭纸模稿。他说：“拜拜。”

那段时间，他经常去启天楼四楼的通用技术课教室调试他的样品。有时候我去找他，他就带着我踹开有激光打印机那个教室的门，一步一步地教我如何把卡纸摆到机器里，如何导入设计，如何调整参数，最后按下按钮。两个人就站在巨大的激光打印机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机械臂一顿一顿地快速移动，射出红色的激光，在纸板上慢慢勾勒出一块块零件的模样。

看了一会儿，他把盖子合上，才告诉我这玩意儿不应该直视，应该透过盖子看。我气得轻轻拍了他一下。他不理我的嗔怒，转身走到门边。我不明就里，跟着他过去。他用手指着门边，用气声说：“你站到那儿去。”我乖乖照做。他“啪”一下把教室的灯关了：“把衣服脱了。”我也乖乖举起手任他摆布。在激光打印机的光线的运行噪音的掩盖之下，他贪婪地对我上下其手。其中激光打印机运行停止了一次，他听到停止的声音，马上放下我，走去查看激光打印的进度。我只是乖乖地光着上半身站在门边。十一二月的南宁已经有了些许凉意，但被他蹂躏一番以后竟感受不到寒冷，更不敢叫唤。看着他把盖子掀起来，放了一张新的纸进去，又关上继续摁下运行按钮，走回我身边继续享受他的饕餮大宴。

但最后那年的启天晚会和下午的集市都因为疫情取消了，他们转为线上销售。12月31号，本来是应该正式售卖那一天，学校一声不吭地放我们回家了。父母下班晚，还没得来接我回家，我便又跑去找他。那天下午有一个班在上通用技术课，下课以后很多同学还在鼓捣他们自己的作品，通用技术课教室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通技课的宋老师也在来回巡视，指导同学们的作品。邓开文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拦下路过的宋老师讨论。我也拖了张小板凳坐在他旁边。他讲到一半把自己讲热了，脱下蓝色的校服外套。我插不上话，又没事干，就把他的校服外套接过来，团成一坨，抱着他的外套趴在桌子上看着他，一脸小朋友的崇拜。

那天晚上，我在QQ上好声好气地问他，我能不能买一个拼好的，他很冷漠地回我：“你没了。”我回了他一个问号，他也没有再理我。

零点一过，我就给他发：“啊啊啊啊新年快乐！”他回了个爱心。我又趁着元旦的劲——就像趁着喝酒的劲，一股脑地豁出去：“新的一年一定请要继续喜欢我!!! 我真的花光了我两年的运气等到你的喜欢，啊啊啊啊啊啊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你”然后就像把石子丢尽深深的井口一样，杳无回音。直到下午，我憋得忍不住了，控诉他：“你不理我”没想到他秒回：“我刚到家没30分钟，我要理你的什么来着？”我气不打一处来，把那三句话截屏发给他，他才回复：

“新的一年一定请要继续喜欢我!!!”——“期考后很有可能啊，但是期考前真他妈不一定”

“我真的花光了我两年的运气等到你的喜欢”——“意思是联一完全没有运气因素，全靠实力?! tq1”（注：“联一”指我在南宁市中考一模的时候拿了三大学区联考第一；tq1指太强了）

“啊啊啊啊啊啊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你”——“啊啊啊我是假的。”然后加了两个魔鬼笑的表情。

我也和他“哈哈”了好几下，假装打趣地回复他，掩盖内心的失落。其实也许也没有很失落，只是每次勇敢表达过后，对方的回应都提醒我应该降低期待。我们的关系就卡在这样双方的动态博弈之中。

元旦过后就是紧锣密鼓的备考期考。高一上的期末考试要考十门，最后一门是一月二十一号周四早上信息技术考试。考完的那天中午我约好去他教室，他教我拼元祖亭。一进门就见他坐在靠近门的左手边第一排。我从讲台上拉了个椅子，坐在他对门的门边，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开始拆一份全新的元祖亭。一开始他指使我把一个个零部件拆下来，后来他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我对着拆下来的零件随便鼓捣了几下，鼓捣不出来，便专心致志地看着他拼。

转眼到了十二点五十多分，邓开文说：“拼不完了，走吧。”于是我把凳子放回讲台上，正想原路返回，突然感觉邓开文站在了讲台边，堵住了讲台和黑板之间到前门的路。我下意识地往反方向走，想从讲台前绕出去，没想到刚迈步跑，邓开文就一把抓住了我书包的上把手，把我往他这边拉。我往后踉跄了几步，他顺势把我的身子往面向他的方向扭了一下，我的脸就侧向了他的方向。他扶着我的后肩，朝我吻了下来，娴熟地伸出舌头，撬开了我的嘴唇。我毫无

防备，只能任凭他的舌头在我的嘴里畅游，和我一圈牙齿和舌头亲昵地打了个招呼。

不知道过了多久，邓开文放开了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说：“来不及了。”神情一本正经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和他一前一后冲出教室门，飞速冲下楼，冲到食堂，在宿舍半拉上的铁门和宿管的注目下冲回了宿舍。

下午他给我发消息，让我去他们班教室拿元祖亭。一上到智达楼五楼，我就看到他们班外面的柜子上放着一个加了底座的元祖亭，邓开文正围着它拍照。我就这么捧着，走去饭堂的路上开开关关，玩它的立体设计。邓开文说：“你别合上得太紧，它会断的。”一开始我问邓开文说多少钱的时候，邓开文只是把一个问卷链接丢给我，让我自己看上面的价格。后来程语又拜托我给她买一个元祖亭。寒假回家以后，我在QQ上说：“（悄咪咪：我好像还没给你两个元祖亭的钱，多少来着你现在微信可以转账吗）”他回我说：“不需要了，你都给我摸了这么多次了（害羞”

这时候距离我的生日只有四天了。他提前两三天就和我说过，我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整活儿，我能不能拿到我的生日礼物取决于他整活儿有没有成功。在我生日前一天，他把我骗上智知楼楼顶亲我。我那时候还处于忸怩的状态，在那堵墙边犹豫着不过去。他问我是不是不愿意，我说没有，只是还有些不习惯。他先把我拉过去抱着，然后才缓慢地开始亲我。我生日那天中午，我妈给我点了一个蛋糕送到学校，张展敏也送了我一个蛋糕。本来已经在宿舍唱了一次生日歌、吹了一次蜡烛，但我还叫了一圈男生来吃我生日蛋糕，于是在宿舍合照以后，我们索性把我的小桌子和两个蛋糕搬到宿舍门口的路上。当时一圈女生簇拥着我，男生们站在稍远一点的外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让邓开文来和我一起吹蜡烛，起哄声就像气球一样炸开，女生们一边笑着一边退下，我害羞又不知所措地想把大家留下，无果。邓开文倒也不害臊，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走到我旁边，就这样形成了以我们俩为核心、外围一圈同学的场景。他们拿了我的手机给我录像，我就在镜头和众人的起哄声中唱了生日歌、分了蛋糕，连宿管都靠在门边津津有味地围观。这段珍贵录像还存在我的旧手机里，但我一次都不敢打开重新看一遍。

下午邓开文给我发短信：“坏消息：整活失败了，所以你真的没礼物了（哭”

我已经不能想象当时我看到信息时是多么失落和生气，我只能看到我的短信是这么说的：“我生气了，我现在心平气和地告诉你。我不想骂人，不要等到我不理你。这不是一个礼物那么简单的事情；不代表你之前对我不好，仅仅就事论事”“我并不是想逼你，这样也没啥意思，毕竟原则是不打扰对方的正常学习生活。如果你真的没时间的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过了十分钟，他回复：“行，我今晚豁出去了，给你创造一次奇迹。你给我等着（双关）。”第二天中午，他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来看，里面有几张纸，一张是破译规则，一张是谜面，一张是给我破译的空白格子纸。我和林楚珊一个中午没睡觉，全在画格子，终于在起床铃响之前破译出来了。第一题是四个字，“元气满满”；第二题是几个字母，我差点没认出来，“OCISLY”。我发短信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只发给我一个网址，说让我自己上去看。我点开网址，发现是小说《游戏玩家》里一艘AI太空船的名字，是“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的缩写。我没有问过他，留下这句话当谜底想表达什么；我宁愿保留着自己的理解：他虽然迟了一天给我生日礼物，但是他还是想说 he 依然爱我。

21年的一月，由于疫情封控，我们三个年级的特训班不能回家，就连考完期末的那个周末也只能放假一天，让大家在学校里自己安排。那年冬天，我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出过学校。最可恨的是，我和邓开文两个年级的放假时间不一样，考完试下一周的周末，我们分开两天放假，一个年级休一天。

他放假的那天去敷文阁的未济书法活动室呆了半天，写那年春节的对联。中午他让我帮他打饭过去，我十二点二十多拿着两份饭到达。用力摁门把手推进门，我从没进过的书法社教室映入眼帘。地上横七竖八地铺着好多刚刚写好的对联，对着中午的太阳还泛着油墨的亮光。我小心翼翼地蹑脚跨过满地的作品，走到邓开文旁边。邓开文对着一排他写的对联，问我那几副最好看，让我给他和他隔壁宿舍挑两副。我思索再三，指了指其中的两幅。他笑着又让我再挑两副，给我们班的女生宿舍。我帮他卷好晾干的几幅对联，塞进书包里，将书包单边背在肩上，拿起两盒饭转身就想走，身后传来他低沉的一声：“放下。”

“嗯？”我回头，睁着不解的大眼睛看着他，但身体却乖乖地听了指令，慢慢把手里的饭放回桌子上，书包也从肩上滑到地上。

“搞事。”他的声音很轻，“站过那边去。”他指了指那扇紧闭的木门。

我心里面大概已经猜出他要对我下手，心里暗暗调侃这男人连卿卿我我都要那么严肃规矩，但脸上还是挂着一幅懵懂单纯的表情。

其实他让我站到了靠门的墙壁前。这大概是一面空心墙。他往前走了一步，我盯着他的眼睛，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他一手擦过我耳朵撑在墙上，那张平日里光天化日下严肃正经的脸浮现出邪魅的微笑。我又不自主地向后靠，后脑勺顺势撞到了墙上。“砰”，一声巨大的闷响，恐怕是墙里的蠢虫都要吓得魂飞魄散。

好吧，我只能向前挪一点点身位，但他的脸，那么近，那么大，眼睛里闪着不寻常的奇异光辉。他的手掌垫在我的后脑勺后了，我便闭上眼睛。说实话，我闭上眼睛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并不是为壁咚做准备，而是实在觉得他的面相不可近看，大概只能在黑灯瞎火之时留有一丝幻想。现在虽是严冬，但还有明日当头。

一贯的作风，他低头朝我的嘴一口闷了下来，用湿漉漉的舌头撬开了我的牙齿，整个儿口腔含着我的舌头，带上一点点有力的真空感，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我的舌头缠绵共舞。我顺着他的力，也不甘示弱，用舌头探索他的口腔。平日里看起来粘稠恶心的口水，变成了丝丝滑滑的温床。他的口腔，干净而柔顺，没有一丝异味。之前他舍友传言，说他前女友夸他“吻技超群”，果然有名不虚传之势。

亲了一会儿，他似乎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觉得不太安全，就松开我，让我站在离门远一点的一面书架前。这面书架并没有靠墙，只是作为像屏风一样的东西放在书法社里。上面的书也摆的凌乱，横七竖八地倒在每一层的架子上。他靠近一步，我后退半步，头碰到了几本棱角已经出了书架边缘的书。顿时，“砰”几声很大的声音，三四本书从书架上悉数落下。我忙转过身，慌慌张张地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塞回书架，只是感觉他盯着我的背后，有一丝丝发凉。

看来他终于稍微改变了亲人必咚墙的习惯，把我拉上前一大步，紧紧地把我抱在他怀里，头俯下来在我颈边。他抱得很用力，好像要把他全身的温暖都倾注在我身上，但又丝毫不会感到窒息或疼痛。我的脸靠在他的胸膛上。他当时穿了一件墨绿色的衣服，毕竟冬天，感觉衣服很厚实——也不知道是衣服厚实还是他肚子厚实。这时我终于发现一直被嫌弃胖的他还有这等好事儿——

靠着贼舒服了，软软的，暖暖的。

我们不声不响地相拥。

过了一会儿，我闷闷地说了一句：“我们最多只剩下半年了。”

“嗯。”他应了一声，伸手捏了捏我的脸。我没敢抬头看他，但总感觉他柔情的目光早已洒在我身上，略带浅浅的笑意——平时一本正经的人怎么可以那么温柔啊！是我眼瞎了吗？！

他的虎狼之心远远不只捏脸。他把我的下巴抬起来，脉脉地命令道：“把牙关闭紧了。”我垂着眼帘照做了，他的嘴贴上来。这一次他并没有撬开我的牙关，而是用舌头一遍一遍地舔着、吮吸着我的两排牙齿——我才发现，壁咚对他来说，只是他众多隐藏技能的冰山一角。

秒变扑克脸，转过身去拎起包，抬腕看表，12:48。

“走吧。”

(五)

在敷文阁小偷小摸过了以后，我以为我们俩的关系要往好的方向发展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我在宿舍玩手机，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邓开文。我又惊又喜地接了电话，装作不在意地接起了电话。打趣了几句以后，他告诉我，他上课开小差被郭雄逮着了。郭雄问他是不是在想学妹。

我笑倒在床上，问他：“那你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不敢说话。”

笑了一会，我认真跟他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不是你直接就跟他说不是就好了。”我停顿了几秒，突然又问他：“诶，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开小差？”

他说：“想你啊。”

轮到我不会说话了。沉默了一会，我问他：“郭雄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说：“当时你托我转交明信片的时候吧。”

又沉默了一会，他开始吞吞吐吐地表达他这次给我打电话的真正意图：郭雄希望我们分手，并且不要有联系。我一下子翻下床，去到阳台扒着栏杆。当时我们住在一楼，阳台外就是一大片植物，阳光被一大棵树几乎完全遮挡了。我就失神地盯着这片墨绿色，不敢置信地和他确认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应该听老师的话，不要联系。”

我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浑身像被密密麻麻的针扎着。当时的我尚且没有清晰的“在一起”的概念，但让我不和他联系这件事情，我几乎无法想象——抛开他是我的“男朋友”这件事情不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刻意和某个人“不联系”这件事情。

反复质问了几次，他的态度还是倒向了老师那边，我木然地挂了电话躺回床上。那一整个中午我都没睡着，反复想着这件事情，对即将和他失去联系这件事感到极度的恐慌。午觉起床铃一响，我就翻下床，在舍友甚至还没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就冲出了宿舍门。我感到我的心跳得很快，有些呼吸不上来，朝着教室的方向走着。走到未济湖边，确认旁边没人，走投无路的我拨通了我妈的电话。没和她说上两句话，我就开始很急促地哭起来，以至于她一开始只忙着安慰我，甚至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当时我们年级只有三个特训班留在学校了，所以路上并没有多少人经过。我走到上坡的拐角走不动了，面向启天楼那侧的草地在路边蹲下来哭。路过几个我认识的人，但我暗自庆幸他们没有发现我的背影；唯一一个发现并过来慰问我的，竟然是李昊伦。可惜我那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很勉强地憋出一个丑陋的微笑，朝他挥挥手示意。等我哭得差不多了，我又慢慢走上那个巨大的斜坡，我妈这时候也听得清我到底在哭什么了，安慰我说这一定是暂时的，事情一定会变好的。我上教室放了书包，尚且还没有开始上课，我便跑到再上半层楼的楼梯拐角，和妈妈再多打了一会电话。也许登高望远真的能让人心胸开阔，再加上妈妈坚定而温柔的安慰，我渐渐停止了啜泣。几天后后寒假回家我才得知，在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妈正准备做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手术。我又心疼地哭了，因为感到我妈能无条件地接住我的痛苦和情绪，但我却不知道她即将面临的苦难。我妈反而笑着安慰我：“那时候正在等着进手术室，正无聊呢，你就打电话过来了，刚好。”

第二天早上，我仍旧天还没亮就出了宿舍门，在靠近中间的树坛右侧边沿走着。突然我的余光发现我左前方的树坛边沿也走着一个人。我第一反应是，不会吧，第二反应让自己赶紧打消这个奇怪的“幻想”。过了几秒，我决定看一下他是不是我认识的人，一扭头，发现他也在扭头看我——怎么真的碰巧是

邓开文！正当我纠结着要不要和他打招呼时，他自然而然地和我说上了话，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走到树坛的尽头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顺理成章地走进唯一一个还开着的食堂，顺理成章地一起打粉，顺理成章地坐在一起吃粉。

仅仅第二天早上，我们的相处起来仿佛前一天中午的对话从我们人生中凭空消失了一样，但我心里仍有些顾忌，不敢主动联系他。两天以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留一个小推车。我说：“……邓开文这合适吗？”他：“来嘛来嘛。”

当时我不知怎的拿到了郭雄的电话，不知怎么有的勇气，主动约郭雄见面，在短信里说要和他当面谈邓开文的事情。那天中午十一点半，我和蒙蔡强草草说了一句，我说我去找郭雄老师，就背着书包从知行楼四楼下到楼底，从沿着学校围栏那条路走到行政楼。那条路在三栋教学楼的边上，加上地势不平，每栋楼对我来说都是庞然大物，我就从这几位巨人的脚趾边走过。

进了郭雄办公室，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嘱咐我不要关门。我从头和他解释了我和邓开文有多么深厚的友谊、我和他的关系是多么正常，但无论我多么有理有据、逻辑顺畅，他还是像听不懂人话一样微笑着拒绝了我和他保持联系的申请，还提议说，可以做时光漂流瓶，给三年后的对方写信，说如果是真心，那一定能等到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说服他，又或许任何证据都没有用，总之就这么原封不动地被送出了办公室。后来我和舍友愤愤地说，我就不该自己去找郭雄，简直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我想起回二中拍照那天，我们先是在行政楼走廊上和曾晶和黄声普聊天，后来郭雄从会议室里走出来，邓开文大步走向他，我跟在邓开文身后。邓开文和郭雄打了招呼，我也跟着打招呼，郭雄露出他经典的灿烂微笑热情地回应。我以为他已经看到我了，只是在路过他身旁的时候又和他对视点头致意：“郭老师好呀。”他却突然被吓了一跳，往后跳了一下，瞪大眼睛微微向前弓腰，差点保持不住微笑，惊讶地说：“孙一杨——？你怎么也回来了！我刚刚没认出你来！”

我那天少见的化了妆，扎了不常见的发型，他在远处没认出我倒也情有可原。我假装腼腆地嘿嘿一笑，假装心虚地搪塞含糊。我又想起了快五年前，就

在眼前这个办公室。

我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抓起邓开文的手，坦荡地和郭雄说，邓开文还是我男朋友。没人能阻止我，没人能阻拦我和他接触，没人能切断我和他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到了这个点上，似乎又没必要了。

我还能和他肩并肩站在一起，这就是对世界无声却最有力的宣告。

但那时候，我还是个弱小无助的高中生。谈完以后，我给邓开文发短信：“我找完郭雄了。邓开文你要记住，你是伤害你自己喜欢的女生的直接原因。”下午起床以后我又给他发：“对不起，当我没说。请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调整你的状态吧，我不去打扰你。我现在想通了，我们两个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磨合的状态。前段时间我也经历了你这样的状态，只不过程度比你轻一点而已。因为我们两个处在不同的阶段，现在郭雄给你的压力应该挺大的，你自己也应该不会好受；我以后高二也必然会经历我们关系再度调整的状况。你要相信，我们的感情远比‘分手’一个词要深厚很多，这只是我们关系不断更新的一个小阶段。我相信你一直都是那个在我心里最优秀的邓开文的，我等你王者归来。你就跟郭雄讲一声我同意分手了。”

晚上他回复我：“郭老师说不能给你留下纠结和幻想的空间。我觉得我晚饭时说得不坚决，所以现在来坚决地和你告别。”我二十分钟以后回复：“那你跟郭老师说我同意了啊。你说了没？”半夜的时候我看他没回消息，我又发了一条：“诶你什么时候能改掉你不回短信的毛病。你今天中午跟我说要分，下午又跟我说先拖着，晚上又跟我说‘告别’，你到底怎么决定接下来的几天我怎么跟你相处，是像原来一样吗还是先给你冷静一下，你说清楚。”过了几分钟他说：“那给我冷静一下吧。4号我应该不能帮你搬东西”我说：“好的”

寒假放假的那一天是二月四号（印象那么深的原因是，当时因为疫情被封在学校一个多月，盼望回家盼疯了，所以才那么惦记回家的日子），我像往常一样，下午放学以后去打羽毛球，打到一半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溜达进球馆。于是我打完球以后只能乖巧地被他带走了，在未济湖旁的石椅石凳上陪他吃饭。

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我？”

他说：“因为你可爱。”

我想了想，问：“为什么我可爱？”

他说：“因为你脸大。”

后来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在食堂面对面吃饭。

他突然跟我说：“后面有两个我们班的女生，你回头看。”

我说：“我不回头。回头她们就认出我来了。”

他说：“她们早就认出你来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脸大。”

我把埋在盘子里的头抬起来，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马上改口：“因为你可爱。”

(六)

吃完饭以后我问他要去哪，他说陪他走回物竞教室上晚自习。冬天总是天黑得很早，这时候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了下来。眼看着他把我往智达楼底下引，我边走边说，邓开文不可以，我们现在分手了，你不能动我。他一直在我前面走着，不置可否。如果按照去物竞教室的正常路线，我们应该径直穿过智达楼楼底，但他却一声不吭走上楼梯。我在楼底停住了。他往上走了两步，发现我没有跟上来，又折回来找我，我说：“你晚自习要迟到了……”他不回应这句话，只是很小声地委屈巴巴地和我撒娇。我有些心软，但还是不肯挪动脚步，他便直接牵起我的手，拉着我往上走。

他抓起我的手的那一刻，我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乖乖地跟着他上楼。他拉着我找到一楼一间没有锁门的教室，推门进去，又把门关好，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光线被挡在了门外。我把黄色的棉衣外套脱下来，和东西一起放在第一排靠窗的桌子上。他背靠在门上，一把把我拉过去紧紧抱着，头靠在我的肩上。

一番安静的狂欢以后，他又轻轻把我的衣物恢复原状。十天的寒假，我们就这样在智达楼底分别，他小跑着跑回已经晚自习迟到的物竞教室。

(七)

他比我晚一两天放寒假，但因为可以在物竞教室上QQ，所以实际上和放了假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在家里还要更自由一些。前半个寒假，他一边和我相

互督促学习，一边时不时和我说骚话来调剂。但有一天，他妈看到了他放在桌子上摊开的、写满了我的事情的《人类观察本》，郭雄又恰巧给他爸打了电话，和他父母说了关于我的事情。于是他突然又变得严肃和简短起来，回消息的时间被拉长而且不可预期。不稳定的联系方式和不稳定的关系再一次让我的心情变得不稳定，我就这么在时间和语气飘忽不定的回复中跌跌撞撞地继续和他保持着联系，时不时相互分享过年过节的趣事。我当时还保持着每年换一次头像换一次网名的习惯，那年过年，我把头像换成了我在起雾的车窗上写了一个“Wait”的照片。邓开文后来说：“建议您换一个老年一点的头像，现在这个wait太惹眼了，我感觉有很多同学快要看出问题了”

一开学，我们还保持着互把对方的QQ当成文件中转站的习惯。但没两天，他又开始不回我消息。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点，我问他：“你明天什么时候走”他一直没有回复，直到下午六点我又发了一条消息：“大哥你能不能回一下消息？我平常废话跟你唠嗑或者你已经当面or在电话里回答的问题不回消息也就算了，我好好问你事情你不回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习惯该改改了吧”他才在四十分钟后回复：“明天下午上课时间走”我继续追问：“你能不能以后改一下这个习惯”他说：“我不在学校，所以不能找你太多”他很简短地回复：“那你换个语气问，要上课了”

我积攒的不满终于又以文字的形式爆发了，过了一会给他发了一条长文字：“我认为我的语气已经很克制了，我的言语表达也很清楚地表述了我的意见，并没有任何指桑骂槐或者暗含你不找我的意思，只是单纯地表达了我认为你经常性不回消息的行为的不恰当性。并且并不是我一人对你如此行为表达不满；单纯作为一个朋友，在我的认知里都不应该经常出现这种状况。我也不清楚你在看到消息后长时间不回消息的原因；我之前也跟你说过至少两次这个问题，你每次都开玩笑式地敷衍过去。我认为我这次语气比较严肃是没有任何不当的。”

“/流汗 我错了，确实，一严肃起来不敢不回”

“所以啊，不要非要我严肃才回消息，我严肃又嫌我凶”“所以我还是不知道为啥不回消息”

“防止家长看消息，读完不回并删除，短信的话是防止潘笑航看消息（他

经常看并发表评论)”

“。。。你要不回完消息再删,。。。。”

“哦, 再见”

“我上次看你手机你都没删全部消息, 只删了一部分”

“只要我不回复他就骂不了我”

“。。。。你这个理由很离谱啊, 怕被别人骂就不回消息。而且回复完也可以把回复的信息删了啊”

“就像如果我没有精力说话, 就会不回应我爸妈的问题, 除非他们问的是一般疑问句”

“。。。。反正以后不要这样就好了, 我已经习惯你这种风格的解释了”

“但是是事实啊, 我确实是怎么(这么)想, 确实不搭理我爸妈啊”

“他们又问啥了你不答”

“从初二开始, 多少年了, 我都这样”

“害, 原来跟父母关系不好的竟是你”

“确实, 所以我才特别想当你爸爸”

“????? 这是什么逻辑”

几天后他又被我抓到点赞了别人的说说没回我消息, 他的解释是: “简单说就是, QQ 上除了你的未读消息以外啥都没有, 我读完就直接去看空间了, 聊天是信息交流工具, 空间才是快乐源泉。当然了, 最近空间上人少, 我去知乎和 B 站比较多” 我很无奈地说: “这是什么理由? 那归结起来不就是你觉得聊天没啥好玩的不想回我呗。算了我觉得这件事没法谈下去, 你爱咋咋样吧, 反正我以后就不用对你回不回消息抱希望了。反正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

开学以后, 自从一两次在去吃早餐的路上碰见他, 我们就似乎有了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 几乎每天早上在从出宿舍到吃完早餐这一段时间里偶遇。我们都起得早, 经常在天还没完全亮的时候就走出宿舍门, 很多时候我只能借着宿舍大厅透出的灯光和宿舍滚动的红色 LED 灯来分辨他的身影。于是我每次一走出宿舍就前后扭头观察, 看有没有一个步频很慢、身形较大的身影; 有时候甚至会在下到一楼、还没出宿舍大门的时候就透过一楼的窗户往外张望。运气好的时候, 能直接在宿舍通往饭堂的路上逮捕一个邓开文。我常常欢快地跑到

他跟前和他打招呼，而他常常简单地回应一个“嗯”，眼睛依旧看着前方，有点仰头地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往前迈步。我知道他是刚起床没睡醒，便乖乖地跟在他身旁。

如果在路上没找到他，我会径直走向灯火通明却空空荡荡的圆形一楼。拨开门帘的那一刻，我的眼睛又变成探视灯，先看看粉窗有没有人在打粉，再看看离粉窗最近的柱子周围有没有人坐着吃粉。在明晃晃的吊灯下穿过偌大的饭堂，在粉窗看看已上的配料种类，纠结或不纠结中点一碗粉，在老地方坐下。如果这时候还没“偶遇”，我就不得不一边吃粉一边时不时抬头望向粉窗，愈发着急地期盼着那个身影的出现。

一般来说，我总能在饭堂坐在一起嗦一会儿粉，但仅限于吃早餐，看上去就很像再正常不过的同学关系。那段时间他的手机被管得严，于是早餐的时候他经常玩我的手机，还商量着要买哨子，让我记住摩斯密码作为通讯方式。最后我们买了一对一模一样的哨子，但从来没有成功用哨子达成通讯的目的。唯一一次尝试是在某天中午，他在六楼宿舍朝我这边宿舍吹了哨子，当时我也在宿舍，但我完全没有听到。还是事后他在手机上问我有没有听到，我才知道他吹了一次。

但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等到他。每次我都感觉等待的期间有一种心里慢慢落空的失去感——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去或者不会去，而是不到我离开饭堂的最后一刻都不会知道答案。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无人施救的溺水者，把我每天微小却对我来说最盼望的希望溺死在等待的海洋中。更致命的是，因为我们从未提前明示地约定过，所以在他没有出现的日子，我甚至不能怪他不守约定。这像一种心理对抗的失衡：我把这件事情默认为一个需要遵守的约定，他却把这件事情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巧合。后来我终于忍不住向他确认他某天会不会去吃早餐。我大约是问过能不能每天一起吃早餐，被他一口回绝了，但后面他需要早去教室的时候，会提前给我发短信让我陪他一起去吃手抓饼。

但他也会出其不意地拐骗我。有一周周五晚上下晚自习以后就放学了。他来班上找我，玩了一会我的电脑，还顺便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桌面图标大小改了，理由是看不顺眼。本来想把我骗去竞赛教室，结果发现竞赛教室锁门，

他就直接选了一个他觉得比较“安全”的楼梯口对我下手了。如果让我描述这个楼梯口，就是四面通风，从启天平台的楼梯上十米开外都能看见我们。

我当时拎着两包要拿回家洗的臭衣服，背着鼓鼓的书包，甚至还没来得及放下，他直接背靠墙把我一把抱过去了，咬着我的耳朵说：

“上物竞课的时候就想我孙一杨，就想抱我孙一杨。”

我愣了一会，揉揉他的头，说：“好好上物竞课。不许想我。”

其实平常他把我拐骗到竞赛教室对我下手的成功几率还挺大的。有一次在冬天，他抱着我坐在地板上，我坐在他腿上。坐下去的时候他轻轻的叫了一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

“地板好冰。”

我用手摸了一下瓷砖地面，确实是彻骨的冰凉。我担心地说：“还是起来吧，不然着凉了。”说着就顺势想把他拉起来。

谁知道他突然把正想要起来的我拽回他的臂膀里，把头窝进我胸前，小声地拖长了音说：“不要~你好暖~”

当然我也会反击。那年元宵，我们下午就放假了。我和我爸说去北门接我，超经意“路过”他的教室。我没有提前告诉他，只是权当碰碰运气，没想到从窗外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教室。我走进去，发现他在写人类观察本。我和他假装一本正经地说了几句话，正要往后走出教室的时候，他突然扭头叫住我：“孙一杨！”我“嗯？”了一下，背着重重的书包走回去，“干嘛？”我们含情脉脉地对视了一下，他微微仰头翘嘴，我就弯腰亲了上去，然后跨坐在他腿上接着亲。他让我背着他坐，把书包脱下来，一边把我的脑袋扭过去继续亲，一边摸我的胸。

他四月初的时候去北京培训物竞。有一天他给我发消息说：“北京学物竞的女生竟然不少，40个人里面有6个（孙一杨就是逊啦）”我乖巧地接受：“dbq是我太菜”他继续接：“孙一杨特逊啦”（谐音特训班）

我：“建议直接在北京找个物竞女朋友√”他：“收到，等上了北京的大学就考虑”

我：“提前给你个任务，用我高三一年时间在大学找一个女朋友，我高考完以后要带给我看√√√”他：“我记得 phn 在疫情期间说完这句就生气了”

我：“？我又不是 phn” 他：“准备成为备胎罢！”

我：“话说回来我其实对你老拿我和 phn 比挺有意见的” 他：“这是用来加强稳定性的措施，你可以试试经常跟我提李昊伦”

我发了一个乱线熊猫脸表情包，说：“他没有什么好提的。你意思是，防止一摔就破所以要经常性考验以便适应？”他即答：“谈恋爱怎么能经常性考验呢？不是考验，是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又在玩梗了，这个是台湾飞行员的梗）。你要是有意愿，我可以”他换了一个消息框，“我想我可以干嘛”我问：“不过我好奇你跟 phn 的时候可以提谁”他说：“不提，所以崩了”我反驳：“这哪里有直接因果联系啊而且说得好像到最后我俩不会崩一样只是时间问题（我突然觉得我俩都太现实了）”

他突然想到了他可以怎么做：“我可以不和你交流，以免把你跟彭海宁比，多好呀。”我马上回复：“那就可以马上崩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复合以后我和他一起跑南湖，他给了我一边耳机。在跑完散步休息的时候，他切了一首 Alan Walker 的歌，一边听一边说：“说句不该说的，说句不该说的”我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他说：“当年是彭海宁推荐给我的。”我说：“我猜到了。”

他好像是为了掩盖他的“错误”，让我们“平衡”一下，用夸张调侃的语气让我多提提李奕。我踩在路旁边的花坛边沿上走着，没有表情地说：“他没有什么好提的。”然后又从花坛上跳到他面前倒着走，撇嘴一边走一边和他说：“我只会和别人讲你。”他一下子笑得很灿烂，拿起我的手，在我手背上亲了一口。

由于寒假放假前在学校被关了一个月，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休息好，于是那个学期的学期中就是一直摆烂，到考前才紧张起来临时抱佛脚。期中考前，我意识到再不学我就完蛋了，于是清明节申请了留宿，在学校自习。他第一天下午和我说：“我下午去学校写作业，你要不跟我去物竞教室写作业吧。”我同意了，带着我的平板去物竞教室听数学网课。

他带着我上了启德楼四楼，但却没有走进四楼尽头那个熟悉的教室，而是在中间一间教室停下了。他试着推了推门，门没有锁，就径直走进了这件实验楼的教室。他走进了第二排的座位，我刚喊着“要找一个有插座的位置”，就

发现每排桌子侧边有一个插座，于是就第一个位置坐下了。他往前走了两个位置，刚在中间的位置上坐好，就发现我和他隔了一个位置，便拍了拍我们中间那个凳子，让我坐过去。我刚把充电线连上，说：“我的线不够长，我就坐这儿了。”他就抬起屁股往我这边挪了一个位置，把他的书一股脑扒拉过来。

我开始专心致志地听网课做笔记，他却不安分地把手放到我的腿上。我没有看他，只是用左手把他的手放回去，他又把手放回我大腿上，缓慢地摸着。我放弃了，继续专注于我的网课，任凭他的手在我身上游走。

我正低头做笔记，他突然和我说：“抬头！”我下意识抬起头，才发现他靠过来，用自拍的姿势举着手机。我一抬头，他抓紧时机摁下快门，拍到了一张他看着镜头温柔又调皮地笑着、我抬头却没有看镜头也没有笑的自拍照。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张自拍。

我开着倍速看两个小时的网课，一个半小时就看完了。一口气看完以后，我忍不住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打了个哈欠。他趁机从侧面双手环着我的腰，我顺势躺在他腿上。躺了一会儿，我说：“起来学习！”却又被他摁下去。我只好躺着伸手，把我的语文书从桌面上扯过来，躺在他腿上背古文字词。但由于两张凳子间有较大的间隔，我如此躺着实在不舒服，于是我又起来，面向他跨坐在他腿上，双手环着他的脖子，下巴放在他的一边肩膀上，继续背我的古文字词。他几次想把我的身子放回他身前亲我的嘴。我硬是死死地闭着嘴，把头扭到一边，说：“邓开文不可以，离考试只有一周了。”

自习到五六点的时候，他决定回家，我便和他一起回去。他先收拾完，走到门口等我。我慢悠悠地把平板塞回书包，背上包正准备走出门时，一抬头，发现他把门关上了，整个人背靠在门上堵着门。我尝试从他腋下钻过去，被他一把拦截抱住，死死地被他摁在怀里。他对着我的嘴吻了下来，我还是死死反抗，不张嘴，他就一边用舌头舔我的嘴唇，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的眼睛，用气声说：“张嘴~张嘴~”我终于还是败下阵来，打开大门让他的舌头长驱直入，和他相互吮吸起来。缠绵了一会儿，他放开我，我余光看到门边有个小凳子，便让他坐在上面，我又跨坐在他腿上，低头，双手绕脖，霸道地啃噬着他的嘴唇，留恋地品尝他的舌头。亲着亲着，他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现在还走不了，你先出去吧，别两个人一起出去被发现了。记得洗手。”

(八)

高一下学期，我们轰轰烈烈地组成了气排球队，每天着了魔似地训练。三四月南宁阴雨连绵，再加上不同年级一个接一个的段考月考，赛程被拉得很长，但同样给我们增加了训练时间。比赛在三百米操场的排球场进行。我觉得小组赛平平无奇，便没有叫他来看。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我们对阵主要由1928组成的队伍，队长是邓开文高一时的心动嘉宾农张蔚。第一局我们输了。第二局交换场地，我们变成面向智通楼的一侧。第二局后半段，一个绿色的穿着启天营服的身影慢悠悠地踱步，向我们这个场地走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但却装作没看见，继续屏息凝神地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场上。

当天风很大。气排球较轻，风速和风向都会影响发球的效果。轮到我发球了，一阵风猛地起跑，操场边的树叶便呼喊起来。我静静地站着，等待发球的时机。他也静静地站着。场上的队员和场下的观众都静静地站着。转眼便发球得分，我大吼一声，增强气势。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们赢了，他却看不到那一刻。

晚自习下课我回到宿舍看QQ的时候，才发现邓开文给我连发了三条“syy帅啊/抓狂/抓狂/抓狂”

后来我问他怎么突然一时兴起去看我们比赛。他说：“谁去看你啊，我是去看农张蔚的。”针扎在我心上，我疼得哈哈大笑起来，却没有拔出来扔回去。我选择与它共生，因为当时的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反驳。

但这对我们队伍来说，并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场比赛。我们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一曾经把我们打得输得很惨。然而，在半决赛上，根据赛程，我们要再次交手。我特意跟他交代了时间地点，他答应了。在比赛的时候，我全神贯注地盯着球，连记分牌都没看过一眼，但余光却在不安分地扫视。不知不觉中我们二比零轻松拿下了，他却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的余光中。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惯例跟他吃早餐，按照惯例坐在面对粉窗从左往右数第二列的第一根柱子后面。我先打了粉坐下来，他随后坐在我对面。我抬头，盯着他的眼睛，面无表情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比赛。”

他僵硬地笑了笑：“本来想去的，在半路碰见刘向洋，他拿着一把万能钥

匙，我就拿来玩，就忘了……”

我埋头吃粉，依旧面无表情，心里却已经天崩地裂。每次，他每次都说得那么随意，那么轻飘飘地无所谓，让我感到如果我认真严肃起来就是我无地自容。但我是那么在意，在意得不再能又一次笑着应付过去。

他顿了一下，企图打开新的话题：“我听说……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呀？”

我依旧没有理他，整个脸对着盆里，用筷子扒拉着粉。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没有说话。两个人面对面，一言不发地吃粉。

粉还是那么香，还是固定的二两分量，我也还是我，但平常能一扫而光的分量却剩了半碗，怎么也塞不进嘴里了。我面无表情，心里却像走完了万里长征，突然站起来，直直地盯着他。他也抬头，无辜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面无表情地说：“分手吧。”然后头也不回，跨出长凳，把半碗粉拿去一倒而净，扬长而去。我至今还记得，离开饭堂的时候我坚定而自信的步伐。

一整天，我都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居然能那么果断地说出那三个字，居然能那么坚决地一刀两断。我甚至都快忘了这件事情，直到傍晚，我走在黑漆漆的校道上，走向灯火通明的球馆。闲来无事从书包里掏出手机，刚解锁，就发现邓开文给我发了好一长段（跟他自己相比的）消息。随后又蹦出来好几条，我一一读下来，但没有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回复。他说：

“我来向你道歉，以前的我太欠道歉了，我现在正在尝试表达我真诚的歉意。”

“今天早上我说话说得太过随便，没有准确表达我的想法，也没有考虑你听后的感受。我说的话让你感到被冷落了，对此我深表歉意。我所说‘没想过’，并非刻意冷落和疏远你，而是因为我最近面对的问题太多，我一再考量之后的决定。近期出现的问题给我带来的压力比较大，以至于早餐时说话说得太过随便，造成了令人心痛的误会。”

“我想先澄清一下我对看比赛这件事的想法。”

“我不喜欢打球，但我一直记得孙一杨喜欢打球，并且参加球赛为班级争光。我尊重打球这一项爱好，我也敬佩在球场上拼搏的选手。我曾经非常想看你打球，想每一场都去观，但我只落实了你对战 nzw 她们队的那一次。毕竟看球赛不应是我现阶段的第一要务。现阶段，我的高考和物竞都继续巩固，所

以我考虑‘把看球赛这事往后稍稍，就当相比看球赛，自己更想刷题’。”

“非常抱歉，我没有考虑你和你们队员和你们班的荣誉，而只考虑了可恶的学习。”

“从没看比赛这事上跳出来，我意识到我近期的许多行为都变得奇怪了。我认为这是困难与压力的后果，而以后我还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所以，能不能，不要不认我这个儿子？/泪奔”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要挨 gx 骂一顿，我怀疑他又得拿我受到的‘干扰’说事儿了。我觉得我近期被压得那么焦躁的原因，就集中在作息时间的调整上面。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很像单身狗吧……（叹气）今晚挨骂之后，可能我就不被允许吃早餐时见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抱歉”两个字——即使那不是“听到”。

我本来不打算回复他，但打完球以后想了想，还是给他写了一段长文字：“嗯，谢谢你的歉意。”

我其实一直不相信你是那种会说出“为什么要看”的人，这样想会让我很难受，所以谢谢你告诉我事实不是那样的。

在你说之前，我都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困难，你总是以嘻嘻哈哈的形象掩饰一切。因此，以后能尝试在日常沟通里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受吗？困难和压力的抒发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真正的能力所在。你永远可以相信孙一杨。

剩下的话我就先不说太多了，我真的不希望再给你雪上加霜，以后我们慢慢说。这件事情本质上一部分可能又出现像寒假那时候的调整与磨合，所以，你现在放宽心，好好地调整自己。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所说的“分手”从来不是威胁，而是通知。但是——

——母亲永远无条件地站在儿子身后支持他。”

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可以原谅他，但是要以一个已经分手的态度，所以最后选择了用“儿子”这个他道歉时候的称呼方式。

第二天中午我去饭堂打饭的时候，碰到罗美桃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过去和她打招呼，她却说邓开文刚好让她给我转告一些东西。她给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才把聊天记录递给我看，大概意思是郭雄又逼邓开文分手，于是邓开文拜托罗美桃向我转告他要和我分手这件事情。一开始在饭堂的时候我毫无反应，

和罗美桃说了我昨天就和他说要分手的事情，甚至有些不满：明明是我先说要分手的，郭雄怎么又跑过来搅合。但两个人吃完饭，一起走回宿舍的时候，因为先经过我宿舍才到罗美桃宿舍，我在宿舍门口的树坛上和罗美桃再多说了两句。说着说着我又开始哭，罗美桃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我于是哭得更厉害了。午饭时候的宿舍楼下人来人往，许多我认识的人停下来关心我，罗美桃一面拍着我，一面手忙脚乱地抽出一包纸给我擦眼泪，一面和路过的同学摆摆手，说孙一杨没事的。我很崩溃地哭了好一会儿，才渐渐止住哭声，一边抽泣着一边走回宿舍。

接下来将近一个月都没有和他联系。唯一一次看到他，是在第二天中午，我从饭堂正面的大楼梯走上二楼，他刚好从上面冲下来。我们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停顿了一下，又迅速地往反方向走去。就这么相安无事了将近一个月，慢慢走近了烈日炎炎的六月。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天色湛蓝，操场旁一圈树绿意盎然，星星点点的光斑透过树叶洒在从马路走到操场上倾斜的小路上。早上大课间集会时，我拿着一本小甘，没有和班里同学一起走，独自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往下走。走到操场边缘人流分散，视线突然变得开阔。我选定了其中一条弯弯绕绕的路往操场走。这条小路会和另一条小路汇合成一条大路，继续向操场延伸。我踏上这条路的一瞬间，冒出一个念头：我会不会在这条路上和谁相遇。刚把这个脑袋里飘来的无厘头的念想往下摁，突然在路的交汇口看到一个熟悉的绿色身影。我来不及刹车，和邓开文同时到达路的交汇处。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理他、如果要的话说什么，邓开文就先发话了。我憋了两秒钟，嘴比脑快地回了他。

虽然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我说了什么，但这次偶然的对话就像当天的阳光那样，一点点化开了之前横亘在两人心中的冰。当时我在准备南宁市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快到正式比赛的日子了，我想着借一报的舞台练练。一报是借到了，我却不知道怎么开灯和开音响设备。我硬着头皮给他发消息，他没回我，我又打电话给他，这下终于接到了。我用很正常的语气问他怎么打开这些设备，刚好邓黎斯贤的妈妈黎老师站在旁边，一脸姨母笑地说：“还搬了救兵来哦。”

高一下时候，我的数学老师换成了文尚平老师。蒙蔡强找我谈话的时候，让我自己去找于成宽老师辅导数学，于是我不定期去他那儿领一张 A4 的小卷

子回来自己鼓捣。那张卷子特别难，我经常要研究一整个晚自习，甚至还剩下好几道题做不出来。学校一直有高二的特训班和高三一起考南宁市一二模的习惯。他考完二模后的下午，我去他教室找他，向他请教宽宽给我的卷子上的几道题。那时候他们班几乎没人，因为考试，所有东西也都被清去隔壁小教室了，教室里只有间隔很宽的一张一张的桌椅。盛夏的阳光斜射进来，明晃晃地照着空荡荡的教室。我随意坐在一张桌椅前，他站在我旁边，换着好几种竞赛超纲的方式给我讲题，我懵懵懂懂地捡一些我能听得懂的部分吸收。他就这么静静地站着，身体微微向我这边倾，仿佛我一起身他就要抱住我，我只好一直埋头做题，无论是不是假装。

默不作声地僵持了一会儿，他转头走出教室，边走边叫我过去帮他把东西从小教室搬回来。我放下笔跟他跑了出去，他正站在一堆东西面前，说：“这些东西是我的，但是我没找见我的三个文件夹。我先把这些东西搬回去，你留在这里帮我找找？”我说好，他就扛着一堆东西出去了。我站在堆满学习文件和书籍的杂乱无章的小教室里迷茫，不知道从何找起，却突然发现了在脚边的三个文件夹。我三步并走两步跑出小教室，在他们班门口探出一个头，和正在安置自己的物品的邓开文说：“我好像找到了，你要不来看看？”然后又跑回去，站在文件夹前面，低头盯着，用手指着它。邓开文不急不徐地跨入小教室的门，我没有抬头看他，只是兀自地杵着。

突然，我感觉到他从我余光里消失了。他并没有如我所想一样站在我旁边，而是从我身后出现，紧紧地抱着我。我脑袋里仍记着我们已经分手的事实，下意识想挣脱，但越是挣扎他抱得越紧。他一边用两只手用力环抱着我的腰，一边轻轻地在我耳边安抚我：“不要动，不要动。”我用力推他的胳膊，无果，浑身紧绷的肌肉只能慢慢松下来。他拖着我倒退到一把椅子前坐下，我顺着他的发力方向坐在他腿上，背对着他。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两只手自觉地放在我胸口开始揉搓，对着我的耳朵吐气：“扭头，扭头。”我听话地把头扭向他，邓开文就开始有些放肆地同时霸占着我的嘴巴和胸。

我感到这个姿势扭着头有些不舒服，想着事已至此，便站起身，换了个方向，面对面坐在他腿上接着亲。亲了好一会儿，他似乎听见了脚步声，猛地放开我。我们俩同时注视着门口的方向，但没有动静。我站起来，坐到旁边的桌

子上，想和他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下我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似乎在听，但好像又没听，一脸肉笑皮不笑地嗯嗯啊啊。我说了几句，累了，躺在我坐着的那张桌子上。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我旁边，两只手分别把我的两只手摁在桌面上，弯下腰来强吻我。我的手拼命想抬起来，上半身也想用力直起，但奈何双手和脑袋都被他死死按住，只能手无缚鸡之力地被他摁在桌子上猛烈地亲，像虎豹扑住了自己的猎物，得意地大快朵颐。

他恋恋不舍地放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分手是分不掉了。

(九)

分是分不掉的，但他时不时就给我整一些幺蛾子。他在六月底和我在 QQ 上突然又说：“组不成（学习小组），所以不理你了。”我满脸问号。

“组小组不重要，重要的是梁凯和郭雄都让我别理你了。所以我不理你了（确信）”

“你现在不是明面上确实没有理过我吗”

“准备在 Q 上继续落实一下”

“而且明明是你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好吗，我都说了我们正常来往当正常朋友就不会出事啊。算了不骂你了，我还有活儿。”

“这不是出不出事的问题，这是要遵守梁凯所说“新情境下要培养新技能，树立新思想，抛弃高一高二的很多错误做法”

“不是，我说，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你要不理我多少次了，结果都还是一样的，证明你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你自己说的这个事情，还不如认清事实，有事就说话，没事就相安无事，别整天动不动就立 flag，弄得一个一个起伏的。我都说过，稳定压倒一切”

“我确信我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呢，gx 一直都在强调，我也一点点在打磨。但是你所说《稳定压倒一切》听起来就很背离指导思想。

你要是拿我的暴躁言论跟赵钰宁谈谈，他应该会给你介绍清楚什么是物质的运动、什么是事物的发展。由此就可以分析出为什么我更愿意经常立 flag 了。”

我懒得理他——我已经习惯了他动不动就给我来这一出。反正我知道他肯定又会自己屁颠屁颠地跑回来找我。

果不其然，过了没到一个小时，他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明一下我没生气”

第二天，他突然在 QQ 上发给我一些国际歌的谱子，说他准备在七月一号在启天楼的钢琴前搞快闪，唱国际歌，他来吹小号。他本来想拉我去弹钢琴伴奏，但我对我自己的钢琴水平有清晰的认知，我和他说我无法速成，于是他找来一个准备艺考的大佬殷梓铭来弹。我的任务变成负责帮他用红纸打印国际歌的歌词。我一开始去敷衍阁打印了大约三四十份左右，和他说不够再加，结果现场来的只有他原先拉过来当托的几个人，包括罗美桃。他叫了校园电视台的朋友来录像，孤零零的三个人就这么有些局促地站在钢琴边。邓开文催促我站过去凑数，我说我不会唱，我就不出镜了。他动员了我两三次，我还是拒绝，他只能就这么开始录像。录完了以后大家陆续散场，他让我收好歌词留着下次再用。我和他沿着坡一起走下去。走到一半我意识到气氛不对：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看上去像不想和我说话的样子。我问他是不是生我的气， he 说是；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我没参加录像生气， he 说是。然后他又补了一句，而且你居然不会唱国际歌。我诚恳地向他道歉了，但或许那个时候我还不能那么深刻地理解这件事情：他需要我无条件的支持，他需要我的在场。

他需要“我在”，就如同我会在他说他今天忙着改代码让我明天再说的时侯，十二点给他打了个三分钟的电话以后安然入睡。

你在场，是我最有力的心安。

第三章

沅芷澧兰

(一)

高一升高二的整个暑假我都呆在家，所以我只和他在 QQ 上有些联系。他时不时给我分享一些 b 站视频和照片，我也偶尔会问他一些上强基课的问题。七月二十四号晚上，我突然给他发了一段文字：

“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给你，本来想跟你说几句话，但我知道是你瞬间把电话挂了，大概是你在家不方便接电话，但我想来想去还是要把话打出来发给你，担心你误会，心思太重。

我现在的态度是，我们现在可以联系，可以正常见面说话，但仅限于确实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至于闲话唠嗑，我确实不希望出现。

在打气排球时我们发生误解那件事以后，我觉得我们必须如实地向对方告知自己的学习状况，这是引起误解的原因之一。我高一下学期的学习一直不在状态。一整个学期我都没有想清楚原因，直到放假以后才想通：我只有把目标放得长远，不仅仅想着分数和排名亦或是眼前的欢乐，而是将自己未来更好的发展更好的自己作为自己的动力源泉——就像我初中那样，才能持续不断地努力。我期考只考了第六名六百四十多分，并非一时失手，而是一学期下来积攒的种种弊病集中爆发。我现在还处于状态恢复和调整期。跟你聊天，其一，我

确实没有这闲空。我现在想弥补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每一天的每一块时间我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并且，并不是说我学习之余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娱乐；我现在沉迷于弹钢琴，每天以钢琴消除疲惫。此外，这个假期，我的一个表弟和表妹来家里住，我要照顾他们，给他们解答学习上的问题，确实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其二，我跟你聊天，占用的不仅是聊天那几分钟的时间，更会占用我的思想，让我去回味你说的每一句话，并且会成为我分散注意力和削弱意志力的重要因素。这一部分占用的是我用来反思自己行为、进行下一步安排的时间，这一时间是否有保障，决定了我的学习乃至生活状态是否良性。

我之所以想给你打电话，是想让你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想法和情况，避免误会的事情发生。既然没有这个机会，那我就把我所有想到的情况写下来并一一解释，如果你的情况不属于我所叙述的任何一种，你可以马上告诉我，在我这一条消息下回复我。

首先，我不清楚你现在的学习强度，是否符合跟你同一学习水平的同学的平均强度，或是可以满足你自己所追求的希望的需求。以我的视角来看，你刷空间，花费时间研究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与一个准高三生特训班的生活似乎不太相符。当然，如果你这样的消遣行为是建立在你已经在规定的学习时间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之上，这一点就当观察有失偏颇。但如果你摸着良心确实觉得自己有浪费时间的倾向，请你再三深思。还记得你当时说跟我分手的那一天，罗美桃跑去物竞教室找你，想转达我给你的一段话，你拒绝了的事吗？我现在告诉你。那一天，罗美桃告诉我你要分手的话以后，我确实哭了，但是我这一次哭，并不是因为舍不得或凄凄切切的哀伤。我当时跟罗美桃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想法，很有“信仰”的人——你身上的那股我无法描述的精神，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再没见过第二个。我真切地希望你能高考考出一个可以让你去到你施展才华的平台，你必定以后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人。我当然想看到你把你每分每秒的生活活出自己的特色，有自己喜爱并为之奋斗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你的能力能够支撑起你的想法。上述这段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其次，我不清楚你给我发消息的动机和缘由，因此我无法针对性地回答你的问题以打消你的顾虑。原谅我下面一段话可能比较直白。如果你确实是出于

闲暇之余想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你并不只想跟我聊天，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暂且先寻找其他比较有空的朋友，我毕竟也只是你众多朋友之中的一个。如果你是因为想我，不自觉地想来找我，建议你回想之前你给我的建议：自己在心里面自己解决。我非常坦白地承认，不说远，至少分手以后的每一天，我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没睡着的时候都会想你，想你之前对我的好，想象你以后可以真的和我在一起。这没有什么，至少不会影响到对方，而且也不会在平常日间学习时开小差。把它作为未来的一个让人向往并且给予动力的蓝图，我觉得是解决思念的很好办法。如果你是因为害怕不跟我联系，我们的感情会渐渐淡了——换句话说，你害怕我渐渐不喜欢你了，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告诉你，我孙一杨在七年级的时候已经喜欢上你邓开文，并且在两年之后证实，这份感情并没有丝毫消散，两年间只是被我抑制和隐藏，在两年后又被准许，被允许光明正大地告诉你。过去的经验证明，我确实是喜欢你的性格你的为人，只要你的内核品质不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且继续保持向前进步发展的姿态，我对你的喜欢仍会继续，至于后面会发展为什么样，我没有能力做出保证。如果一段感情在非常时间仍需要肢体接触或密集的联系来维持，那么这种感情不要也罢。我本人是一个安全感很差的人，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怀疑我喜欢的人到底是不是一直喜欢我——表白之后也会怀疑。但我现在丝毫不怀疑你对我的喜欢，我希望你也能信任我，怀着这份信任平稳地度过高三一年。

我想说的话大致就那么多，我希望你也说说你有什么问题或想表达什么观点”

但他只回复了一句：“废话 我怎么（这么）好看的图怎么可能只发给你啊/吃瓜”接着又给我发了好几张他在上林拍的星空的照片。于是我们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聊起来了。

八月初的时候，我和朱槿在线上聊天，朱槿根据我给他讲的邓开文的故事，给我和邓开文写了一篇同人文。我大受启发，于是用了两三天一鼓作气写完了一万二千多字的《当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之前》。我本来打算他毕业的时候当成毕业礼物送给他，但是七夕当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名为“【七夕礼物】整整11页的快乐论文”的PDF。我因为没有准备任何礼物而手足无措，思来想去，把刚写好的《窗户纸》给他发了过去，但显然他不会看，更不会拿班级电脑来

看。我说：“算了，你要是现在不看你先存着，你高考完再看。我原计划是高考完以后再发给你的，但你昨天杀我个措手不及，我只能翻出这玩意儿来搪塞。”

每次给他的生日礼物我都早早地“未雨绸缪”，就像我现在写下这篇的考虑一样。还没开学，我就开始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他说想要零食，于是我提议给他做蛋糕和小饼干，但被他否决了，理由是量小还放不久。最后我决定两个都送，提前在淘宝下单了一桶零食大礼包，开学初的周末回家给他做曲奇。我专门买了油纸和密封玻璃罐，装了满满两罐带去学校，一罐分给同学吃，一罐送给他吃。

一开学，我就告诉自己，这一年是他最需要我无条件地支持的一年，我应该尽己所能关心他，而不应该期望任何回报。我给自己立下 flag，这一年不能生他的气。我开始有了“我在全身心无条件地爱他”这个意识，可惜我尚未意识到，我要身体力行这个理念，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他一上高三的时候还鼓捣了一下 3D 打印，打了一个 Gomboc 送给我。Gomboc 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为人所知的具有单稳态性质的三维凸均匀体，用人话来说，是完全均质的不倒翁。我在整个高二和高三都时不时“把玩”它，也许是有些磨损，总之我最后找到了它的第二个稳定点。

我的教室在他去吃饭的必经之路上，只需要拐到旁边的教学楼上一层楼就到了。我想，这对他来说应该是顺便的事情，就和他约了个时间，让他来班里拿。第一次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我有些生气，但是还是和他态度比较好地和他再约了个时间。但第二天我也没见他来找我，我一气之下把他 QQ 删了、短信拉黑。那两天恰逢他要去考物竞，我难得清静了两天，但心里肯定难免惦记着这件事情。后来不知道是什么机缘巧合看了一眼他的短信，才发现他在九月二十一号就给我发了三条短信：

“孙一杨对不起！之前我去教室找你的时候你们小组讨论还没结束，过二十分钟再去的时候就找不到你了。那几天我天天备考背（备）到头晕，但是，求求你能不能不要甩人嘛！”

我想，明天考完试，吃午饭的时候找你细说行不行？还有还有，，中秋快乐/月饼

我真的外宿，今晚不在/流泪”

然后九月二十四号又发了一条：“明天中午放学我找你说事行吗？能不能中午放学来一趟我们班？我两天找你你不在。明天想谈 QQ 好友的事，和提一些疑问。”

根据聊天记录显示，那天中午我去找他谈了，但显然我和他都已经毫无印象了。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又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嗯我还是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午的谈话。”

其实我们最终并没有达成一个结论，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有益且进步的谈话。我们第一次如此详细地说了关于人际交往的部分方面各自的世界观以及相对应的方法论（dbq 最近在学哲学），对对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现在也不能要求对方改变什么吧，目前能做的就是更多的相互包容（当然我知道是我更应该多包容你一些）。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更积极地沟通交流，有什么困难或者心里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说出来好一点，我可能不完全能理解但是至少可以给你情绪一个出口（虽然我觉得你平常不太这样做但是还是需要的时候吧，特别是到了这种关键时候）老是让我猜我也没有读心术不一定猜的准。

anyway，我还是会不定时给你送好吃的！不过我一定会亲自送到你手里啦！

还是希望能陪你好好地走过高三这一年～隔空给你笔芯/爱心”

过了几分钟，他回我：“/擦汗 我太不习惯在手机这么瘦长的屏幕上看大段文字+长难句了……您还不如发语音呢/擦汗 60 秒语音都比这个要舒适/擦汗 别回复了拜拜”

我说：“爱看不看”

他过了几个小时终于好好回我：“/流泪 我错了对不起。我读完了，我也隔空比心”

（二）

接下来依旧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时不时帮他打饭、拿快递，他依然在 QQ 上随意给我抛送一些胡话。国庆的时候，我妈带我去他们高中同学聚

会，去三江玩。她一个高中同班同学的儿子是摄影专业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山上的小木屋里。山里空气很好，一抬头就能看到大片大片的星星。我央求他带我拍星星，邓开文在 QQ 那头手舞足蹈地希望我学会了教他。学当然是学不会的，但我手机壁纸从那以后都是那天晚上在山上拍的星星：上方是密密麻麻银针般的星轨，底下有一排灯火通明的房子。

国庆刚结束的时候，我因为一边洗澡一边看手机，被我妈骂了一顿。邓开文说我妈一定是警觉我谈恋爱谈太多了，应该拿这个时间来背书。我反驳说在我妈的认识中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又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到底什么关系讲真，但是我现在觉得定义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是很想知道你的看法。”没想到他回了一句：“互为工具人。”然后马上把话题转移到罗美桃生日上了。那次邓开文提前给罗美桃买了一个巨大的毛绒玩偶，我帮他去拿了快递，但最后因为我有事，邓开文自己拿着这个巨大的玩偶去送给罗美桃。

由于他找我找得还挺积极，我还抱着偶尔拉他吃晚饭的想法。但有一天半夜我问他去不去吃饭，他说他要暴学，我默认他把我拒绝了，结果第二天晚上给我发消息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六点钟去你们班你不在”。我有些生气：“？你不是说你要暴学吗，我以为你不来。所以你以后能不能给个准话。”我晚上又戳了他两次，他没有回复。第三天下午六点半的时候他说：“能，但是我六点钟去找你，又不见你。”就开始说他们开家长会和真题卷的事情。直到第四天早上他发现他加不上我的微信（因为之前删他联系方式的时候一并把他微信也拉黑了，后来恢复了 QQ 和短信，但因为不怎么用微信，所以忘记把他从黑名单里清除了）

我：“没啥，我只是想让你感受一下你看到我消息又不回我消息时我的感受。”

他：“氩，就这”发了一个扔砖头生气的表情包。

我：“我很严肃地跟你说，你收到别人消息，特别是需要你回答的消息，一定要回复。对于我来说，你没有回复，我就没法断定你有没有收到，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答应了。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也没有人是你头顶的监控，完全能肯定你在干什么想什么。暂且不谈回复别人消息是一种礼貌（你有

吗。。。？)，这本身就是沟通的一个部分。你说我们两个之间不要再有矛盾了，那就要好好沟通啊。我说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但这并不代表我会纵容你。我第一次的时候跟你讲“所以你以后能不能给个准话”，你完全不当一回事。不要非要我用这种语气跟你说话你才认真听我的话。”

他：“准话：不吃了。”

我：“对啊，你不回复我就是那么理解的，你又说来找我找不到。我不理解。”

他（喝饮料的表情包）：“我怀疑你的思路有漏洞。”

我：“你的意思是你一定不回消息一定要我自己猜吗？你是有哪门子的闲心。要是你哪怕回一句可以或者不可以我都不至于在这里跟你说那么多。”

他：“emm，可是我发了两回消息就猜到你在耍我啊，然后我就去想办法加微信把钱先拿了。我错了，原来我那么不好猜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我来猜你在想什么”

他：“emm，这就是我觉得正常而你觉得不正常的点了/托腮”

我：“

你看得出这一段话其实完全不是我说话的风格。我是答应我自己这一年不要生你的气我才用那么正常的没有生气的语气。不要逼我用一连串的反问句。我不生气。

我现在通知你：我不负责猜你想了什么。你需要在看到我的消息以后清晰地给出回复。如果你没有回复我默认你没有看到”

他：“行”

我引用了一句“我错了”：“你好像除了这一句话，其他都在论证自己是对的”

他：“emm，你看你这不是猜出来了嘛？”

过了十分钟，他自己补了一句：“啊啊啊我没有不知悔改的意思！”

我：“如果你真有这个意思你就好好说话，你差点搞得我不想跟你说话”

(三)

认识罗美桃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开始。我曾经在 QQ 上问邓开文“那个拍你

肚皮的学姐是谁”，邓开文说叫罗美桃，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我一直对她有些怀疑，但是她对我一直非常热情也非常亲近，还疯狂磕我和邓开文，我才慢慢放下一些防备，和她的来往密切了起来，半夜听她电脑被没收的抱怨，下课去听她十佳初赛的表演；但我还是会在听到和邓开文去测量仰止亭的时候内心有一丝丝波动。

真正让我戒备起来，是有一天中午我在圆形一楼食堂碰到在饮品站前排队邓开文。他手里提溜着一袋小饼干，一边排队一边吃。我问他这饼干哪儿来的，他说是罗美桃送他的。我感到很奇怪，问：“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她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给你送吃的？”他一脸无辜地说：“我不知道啊，她拿过来送给我我就吃了。”

不仅如此，我还不止一次在宿舍楼下的路上碰见罗美桃和邓开文一起走着。罗美桃一般会在发现邓开文以后，冲上去拍他的肩吓他一跳，而后一直把手搭在他肩上，一边聊天一边往前走。在看到两次以后，我终于在下一次在饭堂碰到罗美桃的时候，委婉但明确地告诉她，我不希望她和邓开文有任何肢体接触。她一副非常宽容大量的理解状，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以后她一定会注意，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和我一起打排球的一个学长和罗美桃一个班，他告诉我，罗美桃就是这种大大咧咧、没什么边界感的人，他们班很多人都很讨厌她。

结果不久以后，有一天我下午出宿舍门的时候，在摩肩接踵的人潮里，我看到罗美桃在我斜前方，紧接着看到邓开文在罗美桃斜前方。随着人流向前推进，我和他们俩的位置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罗美桃在中间，我在左边，邓开文在右边。罗美桃看见了我，便一把抓起邓开文的手腕，举起来向我示意，很灿烂地笑着。邓开文慌张地甩开罗美桃的手，绕到我这边。我面无表情，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低头看着我的小甘。

(四)

矛盾正面激化是他 2021 年的生日。他 12 号晚上说：“我正在邀请同学明天晚上来我家吃蛋糕，但是你这边就很尴尬了，你送书的事我还没说出去呢”我问：“你想请我吗？你请了谁啊”他说：“想，但是只能想想而已。”我说：

“怕被你爸妈锤？”他：“对呀！”于是我安慰他说，其实我第二天晚上要和同学吃饭，他请我我也去不了。末了我说了一句：“你只要不请女生我都没意见（你不会真的邀请其他女生吧）”

见他没回消息，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他生日当天，我又补了一句：“其实如果你爸妈同意我去给你过生日我一定去”他说：“必不能啊”我问：“那你请了谁”他说：“请了一群人，回复的就两个。哦对了，lmt 她来。”

我发了个毛线熊猫脸的表情包：“有一说一，我不想让她去，如果她去了我真的会很不高兴”

他：“哎，这就是你控制不了的事了，或者说这就是郭老师建议分手的原因之一了。”过了几分钟，他又说，“你有时间吗，qq 电话里讨论讨论？我刚刚被邓健桓骂了。。。所以我想重新商量一下”我们本来想打电话，但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继续转战打字。

“你是来不了对吧”

“你是在问我还是在陈述”

“在问”

“邓健桓骂你什么了”然后我紧接着回复他“你是来不了对吧”这句话：“不一定”

“然后我想了想你来之后，我对我爸妈的话术什么的。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说过‘其实我明天晚上应该是我们同学几家一起吃’）”顿了一下，他回复我“你只要不请女生我都没意见”这句话：“这我是反对的。你是不希望我请lmt 还是所有我认识的女生啊？”

“呃其实只是她，其他我无所谓”

“.....”

“但是其实也不是无所谓，如果我不去然后你又请其他女生我就有所谓”

“氦”

“如果我去的话你就随便请除了lmt 之外的所有女生”

“我都在空间里看你请男生过生日那么多次了……不过这好像不可相比”

我终于忍无可忍开始骂人：“我操你妈你心里有点b数好不好”

邓开文有点怂了：“那我们来针对性地讨论一下罗美桃的事，是讨论啊，

求求你别那么高血压，我怕”

“当时我和李昊伦的时候，我生日他也去了；后来上高中我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生日你也去了对不对。而且我有跟哪个男生的关系和你和罗美桃的关系那么奇怪吗，我哪个男性朋友会像罗美桃一样对我动手动脚还不时送小礼物吗”

“矛盾集中在‘关系奇怪’。送小礼物可不足以维持什么关系，我认为。”

“我他妈为什么现在那么在意这件事因为第一个罗美桃现在已经单了很久了第二你他妈想一想当时你和彭海宁的时候我和你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有点像你现在和罗美桃的关系我他妈只是在做正常的防备因为你有前科”

“换位思考，牛啊”

“而且你觉得你没什么她也许不是那么觉得的。”

妈的我还不了解你平常都不主动跟女生走也不主动跟女生熟但是一旦熟起来那就是有点事情的了

而且这个还不是仅仅我那么觉得，你的朋友也那么觉得”

“一旦？”

“我他妈邓开文我已经戒脏话很久了我现在就为你开戒我吊你妈”

“你的朋友的原话是‘要么就是邓开文喜欢这个女生要么就是这个女生很像男生’”

“脏话没关系啊。嗯，郭老师的话。所以你还是相信郭老师的二级结论，而不相信郭老师能管住我？郭老师多冤啊！我多冤啊！罗美桃像男生吗？我上高中前一直是以为像的”

“你冤你个大头鬼冤，要不是你一直不遏制罗美桃这种行为她怎么会大胆到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我的面拉你的手？？？”

“嘶~我没印象。现在我开始慌了”

“我操你妈当时午休起床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吗”

“是吗……原来你吃醋是这么回事”

“我不管她到底是性格就爱跟男生有肢体接触还是她真的对你有什么但是按照大家一般的标准都会觉得一男一女只要不是亲戚关系或者男女朋友关系都不应该有主动的肢体接触而且她在对你这样做以后你并没有表示任何不悦

或者拒绝她那么做

你开玩笑我看过很多次还有有的时候是她从后面窜上来直接搭着你的肩还有你他妈绝逼有印象的她拍你的肚子

我对这个有意见已经很久很久了我有时候不提不代表我觉得没什么有时候我跟你提的时候你一直觉得是我的不对是我太小气了你们他妈自己把这种事情原原本本地跟别人讲你们他妈会觉得别人会站在你这一边吗我跟我朋友讲他们清一色都在骂你和罗美桃”

“我的理解不一样，我想的是因为我没有关注这些事，所以我不可能误入歧途”

“你原来到现在心里还没有点 b 数吗”

“还真是……”

“那你也该关注一下你有女朋友这件事以及你有女朋友以后应该注意的行为规范吧”

“得了我开始头疼了，这个行为规范……我不会”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骂罗美桃骂到他跟你绝交如果你还不改并且这次生日还请她的话”

“信。我想想，等会下课我去通知她，这符合行为规范吗？”

“你通知她什么”

“通知她不该来。另外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两个女生抢男生啊？”

我在回复他前面的消息，但是他上一条消息发得比我快，所以顺序有错位：“不仅不该而且不能而且你要义正辞严地跟她说以后再也不能碰你一点点也不能跟你走那么近”

“我一直觉得是我在追女生”

“那还不是你的问题!!!!!!!!!!!!!!你要是敢让我背上这种名号我也可以食言的”

“中心地位在你不在我啊”

“???” 虽然满脸问号，但我看到这条消息还是窃喜了一下。

“本来中心地位在你，是我让人觉得中心地位在我？”

“??? 你一直觉得是你在追我???”

“对啊。有好多令你吃醋的问题，应该都是你我对关系的理解有分歧造成的”

“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给人的印象和你自己以为的东西有多大差距”

“你说我冷热变化无常的……一边学习一边追人会追累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都在一起了你还要‘追’我”

“我还以为专心学习，在情感方面无为而治，会有效呢。

因为你有提要求啊

我先去说事”

“而且我现在也没觉得你冷热无常我现在算是对你百分之两百的容忍度你平常回不回我消息都无所谓是真的不放在心上而不是嘴上说说的无所谓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重点好吗”

过了一会儿他回复我说：“说完了，我得去学习”

我过了三个小时，又给他发了一长段消息：“你先学吧我给留两句到时候你有空再看

第一，我不认为你现在的状态还算在“追”我。“追”仅限于在两个人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早就在一起了算什么“追”？第二，如果抛开这个词本身使用的限定范围来说，你用这个词让我感觉我们不是平等的关系，但是一段感情里面只有两个人首先把对方作为独立平等有尊严的个体，才能一直走下去。第三，如果你觉得是你一直在追我的话，我只想问你把我对你的付出看成什么了？是在你的概念里根本不存在吗？你这个词让我感觉你自己只觉得你对我付出很多但我最多只是回应，而没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对你有“要求”并不是意味着你一定要达到这个要求我才能接纳你而你一直觉得你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因为真心地希望你能变得更好，像你说的，像个老母亲带儿子一样期盼他学会如何沟通，然后能好好地和你走下去才说出这些希望。只是想我们能不断磨合找到最舒适的相处方式，而不是故意给你出难题刁难你为难你。

另外你说你希望暴学然后在感情上“无为而治”。第一，你要充分认识到你做不到而且几乎是个正常人都做不到你说的那样。第二，我现在在这方面几

乎是对你没有要求了，我没有要求你关心我也没有要求你每天都要跟我待在一起或者做出什么表示，你不回我消息我甚至都可以忽略，而且是完全不带有任何不愉快的那种感情的忽略。我已经尽我全力在理解和配合你繁重的学习任务了，你不理我我都无所谓，但是是你一直来找我，难不成我还能反过来不理你？现在是特殊时期所以我觉得“无为而治”可以接受，并且因为我们两个，说实话无论你承不承认，感情基础真的很深，不然怎么会在那么多阻挠的情况下还是拆不散，所以平常不怎么联系还是感情很好。但是到你大学以后，你要有女朋友，你绝对不可能说我努力学习然后对她“无为而治”，一段关系本来就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一起欢乐一起承担痛苦的。”

“(回复)”

“？”

“看到了就发的回复”

“而且我今天让你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感觉是我逼你做的你都成年了应该对这种行为界限更加清楚才对而且罗美桃她本身又不是没有谈过不清楚这种事情结果现在她还对一个已经有女朋友的男生做这种事情我讲给我朋友听他们都开始怀疑罗美桃她居心何在

所以你认真看完没有”

“你以为人到 18 岁都必能成熟啊？那是平均值”

“那你不成熟就更应该学着了”

他岔开话题，和我说罗美桃现在在冲一本的 30 班。我继续说：“我记得你有个跟你很熟的朋友跟我说，大概意思是和邓开文成绩相差很多的女生跟邓开文熟起来下场会很惨，比如说彭海宁，因为邓开文只会喜欢跟自己一样优秀或者比自己优秀的女生”

“？我喜欢谁关成绩什么事”

“没有求证过，如果不对你就当你朋友在放屁（我没有任何鄙视罗美桃或者鄙视成绩比我差的人的意思）”

“和我熟起来的女生……对哦，以前熟的都是学姐”

中间又穿插了我猜最后去他生日的三个男生是谁——邓健桓、黄祖熠和莫子枫。

我坚持不懈，引用了他前面的一句话“有好多令你吃醋的问题，应该都是你我对关系的理解有分歧造成的”：“emmmmm 可以在今天把该说的说完吗，有什么分歧

（我真的不李姐你初中三年不是谈了三年的恋爱吗为什么现在像什么都不懂一样）”

“因为彭海宁直到分手前都没跟我谈过这些”

我最后放弃了，还是祝了他生日快乐，并说：“其实今天有点抱歉在你生日这天跟你讲一些不太愉快的东西但是压着的总要解决的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心情”

这件事情过后两次我疑似碰见罗美桃，她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避着我绕开走了。

而真正决裂是因为不久以后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周末我没有回家，下午去智达楼五楼突击邓开文，结果发现他不在教室。我无聊地从五楼往启天平台上看，竟然发现这个熟悉的身影在启天平台上漫无目的地溜达。我一路狂奔，冲下去问他在干嘛，他说在等罗美桃。我说等罗美桃干什么，他说罗美桃约了他去图书馆门口讲题。我自然很生气，和他讲了一番道理以后把他拉上了楼。他回到他座位上，我背着书包站在他座位前看着他捣鼓什么东西。当时他的座位在靠窗这一排，我面对窗贴着他站着，用余光看到罗美桃从后门探了个头，看到我以后又缩回去。邓开文面向前门坐着，大概什么都没看到。最后走之前我和他交代了不能单独去给罗美桃讲题，才忧虑重重地去打球了。恰巧那一天，我在球馆碰见了潘笑航，便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听完以后还是挂着他那副惯用的扬眉带笑的表情，说：“他们经常约去单独自习啊，你不知道吗？”

我听到这一句话的瞬间感觉五雷轰顶。已经不知道我怎么挨过的晚自习，下课以后我回到宿舍，给黄祖熠发消息说让邓开文回到宿舍以后给我打电话（那时候他没有手机）。我先问他，下午罗美桃有再找你吗，他说有。我说你怎么处理的，他说他和罗美桃说，孙一杨不让他给她讲题，她愣了一下，就走了。我极其难过又严厉地和他阐述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以及表达了我希望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的想法。末了我和他提出了我的解决方案：“明早我们一起

去找她，把这件事情和她说清楚，让她以后都不要来找你，好吗？”他同意了。

我们约在第二天早读完、上课前 7:45 的智达楼二楼见面。我穿过启天平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他站在楼梯口等我。和他汇合以后，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一起去智敏楼一楼的 30 班。邓开文从后门把她喊出来；等她出来的时候，唐颖萍抱着一沓作业路过我，还一脸欢快地问我：“是找罗美桃问 XX 吗？”我面无表情地说不是。她好像理解了什么不对劲，匆忙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我站在班级后门的一个通道里。罗美桃先看到邓开文，一脸轻松愉悦地笑着；看到我的时候，表情突然变得冷漠。我们仨在稍远离班级的走道上站成一个三角形。我一脸镇静、语气平和地说明了我的来意，并且要求罗美桃不能再接近邓开文。罗美桃一脸不服气地表情，问邓开文是怎么想的。邓开文支支吾吾，说可能到高考前都不能接触了，“有了女朋友要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我听以后，虽然还是面无表情，但内心暗自高兴：他竟然能有这样的觉悟、说出这种话。

听完邓开文的阐述，罗美桃转向邓开文说，她能理解有女朋友以后会受到限制；但如果这并非他所愿，希望他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力。接着她转向我，“而你”，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情绪开始变得激动，声音中带有了哭腔，“我当时以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但后来我却发现你是如此自私！我不像你能随随便便考年级第一，你剥夺了一个一心想学习的人的学习机会你懂吗？好，我成全你们，祝你们幸福！”然后低头狠狠抹了一把眼泪，穿过我和邓开文，迈大步教室。

我还是面不改色地说：“走吧。”但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幸好当时是冬天。

(五)

11 月 27 号，星期六。晚上十点，在我刷 QQ 空间的时候，发现邓开文给罗天仪点赞了说说，却没有回我前一天晚上给他发的消息。我把他点赞的截图发给他，他说：“唉我错了我没想起要回你。”然后回应了一下我前一天给他发的消息。

我继续说：“不是我说，如果你说你忙没有看 QQ 不回我消息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理解你一般刷着别人空间一边不回我消息是什么操作。而且我是有正

事问你不是跟你 bb 有的没的”又回复了他的“唉我错了我没想起要回你”：“‘没想起’”

他说：“没想起是指我最近忙着和班服商家对接，消息堆得比较多”

我：“噢原来我是和你不认识的班服商家一个回复等级的，了解了”

“你也知道，我这里最高等级是‘我的手机’。唉孙一杨对不起，您下次直接发空间骂我就是了”

我回复他的“您下次直接发空间骂我就是了”：“笑死了，你认识我那么久，竟然到现在还觉得我和 phn 是一种人？在空间骂你有用吗？除了宣泄自己情绪让吃瓜群众大发言论以外对我有半毛钱好处？让你在大众面前形象不堪能让你怎么样？除了徒增你自己在夜里的情绪之外你还是爱咋咋地。我不仅要花时间编辑还要花时间翻阅那些评论，花费我自己的精力和感情。邓开文你太幼稚了，你把我看得太扁了。”

然后我继续说：

“邓开文我真的不理解你，为什么你可以一天之内帮我买到笔又可以把我

和班服商家看作同一个等级

这不是追不追我的事情，剥去我们两个的关系，回复是对一个人基本的尊重和礼节

我不得不说你是个诚实的人，诚实到你会把最真实的也是最丑陋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你的每一句辩解都更加离谱

从我第一次骂你开始你现在除了学会说‘对不起’好像剩下的什么都没学会

我说我会好好陪你走完高三，是，我不会轻易反悔，但是如果你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我也不介意反悔。你就是一次次道歉然后有一段时间注意一点然后下一段时间又开始给我这样搞。这不是有没有时间忙不忙的问题，这是有没有心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有理由怀疑你“喜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觉得自己想“喜欢”的时候就可以疯狂对我好然后不想的时候就随便了

邓开文你给老子出来把我上面的话全部回复一遍

你不要觉得你被我骂然后我影响了你学习占用了你时间，我骂你还要占用

我自己的时间呢。”

邓开文回复“笑死了”：“我没有！我真没有想彭海宁。我只是想说明，我会习惯性地翻空间，而没有养成检查消息的习惯”我即答：“笑死了，我经常在表白墙下看见你的点赞，我的说说你却很少点赞。没有检查消息的习惯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我呢提，为什么要我的努力来弥补你的过错。”

他回复“邓开文我真的不理解你”：“是我注意力不集中了，我不是每次都能集中注意力在你身上。班服的事天天都有同学催，我不得不多盯一天”我回复：“我又不要求你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你把我当个正常普通同学看待很难吗”

“普通同学都不和我讲话/大哭”

“难道平常同学的消息你的不回复？？？”

呵，难怪你那么不会讲话，原来是平常连练习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他回复“这不是追不追我的事情”：“我第一眼看到消息时，有去确认时间安排，准备确认完回复的。但是我经常想拿手机时拿不到手机。”

他回复“我不得不说你是个诚实的人”：“(这句我整不会了”我回复：“没事这句也不用你回复，这个是我个人对你的看法，也不是让你以后都骗我不要诚实，但是每次你的诚实都会让我感觉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他回复“从我第一次骂你”：“可是我真的有学会回复啊啊啊”我说：“‘谢谢’和回复只是核心内容之下的具体做法，你是不是只学到了皮毛而不知道真正重点是什么”

顿了一会儿，我说：“你继续”他说：“我继续不下去了”

我说：“？为什么，最后一点应该是最重要也最核心的一点。我并没有对你下定论但是我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然后我就去睡了。

第二天中午我见他还没有回复，感觉有些害怕：“啊我觉得我昨天说的话有点重了 dbq，我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也不是威胁你想分手，只是我昨天在肝我课前演讲的 PPT 太暴躁了所以话说得就狠了一点抱歉抱歉。”他傍晚的时候说：“这样吧，校运会开幕式后场（候场）的时候，我去找你谈一下。谈感情/快哭了”“行叭”

我晚上的时候又开始担心：“天啊我开始慌了，你不会真的要跟我分手吧

不会吧不会吧……”发了几个哭哭的表情，“真的真的你跟我怎么谈都可以但是底线是不要分手好吗，其实我真的么有怀疑过你喜欢我但是我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然后刚好你碰到我枪口上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只觉得不骂你你永远都是那个b样。真的你不要吓我我今天看到你的消息担心了一个晚自习。也是因为是你我才稍微发了一下脾气啊我对其他同学怎么可能这样发泄，我其实这段时间真的很累很忙然后一累我就很想找你但是我感觉你也很忙也不能打扰你然后我每次很难过的时候睡前就想一想你我心情就会好很多很多”

第二天早上他来找我了。但是谈了什么，我不得而知。

(六)

2021年年末的一件大事就是我帮他在启天艺术节上售卖元祖亭。何林翰让我帮忙上交二中文创室，我顺利代他签完了协议。但邓开文并不想上交，而是想让我把新版的制作出来在启天艺术节上售卖。那时候二中文创室刚成立一年左右，很多规定都很不成熟。校方要求我直接无偿上交，否则不允许售卖带有二中标识的产品。我不服气，和校方周旋许久，终于协商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允许我此次售卖，但我启天艺术节以后要上交学校。我同意了。这时候距离启天艺术节已经只剩两周。

我一开始和他核对激光打印的细节和方式，确认新版元祖亭拼成的可行性。那时候因为他高三还操心这玩意儿，郭雄和他爸妈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好不容易抽出一个中午来确认拍摄细节，那天我刚好生理期不舒服。他从十二点十几分工作到十二点五十分，用我的手机拍拼好的元祖亭的一些结构，从十二点半开始，我数次说我身体不舒服，能不能早点搞完回去休息，他一直一言不发，鼓捣着他手上的东西。我看着他全神贯注的样子，也不忍心打扰他，只能捂着肚子弓着身体在旁边等他。最后他说要走的时候，我又痛又累又饿，已经没力气和他较劲，只能把电脑借给他以后，一言不发地走在他的前面，不和他讲一句话。他在路上似乎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劲，尝试和我沟通，但是我拒绝和他说话，直接走回了宿舍。

回到宿舍以后我越想越气，觉得他不仅把我当工具人的时候没对我说过一句感谢，还丝毫不理会我的感受。我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又昏昏沉沉地醒来，

躺在床上心跳得越来越快。铃声一响，我就跳下床，生气地拖着疲惫的身体往教室走。刚走到三楼的走廊上，远远就看到一个人在我们班教室门口伫立着。我走近他，邓开文和我说：“对不起孙一杨，电脑我已经放在你桌面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桌子上公然摆着一个绿色的文件夹。我说：“等我一下。”进教室把电脑塞回我的柜子里锁好，直视前方地走出门外，“你过来。”

邓开文乖乖跟在我后面。我把他带到了启天楼三楼的阳台上，开始一股脑地倾诉我对他的不满，从他把这事情交给我就没有说过一句感谢，到中午没有听我的感受。越说我越崩溃，开始抽泣起来。他一直默默听我讲着，表情很凝重，把脸憋得通红。我大哭着，大喊着：“邓开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邓开文我想和你分手但我做不到怎么办……”几度因为失力而瘫着蹲在地上，又支撑着站起来。

邓开文一边流眼泪一边说：“那就结束吧。”

我突然被吓到了，停止了哭声，颤颤地说：“你说什么？”

他说：“然后重新开始。”

我边哭边骂了他一节课，他一直一脸心疼和抱歉地陪着我，直到我哭得没了力气，才把他放走了。

后来我试打印了一份并制作说明书，还拜托杨懿做了一个3D渲染的制作视频。然后我托我妈去他们的协议文印店购买红色卡纸，本来想托他们的文印店做的，但是他们说做不了。我爸妈又帮我问了好几家厂商，都说做不了。通用技术课的宋老师给我们联系了一家，但单个成本就要三四十块钱。眼看着距离启天艺术节只剩下一周了，我心一横，招募了好几个同学，一起轮班用课余时间到通用技术课教室生产。我先是把他们一起叫到激光打印机前，给他们讲解如何生产，然后排班。但实际上最后还是我和朱槿两人去得最多。我们会踩着宿舍开门的点冲出去，买了早餐就直奔通用技术课教室打开激光打印机；会在晚自习间隙偷溜出去换纸。即便如此，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也只生产了六十多份。我们还提前制作了转发预热，还没正式发售，就已经预售了十几份。

有一天早上七点左右，外面天色还很黑，更显得通技教室灯火通明。我们正在忙碌开机的时候，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人，问我们是不是在这儿买元祖亭。我说是的。他问怎么支付，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掏出了手机：“加个微信吧。”他

利落地付款、我利落地交货以后，我开始和他闲聊起来：“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他说他喜欢一个人来启天楼逛，就发现了我们。我才知道他已经高三了。

启天艺术节如约而至。我们十来个小伙伴合力把六十多份成品搬到我们的摊位上，我把我的电脑放到桌面上循环播放杨懿制作的视频。大家轮流值班，但我几乎一直守在摊位上，只是到最后去走了一圈。场面一度很火爆，制作出来的成品很快卖完，我们找了张纸，开始接受预定，结果预定了一百八十多份，预定的信息写满了密密麻麻两张纸。

印象最深的是我和李豫涵在摊位前数钱，拿着厚厚一沓越数越激动，最后数出来两千多块钱，两个人相拥着尖叫。最后加上我妈的赞助，我和邓开文一个人拿了五百，朱瑾拿了一百，剩下给我打工的小伙伴一人五十。我在邓开文那年的新年信里面和他汇报了这一成果，在他给我的生日回信中得到了他的肯定。

那两周我除了上课和晚自习以外的全部时间都在操心这件事情，几乎没怎么得学习。启天艺术节结束后，距离期末只剩下两个星期了。继忙乎元祖亭的事情两周后，我完全没有喘息的时间，马上投入期末备考。那两周是我高中上了一年半最煎熬的时间，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前期已经耗掉了我大部分精力。到最后几天，我的精神状态已经要撑不下去了。那两周，我每天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每天十一点四十多分上床的时候和当时闯入通技课的学长林俊宇在QQ上聊十分钟的天。他每天的那个时候都会出现，于是我每天就有了一个稳定的预期。最后我顶住压力，期末考年排第二。第一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梁葆嵘 684，我 681.5，只比他低了 2.5 分。第三名才 669.5，足足比我低了 12 分。邓开文后来在给我的生日信里面表达了他对我搞完事情还能保持成绩的佩服，说他当年搞完元祖亭，年排从 3 变成 30，足足翻了十倍。

期末考试完我们班有活动，买了好多烧烤。我几乎一根没吃，把自己的份和最后剩下来的烧烤全部打包。晚自习一下课，我就拎着烧烤跑上对面的五楼，脑袋里闪过一秒钟万一碰到郭雄怎么办。下一秒我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安慰自己说不会的。到达邓开文他们班的时候，后门紧闭着，教室里还很安静，窗户里透出明亮的黄白灯光。我等了一会儿，听到班里开始有嘈杂声，透过窗户看

见有人站起来，便想去推后门。我刚伸手，后门就被人从里面拉开了，郭雄从门里走出来。他看见我，略带惊讶地说：“孙一杨？你来找谁？”我顿了一下，说：“我来找潘笑航问模联的事情。”在黑暗中郭雄大约是笑了一下，走进了辅导室。他走进去以后，我飞奔下楼，一刻都不敢多呆。后来邓开文和我说：“今天郭雄跟我讲：‘昨天好像有人来找你，拎着一袋烧烤，她说找潘笑航。’”

一月二十一号，他说不要天天发消息，都出火花了。后来我就安静地没给他发消息。25号，我安静地等了他一整天，从凌晨等到第二天凌晨，都没有见一句“生日快乐”。26号凌晨，我忍不住给他发消息：“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就是说我等了一天，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还有我的信，你那天泪声俱下地跟我说你一定会写，结果呢？你说你从考完试就开始写，然后呢？”

一个小时后他终于出现了：

“生日快乐/流泪

我被家长禁手机了/流泪

真没写，考完试我在复习清华和北大的两边冬令营呢

然后事一多就出现了被郭雄骂的表现，比如上课发呆。这时我想上大学比过生日重要（真的重要，这句话有过脑子），就乖乖禁了两天手机

提前把话说完：新年快乐

拜拜”

第二天早上我才看到消息，给他回复：

“害我早猜到可能是这样

就是有点失落有点生气不过还可以接受叭

只是想说

希望你和我的付出都有回报”

寒假期间，我们还是零零散散地聊天，聊我们的信，聊黄钰涵，聊学校自习，聊过年的种种趣闻。二月十四号，邓开文凌晨给我发消息：“gx 昨晚和我通电话，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了一个学长的故事+3条建议。他说，我，高二高三比高一更敏感了，大概是因为竞赛没去的想要的（得）成绩吧。这时我就破防了，然后他说，让我多找老师交流。他发现我每次交流以前都像是有很多顾虑的样子，就让我不要每次交流前都在那想怎么接老师的话，说这叫内耗。我

就意识到我因为谈恋爱，导致和老师相处出现这么 fatal 的障碍。当然也有因为考不好，或者老师上次谈话讲的要求没做到，担心挨骂，就不找老师，说的也是我。”

“这倒是我未曾设想过的了，你以后可以当成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听（可能是从初中开始知道我谈恋爱的老师都不反对我谈恋爱吧，直到碰见了 gx）

可能相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给你的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你还要考虑竞赛和你自己愿意承担的班级事务。呜虽然你不经常跟我说但是我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心疼你，但是每一件事毕竟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总要走过去

反正最后这不到四个月 gx 肯定不会跟你纠结于你有没有谈恋爱了，你就放心地去和老师沟通，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吧，能自己反思出一点什么也是件挺好的事

我这边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反正我肯定是最支持你的其中一个。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跟我说，如果没什么大可以不理我。总之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消失。

以及还是——情人节快乐!!!!”

高二下终于迎来了我自己的通技课——虽然我已经去启天楼楼顶晃悠过无数次了。有一回通技课，我们在一个比较古老的教室里用铁丝拧自行车，课堂比较自由，可以随意走动，老师在同学们之中走来走去支援大家。那天阳光明媚，室内灯光比较昏暗。瞳孔适应了室内的明暗程度，突然抬眼看门外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我站在靠里面的一个桌子前认真拧着我的小单车，根本没看到也没看清门外站了一个人。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且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我向来听不清别人喊我名字，直到李豫涵很大声地叫了我一下，我才猛地抬头，发现邓开文已经走进教室，走到讲台边。我很惊讶地问：“咋了？”还没问出“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班上通技课且在这里上通技课”的时候，他快言快语地说：“你有没有英语阅读材料？”我本来下意识打算说没有，但想了想，问他：“美国国家地理你要吗？”他说要。

于是我带他下到我们班教室，从书柜里抽了一本美国国家地理给他。他一脸满意地接过，高兴地走了。我至今不知道他如何在上课期间溜出来，如何找到我在哪儿；甚至如果我在上一节正课的话，他也不可能拿到书。

那段时间恰逢排球队校队选拔。本来我和林楚珊都打算去，但林楚珊在一次打球时很严重地受伤了，韧带撕裂，柱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拐杖，办理了外宿，中午就在教室趴桌子休息，我便承担了每天帮她打饭并带上五楼的任务。我一般会一次打两份饭，在三楼的时候从西边楼梯走到东边楼梯，路过我们教室把自己的饭放到桌子上，再跑上去找她。

有一天我照常冲进我教室正想把饭放下，突然发现一个人站在我桌子前玩我的 gombok。我把饭放在桌子上，和他说：“等我一下。”便冲上五楼给林楚珊送饭。他跟在我身后跑了两步，在楼梯拐角处停住了。林楚珊在楼梯口等我，我把饭交给她。她似乎听到楼下有动静，往下看了一眼，看到了邓开文。她笑了一下。我时间紧迫，又一路冲回班里拿上我的饭。邓开文紧跟在我身后。我拿到饭，在教室里桌子间的过道上开始加速，刚跑到教室后面的一片空地，邓开文突然抓住我，直接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强吻我。他的舌头甚至撬开我的牙关，在我的嘴里迅速地游走了一圈，又很快地放开我，两个人迅速往宿舍的方向冲去。春天的阳光照在白色的墙上，打下一片明亮而安静的叶影。当时我们班已经装上了监控，但好巧不巧，那一天监控被拆下来维修，所以正对着邓开文在教室强吻我的一幕的，只有墙上摄像头装过的痕迹。

从那以后，邓开文仿佛知道了这个规律，总是在十二点四五十和我在教室或楼梯上偶遇。一开始是打着还书和再借的名号，后来是给我展示他在计算器上的游戏。我当然知道他只是想来找我，但心照不宣地帮他保守着这个想法，每次总是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各种事情。现在想起来，这也许是我们高中阶段拥有过的最平静的幸福。

四五月的一天中午，他破天荒地在十二点二十多分就来找我。我说，那一起去吃饭吧。他说他已经吃过了。我说，那你去帮林楚珊打饭吧，他不同意。我说，那你陪我去给林楚珊打饭吧，他说好。于是我们一起去饭堂打了两份饭。这下时间绰绰有余了，我和他从东边的楼梯一起慢慢爬上五楼。给林楚珊送完饭，我刚准备下楼，他却又兀自地走上六楼。我瞬间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但还是三步并作两步，和他上了楼。这还是我第一次上智通楼的六楼，我甚至之前不知道六楼有一个小教室。楼梯口的铁门之前常年锁着，那天却是开着的。我们顺利地走到了六楼，他轻轻一推小教室的门，门开了，里面是两三排桌椅，

教室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空调，第一排桌子上放着空调遥控器。我左手拿着饭，右手顺手拿起空调遥控器把空调开了，假装若无其事地说：“热死了。”他站在我身后，拿过我手里的饭放到桌子上。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一把抱住我，然后开始含情脉脉地亲我。我搂着他的脖子，说，抱我，他就一把把我抱起来，我双手双脚缠着他亲。抱了一会儿，他有点支撑不住，想把我放到桌子上继续亲。我回头一摸，摸出一层灰，于是跳下来把手上的灰给他看。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突然来找我。后来才知道，第二天他们考二模。这个习惯真是贯穿了他中学六年——考试前来找我。

四月二十三日是他们年级的成人礼。我提前给他发消息说记得发几张照片过来，还有如果有求婚这种名场面记得录。第二天傍晚他回我的第一条消息就是：“求婚忘了录了”我大为震撼，连忙问是谁，他说了三对的名字。我激动地问：“是怎么样的？单膝下跪？”他说：“合影！跪个 p”我说：“希望我们年级也有这种名场面（吃瓜 ing）”

他继续说：“这时就有同学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兴致勃勃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对啊，你怎么回事”

他说：“我说，还好不是同一年”

我说：“明年打飞的回来”

他说：“你危”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 25 年四月在朋友圈看到我们学院一对学长学姐求婚时，我第一个截屏发给了邓开文。这件事情也变成压倒我和李奕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天下午上学，我在我桌面上发现了一个粽子。

刚好我那天中午放学走得早，就前后左右问了一圈到底是谁，结果大家都摇头。下午上数学课的时候，胡凯林发现了我放在桌面的粽子，拿起来端详半天，眯着他的小眼睛笑着看着我，说：“这是谁给你的呀？”

我一脸无辜：“我不知道。我中午起床一来教室就发现了。”

他又笑着把粽子放回去：“肯定是一个高三学长送你的。”

下午放学我去弹琴。弹了一会儿，一看时间已经六点半了，便从启天楼平台一路冲下坡。我冲出去的那一刻才意识到，下雨了。并不是蒙蒙细雨，而是

真真切切一颗一颗打在身上的雨滴。我不太介意淋雨，更何况打伞会减慢我冲回宿舍的速度

冲到坡地，突然看见邓开文撑着伞站在我面前。我刚想开口问他粽子是不是他送的，话已经到了牙缝里，他比我更强硬地质问我：“你为什么不打伞？”

我一时语塞，刚想把我的内心活动解释一下，却忽然无从说起。没想到他紧接着用更快的语速追问我：“你看旁边人都打伞了，你为什么不打？”语气竟多了些许严厉和焦急。

我有些被吓到了，弱弱地说：“因为来不及……”话说着，伞已经移到了我头上。

我抓紧时机，问他：“粽子是不是你送的？”

“是啊。”顿了一下，他又说，“粽子在班里没分完，剩了好多在讲台上，不吃就坏了。”

我笑了：“为了给我送个粽子有那么多理由。”

他急了：“真没骗你！”

(七)

那段时间我大概是天天在打排球，日子就那么飞快地过去了。他高考前，我代表他和罗长盛，和二中文创工作室签署了版权移交协议，并在他离开学校之前拿到了学校颁发的证书。五月底，他怂恿我买一把可以发射水弹的枪，喊楼的时候可以发射荧光水弹。我真的花了八十多块买了一把。

我在二中参加了两年的喊楼。第一次尚且没有经验，参与度不足。第二次——也就是为他喊楼的那次，我虽然有那把可以发射海洋宝宝的枪，但最后效果不好，以失败告终。

那天的场景在我脑海中只剩下了夜空里喧嚣的彩光。我和舍友挤到楼梯拐角的栏杆处，对着邓开文宿舍的方向。歌声和叫喊声此起彼伏，一浪未过另一浪又起，甚至不同的片区由于距离太远无法达成默契的统一，但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赵宝还拖了音响到两个宿舍楼下，很多外宿的学长学姐站在宿舍楼间的路上，直接在老师面前举着手机，环绕一圈拍摄着这沸腾的海洋。直到宿管通过宿舍广播喊了很多次“请同学们安静回到宿舍”，熙攘的人群在慢慢

走进黑暗中。

那时候已经十一点四十多分，我们宿舍开始分食我妈晚上带给我的公司的夜宵——黑色小包子。小包子一如既往地好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只有我安静地坐在我黄色的小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啃着，一边给邓开文写高考信。那是我为数不多强烈地感受到我的情绪翻涌的时刻。那时候我根本分不清我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能很真切地体会到那时候黑暗里不言不语的我的内心是多么嘈杂。我有端地猜测，也许有时光飞逝、对他来说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感慨，也许有对他高考结果的期待，也许有对未来一定会到来的异地恋的迷茫与无助。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心一定有一块为他而跳动。

我真希望他那晚睡得安稳，但反正我久久不能入睡。

第四章

凤岭之巅

(一)

2022 年，二中一如既往地作为高考考场，学校腾不出地方给我们（甚至特训班），就把我们赶回了家。考语文的时候，我和李豫涵在西西弗书店看书。眼看着时间过了十一点，我开始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白纸上的黑字对我来说变成了无意义的笔画，我只能徒劳地反复解锁手机，期盼十一点半的到来。

十一点半一到，我扭头和李豫涵说：“结束了。”没过几分钟，网上报道了这次的高考语文作文。我看着全国三卷那长长的题目和辉煌的“红楼梦”几个字，瞬间失去了耐心和思考能力。我知道我很害怕，我感觉自己毫无头绪，我感觉如果是自己在考场上无法完成，于是我甚至不敢逐字逐句地去读、去分析题目背后的指示以及构思可能的写法。我更担心邓开文，我无法猜测他考得怎样、作文写得怎样。我很清楚自己的担忧是无谓的，但再一次，我的心不由自主地为他颤抖。

六月八日下午五点零四分，距离他高考结束过了四分钟，我给他发消息：“你今晚有空来拿一下你的枪吗。。。放在我这儿好危险。。。周一的时候差一点我班主任就要打开来看是什么了，我要去世了”并发了一个无语的表情包。选取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而是那时候眼看着时间的数字一点一点变成 5:00，

故意晚了四分钟，预留出考场的时间。实际上一年后我自己高考的时候意识到，四分钟甚至走不出教室，更别提走出学校拿到电子设备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和我说他晚上要去吃饭，让我自己把枪拿去他们班教室。我秒回说：“但是直接放在那也太。。了，那你除了今晚什么时候有空来”他就从对话框那头消失了。

过了一个小时，我忍不住了：“欸你怎么高考完以后也不回消息啊/生气 你怎么还是那么傻啊邓开文，你觉得我让你来拿枪就仅仅来拿枪吗”他发了一个傻眼的表情包，说：“我说不出来”

我开始连珠炮似地追问他：“？为什么，我让你来拿枪肯定是我也想见你啊，你还让我把枪放到你们班，我真的会谢。我现在总该可以正大光明地说我想你了吧邓开文，你真的有把我气到。我刚刚害怕耽误你搬书你不方便回消息所以我才没有继续给你发消息的，我原来还真不想在你一高考完就给你增加负担，但发现你真的是块木头。”他又不见了。

又过了十分钟，我催他：“邓开文你能回答问题吗”

他说：“明天回学校，开会，我会拿着手机”

我说：“你是考完连话都不会说了吗还是我一开始骂你你就不会说话了。我真的不想生你的气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还有你记得看信”

“是这么回事啊，现在在外面吃饭，是舍友和家长的聚餐。给家长们敬酒可真费事，我这时的心态是，刚考完，不知道拿手机能干什么，就没怎么看手机。

你 想 我/问号脸

你差不多上高三了，你还说你想我？我觉得你是时候少想想 npy 了，就像我需要调整心态多想想你一样

信在学校，没敢带回家”

我又问他明天中午可以来找我吗，他说行。

那天晚上凌晨，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掏出手机来给他发消息：“对不起，虽然我觉得不应该现在说，但是我睡不着。你真的没有觉得你刚刚说那几句话很不对劲很伤人吗？我昨晚真的生气又难过了好久，到现在还是”又给他发了一个戳戳。

他快一点的时候回复我：“你也睡不着？”引用了“你差不多上高三了，你还说你想我？”：“这话伤人吗？不应该啊，这是郭雄和我爸妈的教导。我这时候应该理直气壮一阵子（）”

我那天晚上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早上没到六点就醒了，醒来第一件事情摸手机看消息：“我严重怀疑你精神失常了”六点整的时候我又给他发了第二条消息：

“难道我不只是正常的情感宣泄吗

你觉得你高考就你自己焦虑吗

你以为你高考前一周特别是前两天我好过？

你想想你当年准备上高三什么表现

我有那么粗暴敷衍地对你吗

你最后半个学期还要亲我呢

你高考前还疯狂来找我呢

只不过没有说‘想你’之类的话而已但是行为上明明就是需要我啊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没有说你‘你不要来找我了影响学习’之类的话啊

我现在只是非常正常地表达这一句话

你就一直死揪着这一句话把它单纯地往狗男女恋爱这方面理解

就算是‘我想你了’这一句话也可以包括‘我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状况’

‘你怎么样了’这样的意思

拜托不要把你当年没做到的事情强加在我身上

我也是个人好吧

更何况我相比于你我的感情表达更加外放

《音乐之声》里面我特别喜欢院长嬷嬷说的‘你喜欢这个男人并不代表你对上帝的爱就少一分’

我想你也并不代表我不会好好学习啊

我妈现在在武汉出差

你倒是说我我不能想她啊

这不合理

如果你真的在关心一个高三生的话

你应该保护我的情绪让它不要像现在这样波澜起伏好吧

(很明显你不会

而我已经熟练了一年了)”

发完以后我发了一条 QQ 空间，说“高考的和没高考的都失眠了。”当时无所谓的我还没有屏蔽爸妈，后来这件事也成为了我妈在我高三的时候逼迫我分手的一桩罪状。

过了一会儿我发了第三条：

“你不要拿当年你被压抑的情绪来报复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对这个不满但你不要撒在我身上啊”

第二天中午他来找我了。我把他高考前的信打印出来，当作邓开文的毕业礼物，和我给他的信放在同一个纸袋子里送给他。我问他看信了吗，他说看了。我又问他看文了吗，他说没看。过了几天，我又问他，他还是没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想看。没时间看。那么长谁看啊。”就看着我一脸坏笑。

我放弃了。

第三天早上我又质问他：“你昨天为啥没看消息”他说：“还真没看，都在看 b 站。我错了对不起”

我发了个哭哭的表情包：

“别人都是打游戏不理女朋友，你是刷 b 站不理女朋友。我最近还处于精神不太正常的状态。我可能是被压抑太久了，高考完就爆发了。我可能最近心理上会非常需要你，可能不是很把握得住这个度，所以你觉得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就告诉我

我现在还是不是很能在心理上很顺利地完成身份的转变，我潜意识里总觉得你高考完应该有时间就应该多陪陪我，所以如果你不回我消息我真的会很难过(虽然我觉得不应该把心理预期放那么高)反正就是想多和你说话呜呜呜”

他：“你多说点嘛，我不定期一股脑回复，可以吗？”

我：“... 也行

其实想你多说一点毕竟我也没什么时间码字

看消息比发消息简单多了

你可以随便跟我说说你最近干的事情，就像疫情的时候你跟我聊天那样

噢对了你看了我放在那个袋子里写的那篇回忆录了吗

还有我以后还是尽量集中在 QQ 上给你发消息怕你看不到，但是我的 QQ 时间真的很有限所以你也经常关注一下微信和钉钉。。。

我现在这样码字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你可以理解为我每一个换行都是独立的一个气泡发送”

然后我们就继续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时不时去球馆或者来班里找我。高考完没几天，我去找邓健恒说了“树洞”这件事情，连带聊天记录一并转发给了邓开文：“就是当时疫情的时候你疯狂找我聊天，我高度怀疑你喜欢我，但是我又很害怕很不确定，然后我就去问了邓健恒你这种表现是不是喜欢我。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不会的开文只是太无聊了，他也找我聊天’。我非常信任他就完全相信了他的话。后来我还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他猜错了。再后来我给他高考前写明信片的时候专门感谢他当时做我的树洞安抚我虽然最后没猜对，但是他今天跟我说其实他当时早就猜到了只不过不想影响我中考所以故意往相反的方面说（就是你看到的那个聊天记录）”

紧接着是我们的学考。学考倒不是什么大事，但最有意思的还是一个年级的人被塞在食堂自习。我们班当时在圆形二楼西边楼梯旁，在我最喜欢的鸡肉粉粉窗的正上方。搬去食堂的那一天下午，邓开文来找我。我和他一起路过他宿舍时，我说到我们的学考。他条件反射般：“去食堂自习啊？你有台灯吗？”我说我没有。他刚好去宿舍拿东西，下来的时候就看见他拿着一盏台灯：“食堂光线可暗了。”我受宠若惊地接过，连声说了谢谢。

那段时间他们上强基课，所以经常出没在学校。学考第一天中午，我十一点四十多就下楼吃我最喜欢吃的鸡肉粉。我没带手机去吃饭，但我的手表竟然还能隔着一层楼连上我的手机。正当我吃了两口的时候，我的手表响了。抬手一看，是邓开文打来的电话。我站在一楼愣了两秒。我的第一反应是跑上楼拿手机，但我怕来不及，他会找不见我。于是我迅速挂断了手表的电话，巡视四周，发现桌子的斜对面有个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一边看手机一边吃粉。我当机立断走过去，礼貌地问他能不能借一下他的手机。他把手机递给了我。我打开了拨号界面，几乎没有犹豫地，一个一个数字地输下了他的手机号。短暂的铃声过后，电话那头传来了邓开文的声音。我马上说：“邓开文，我是孙一杨。

我在圆形一楼吃粉的地方，你在哪？”“……我刚走到饭堂门口。”挂了电话，我远远地看到邓开文从东边的门口走了进来。

我带他吃新出的鸡肉粉。吃粉的时候我们聊天，我说我要学经济，说让他暑假考了驾照带我出去兜风。他说他没有车，说以后我赚钱了给他买车让他开。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学经济不是就可以搞钱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哎呀，我学经济又不是志在搞钱。”

两个人都憋着一口气吃粉，最后我忍不住开口了：“那如果我负责搞钱，你负责干什么？”

他抬起头咧开嘴，纯真无邪地笑了：“我负责花钱。”

这次复合以后，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的别墅玩，和他说了这件事情。他还说：“你以后会不会也想买这种”

“你想的话，我就努力赚钱”

“吓死我了我以为要我努力赚钱”

“你不是说我负责搞钱你负责花钱吗/对手指

（当然如果你没有很想我就佛系赚钱”

“我想撤回

我想努力赚钱佛系花钱”

“好耶

我也是（）”

（二）

他们高考完第二天，我就搬进了教师公寓。当然，出租教师公寓这件事情是严重违反学校规定的，我妈已经严肃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要搬出去的时候，我舍友问了我。我和我舍友关系很好，我只能告诉他们，并且拜托他们不要说出去。结果我有一个舍友把这件事情和她同桌说了，她同桌恰好是教工子女，就说给了她在二中当英语老师的妈妈听。那个老师就去跟我爸妈讲了这件事情。我爸妈那天晚自习下课我回家的路上狠狠地骂了我。

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邓开文，回到家我马上给邓开文发消息：

“你没有把我外宿住教师公寓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吧

因为我只跟我舍友和你说了，当时我说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往外说，后来我跟我舍友强调了不能往外说，结果我有一个舍友还是说给了陈娜的女儿，结果现在老师就知道了

我妈今天特别严重地骂了我”

他说没说，我说那就好。

后来我又和他说了啥，让他保密。他：“。。你怎么把什么不能说的事都跟我说啊，搞得我不如没有听/捂脸”

我很严肃地和他说：

“因为你是我对象（你不要怪我又提这一点）那当然告诉你听啊，就像把秘密说给很亲密的朋友一样。告诉你不仅是因为信任你，而且希望你能更加了解我的情况。如果两个人相互隐瞒相互保留的话还怎么交流。

你不应因为怕自己说出去而不听，而应该锻炼自己不说出去的能力。以后工作上的事情要保密的太多了你怎么办。”

“我一直以为保密的一种方式就是不问就不说”

“那是级别更高的秘密啊，这种比较一般的秘密我觉得说给你听没有问题我就会说”

“哦，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话比较少了/狗头”

(三)

每年在高考完不久，下一个年级就会有高三出征仪式。十八号他和我说：“22号有你们年级的集会，好像叫高三出征。我要演讲。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我现在只想到了学习和生活两方面，分别讲述它与高三以前的相同和不同点。”

这时候我才知道是赵钰宁指定他来发言。于是我就去找赵钰宁，恳求他允许我发言/代表宣誓。他原本答应了，后来又和我说影响不好。最后出征仪式改期到高考以后，我得以成为学生代表领誓，他却被赵钰宁以“考得不好”为由推掉了这个安排。当然我知道，这也许只是一个托词，赵钰宁亲口告诉我，他不会把我和邓开文安排同台。

邓开文发了他和赵钰宁的QQ聊天记录给我。邓开文说：“特别感谢赵老

师，监督我学业不能分心”

赵宝：

“/微笑

监督你不要影响我们的孙一杨

上大学敢吵架我就飞过去揍你”

我说：“我支持赵钰宁”发了个托腮斜眼笑的表情包。

“你到底是支持打爆还是支持惹你？”

“当然是支持赵钰宁在你惹我生气的时候飞过去打爆你”

“我不会要为此创造条件吧/狗头？”

“(当然还是别吵架最好喽 /害羞

不要不要不要，你要保护高三牲这一珍奇物种”发了一个微笑着流泪的表情包。

(四)

那个暑假，我以高中两年在年级里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拿到了清华和北大夏令营的优先选择权。那时候的我知道邓开文心心念念清华，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暑校。我把清华暑校的招生文件转给邓开文，问他：“你说我要去吗”他即答：“去啊，有许多长远的好处”顿了一会儿他又说，“快进到孙一杨都进清华了我却没进。”

(五)

我在有次和他吃饭的时候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发现罗美桃在高考以后又给他发了微信好友申请，他通过了。通过以后，她给邓开文发了三句话：“哟，这下小孙一杨管不了你了，哈哈哈哈。”他没有回复。我当着他的面把她的微信好友又删了一遍。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像绿茶小三说的话。

出成绩前一天，他们年级搞毕业典礼。我给他发消息叮嘱：“对了我觉得罗美桃今天很可能找你拍照说话啥的。你什么都不要理她直接走开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见他没回复，我又说：

“诶你听到没有/敲打

你不要一道这种事情上就畏畏缩缩不敢回复啊

当然如果她不来找你最好。如果她真的来找你，你想想，她知道我对她不爽的，她来找你势必引起我和你之间的矛盾，但是她还是在高考以后要加回你还说那种话，你觉得她是真心为你好的朋友吗，还是只是一个想满足一己之欲的下头女”

他说：“嗯”

(六)

2024年6月24号是他出分的日子。早上我一到教室就给他发消息：“出分记得告诉我!!!!”他说：“行啊”

那天中午，我们班不知道为何没有课，似乎是所有老师都去改卷了。我一开始用手机偷偷在书包里问着学长学姐的成绩，后来直接用班里的电脑，和全班一起查高考情况，并且公然在屏幕上问邓开文的成绩。官方公布是在十一点出成绩。我11:31问他：“出了吗出了吗出了吗”并发了一个戳戳。邓开文一直没有回复，我倒是在QQ空间里刷到了黄祖熠自己发自己的成绩。我12:02又给他发了一个“hi”，终于十分钟以后他给我回了一个字“寄”。我赶紧追问：“所以？欸所以到底多少啊，不要吊我胃口，九敏”又发了一个戳戳。最后还是从潘笑航那里得知了邓开文的分数，并且意外得知他俩同分。但我肯定不能让邓开文知道我从潘笑航那里得知了他的分数，最后应该是打电话又问了他一次。出分以后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去哪个学校。他在中科大、北航之中纠结，最后和我说倾向于去中科大工科。

(七)

(穿插一件和邓开文似乎没啥关系的事情。在高考完出分前的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信息，告诉我邓开文会考697分，是第12名。我不明就里，但是还是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下来。后来成绩出来以后我去查一分一档表，虽然邓开文没有得697分，但是697分真的是第12名。我的旧手机备忘录时间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但后来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起。)

那时候他家还住在学校南门对面的百花苑。六月三十号我问他明天中午能不能去他家。他一开始用各种事情和麻烦来推脱，不想让我去，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和他软磨硬泡。我半夜十一点多问他：“所以你明天中午真不能收留我？

呜呜呜我每次编各种荒唐的理由想去找你都被你拒绝”

他发了一个托腮的表情：“我不确定，你别编了，编理由伤分数。”

我：“？那我不编了：我想见你”然后他又消失了。

我继续出击：

“你能不能不要说着说着就不回消息了啊

诶我想问你你高考完以后回消息还是回得如此随性经常不回到底是因为你忙不怎么看消息还是看到了懒得回还是觉得不应该那么频繁回我消息怕影响人啊”给他发了好几个戳戳，然后：

“你看你当时高考前经常中午来找我，我都没有说什么。我知道你想跟我说话，我知道你需要我但是你从来不会这么告诉我，但是我也没有直接说破你啊。你现在非要我这样直接说

你就不能将心比心一下吗？你说我不要再想你是我 npy 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能一直在我不用催促的情况下回消息，能够正正常常地当成朋友一样聊天，那我肯定就不会担心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你看看我最近催了你多少次回消息，而且很多都是你看见但是不回我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终于回复了：“那我十一点前确认能不能给你蹭饭吧/快哭了”

我怒了：“我指的不仅是这件事情啊!!!!”

他：“能及时回”

我：“我觉得你面对面还好，线上就非常随意，真的给我漠不关心的感觉，我真的真的不喜欢你这样”

他发了一个滑稽脸顶着一个红色感叹号的表情包：“没有漠不关心，真没有。你因为想了我，但是在线上找我很不爽，所以想线下找我？”

我：“线上找你爽，线下也会找啊。你自己类比一下你当年向我的感觉就知道了

当然线上找你确实很不爽”

他发了一个憋哭的表情。

我：“真的很生气，憋了很久了，虽然线下找你觉得还挺好的，但是线上你真的非常让我想打你，而且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上，已经又让我产生了在冲动之下很想跟你分手的想法。你真的不能学一下你当年还没追到我的时候

吗，我感觉你就像那种得到了就不珍惜就开始随便的人”

他：“呃，好吧我今晚反思自己”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问他：“所以 你 反 思 出 了 什 么”

“反思了我得去校门口接你”

“你让我教你，教你怎么去关心人，等待你成长，好，我等你，我教你，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特别特别需要你在我旁边（我指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敷衍。

我来点数一下你回消息的习惯：不及时看消息，看了也不及时回，经常要我催几遍；我一连发了好多问题或者话，你就捡最后一个问题或者最简单的来回答，像我这种比较长的很认真的长段就不回或者回得很短；话不说清楚，我问你为什么你就不回；不想看大段的气泡。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你回消息了，完全没有你一回消息就生气或者不理你什么的，我觉得我已经很正当而且很明白地表述我的需求了，然而你置若罔闻。

而且最让我难过的是你对我问你能不能去你家吃饭这个问他去。首先你完全不能察觉我的想法，其次，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会很高兴，让我去买菜做饭我都愿意，然而你就觉得很麻烦，好像我的出现就是一大个负担一样。你这样真的能让我相信你“内心”没有漠不关心的感觉？

你每次都非要我那么生气才意识到我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吗

我真的很不喜欢用“分手”威胁你，但是是你实实在在地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只好”如实告诉你

而且你不是没有能力或者曾经有能力在网络上跟我聊得挺好的啊你又不是网络社恐”

“(现在确实有点网络社恐”

“你看我说吧，我很多段消息你只回最下面那一句

而且又是隔了那么久才回，明明早就看到了”

“啊这，我看着长短气泡的时候就是会不知道怎么回复

只是感觉你准备这一段文字准备了一晚上了”

(八)

不记得他是怎么来接我，总之迈入他家门的时候我亲自问了他的总分和每一科的分数，惊叹于他语文的超常发挥、数学的失手和理综的高分。后来我一直感慨，他数学哪怕考到他的平均水平，比高考多二十分，他就能稳上清华了。

我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午饭做到一半。我像在自己家一样，自然地进入厨房和他一起做了起来。我把肉沫下油锅的时候，他还下意识往我身后躲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又故意夸张地夸我：“孙一杨太强啦！”我笑着朝他翻了个白眼。后来说到分工，我霸道地说：“我不喜欢洗菜，所以我来切菜。”他毫无异议地说：“好的。”

那天的午餐特别“简陋”，我记得有胡萝卜、白菜和肉沫，剩下不记得了；但可能是自己炒的，也有可能是邓开文在身边，无论如何吃得特别有滋味，连味淡了和肉老了都可以抛之脑后。

午饭后我说我要去午睡，他便领我去他房间，给我找了枕头和被子。我说那你不睡吗，他说不睡。我知道他有午睡的习惯，但无论我如何劝说他来睡一下，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客厅，声称自己要用电脑做什么。

我躺在床上企图让自己睡着，但可能是环境不熟悉，可能是他的窗帘不遮光，可能是在期待着什么发生，总之我迷迷糊糊地没睡着。眼看着下午上学时间要到了，我终于在两点零几分的时候一骨碌爬起床，光着脚走到客厅。他就在正对走廊的餐桌前坐着用电脑。他听见我的脚步声，扭头看着我微微一笑了一下。“起床了？”一句话话音未落，我就心一横，直接跨坐在他腿上，双手环绕在他脖子上，对着他的嘴闭着眼直接吻了下去。

他一边无法抵抗地吮吸我的舌头，无处安放的手在我身上游走，一边又尽力想推开我说：“在客厅要被人看见的。”我便附在他耳边说：“那就抱我去房间。”半推半就之中他抱着我站了起来，一边继续亲一边把我抱进了他的房间，俯下身把我放到床沿。我双手往后撑，一脸清纯无辜又渴望地看着他，他还犹豫了一下：“这对吗？”我说：“哪里不对了？”又把一只手勾在他脖子上亲了上去。他身子顺势往前倾，终于放下所有顾忌，把我摁在床上使劲亲。

亲了好一会，他终于挣扎地放开我，说：“时间到了，该走了。”我也才恋

恋不舍地从床上爬起来。写的时候当年的画面和心情还历历在目……我真的从未意识到我从 Ti 到 Se 都早已深深地爱着他……

第二次来之前，他似乎又不太同意，而且不及时回我消息。当时在教室自习的我又假装上厕所，揣着手机跑到启天楼楼顶，四楼厕所对着的那个夹缝里，蹲着给他打电话训他。其实真的完全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会和他有那么多矛盾，似乎思来想去只有他不（及时）回我消息和他不同意来找我两个原因。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真是有超高的能量同时应付高强度学习和高强度骂人两件事情。

那时候他刚做完激光手术，开着他的电动车到北门接我。那天他穿了一件橙色的衣服，在一片灰暗色调的街道和绿色的树荫里显得特别瞩目。我脑海中现在还有那个他骑着电动车带着安全帽穿着橙色衣服没戴眼镜在北门路边等我的景象。看到他的第一眼，我特别不适应，毕竟到那时候认识他四年半，第一次和没戴眼镜的他对视。那一刻我突然不太敢直视他的眼睛，因为我第一次发觉他的眼睛有很好看的形状，第一次发现他看着我的眉目是如此温柔——是一种那时的我还不适应的温柔。这种温柔，是看向真正的女朋友的爱意，而不是看向优秀的学妹的欣赏。

他开着电驴带我回去，我双手环抱着他的腰，时不时戳戳他肚子上的肉。在校门口那一段的时候他还揶揄我：“再抱就被同学看到咯。”沿着没人的围栏开的时候又劝我：“快抱，快抱。”

这次还是和他一起做了午饭。饭后他说他真不行了，他也要睡觉，我和他就一起直挺挺地躺在他硬硬的木板床上。我的肌肉逐渐放松下来，脚尖却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脚尖。我突然绷紧了肌肉，不敢把我的脚继续往旁边倒，又不敢突然抽离。终于是他翻了个身，打破了让我左右为难的僵局。

我们最后躺成了面对面侧卧的姿势，我把头埋在他胸前。我们俩都一动不动，假装很放松地睡着，但实际上都在屏气竖耳听着对方的呼吸声。

就这样不知道对峙了多久，我突然感到他的呼吸节奏和深浅发生了变化，正想疑惑地抬眼看时，他突然猛地翻了一个身，完全把我压在他的身下，轻声说了一句：“这谁忍得住啊...！”就狠狠地亲了起来。

(九)

2022年的暑假，我几乎没回过真正的家，一直呆在教师公寓里，每天在租来的房子和教室间两点一线地移动——说是“移动”，是因为我感觉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一些对生活的知觉，只是靠着惯性用两条腿把自己送去非此即彼的地点。那段时间整天蜗居在教室楼下的阶梯教室里。我占据了右侧前几排的一个桌子，把自己几乎所有资料都陆陆续续堆到桌子上霸占了这个位置。

自从邓开文第一次来学校找我跑步以后，我每天的期待除了每日三餐以外，增加了晚上那半个小时。但邓开文并不是每次都来，或者说在我问他来不来的时候，很少一次答应。他一说（可能）来不了，我就开始刨根问底地问他，晚上到底有什么安排。每次我觉得他的理由没法说服我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疯狂在QQ上求他，疯狂给他打电话，把自己的头埋到阶梯教室的大桌子底下，听“嘟”“嘟”的声音。有时候接通了，就会把手机假装藏起来揣到腰侧，从讲台前小碎步跑过去。不知道是我的劝说起了效果，还是他发现他有空了，在有一些他原本说来不了的晚上，他会突然给我发消息说他到了。这时候我的心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整个人瞬间神清气爽起来。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但每天到了晚上都会莫名厌烦——或许并非莫名，而是被自己的任务、学习强度和梦想压得喘不过气来。晚上的半个小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摸黑从操场边缘跑下倾斜的小路时，我可以什么都不想。

和他跑步每次都跑得不多。跑了没两圈，两个人就开始在操场上散步。偌大的操场，只有两个拐角有巨大的照明灯；即使巨大，也只照亮了一片小角。在黑暗中，两个人并肩走得极近，手时不时会碰到。他终于主动牵上了我的手。牵上那一刻，仿佛两个人的嘴不约而同地装上了消声器，只是自顾自地迈腿。走到泛着照明灯的白光的地方，我说，终于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老师口中的晚自习下课以后在操场偷偷摸摸牵手。其实我并不讨厌，只是为了引出后半句话，加了一个前缀。

有一次他在长时间不回消息以后，终于说他要来。我一边踩着足球场边一圈跑道最内侧的白线，一边质问他为什么不回消息。他越解释，我越觉得他的

理由很离谱，就越生气。那时候操场上没几个人，只能看见很远的地方依稀有几个黑黢黢的中老年人的身影，大概是一些老师或教师家属。走到主席台下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一腔委屈和怒火无处发泄，言语不能表达我的情感千万分之一，不知怎的，突然迈开腿用力奔跑起来。邓开文拔腿在后面追。我以最高速度冲刺了一圈，他追了一圈没追上我。终于，我在再次经过主席台的时候感到了疲惫，突然停了下来。他终于追上了我，跑到我前面的地方停下，一把把我抱过去，很用力地抱着。我们俩都哭了。

还有一天，跑完就快十一点了，他准备回家。我不舍得他走，在从操场通往南门的小路上拉拉扯扯。小路两旁林荫重重，只有零星微弱的灯光在远处打瞌睡。我很想跟他说一句话，可又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他迈开步子要走。我拉着他，把脸贴在他胸口，说：“我好像……有一点……”我咽了咽口水，没有抬头看他。

“有一点……爱你……”我挣扎了很久，还是把这一个字眼吐了出来。我之前从未对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说过。他高考完以后，我思索，斟酌，衡量。

“（只）有一点？”他语调上扬。我猜他一定是在挑着眉毛笑着看我。

我双颊发烫，把他抱得更紧了。

很多时候跑步只是借口，他还是执着于他的拍星星大业。有几天比较晴朗，晚上的云层比较稀薄。当时我第二次在打排球的时候右手大拇指外翻，包里常备运动胶带。他让我拿上一卷运动胶带，把手机平放在主席台上，把运动胶带的圈放在手机镜头上，减少主席台的灯光对拍摄的干扰。过了几分钟，我们把手机翻过来看效果。画面里有一个圆圈，圆圈中间是蓝黑色的天空，天空上像撒了几粒白芝麻一样，亮着几颗星星。还有一两次，他由于疫情管控没法进学校，我就直接从南门出学校，到百花苑里找他。他在百花苑也拍到了短短的星轨，像流星一样绚丽。我只是喘着跑步的气，拽着他湿透的衣服的一角，默默跟在他身后走着。

七月初我和他说我想去放松一下。他起初提议逛街，被我否定了。他又说逛博物馆，我兴致勃勃地答应了。于是他挑了一下，决定带我去广西美术馆。本来为了避嫌，邓开文打算带郭雄的儿子郭子墨和郭母去，但最后说他俩不去了。出门的那天早上，邓开文说他小区被封控了，他爸爸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人，

在他们家小区门口值班。他和我说他出不来了。我当时在教师宿舍里准备出门，甚至不敢告诉我爸妈，只是在挑着出门要穿的衣服。我在 QQ 上给他发了无数个感叹号，终于我们俩顺利坐上了我姨妈的车。

我第一次知道我和他都那么喜欢逛博物馆。他能对着每一类展品滔滔不绝地讲他知道的事情，站在一个展柜面前，弓着身子俯在玻璃前，仔仔细细地观察展品的细节，时不时发出由衷的惊呼。我同样是博物馆深度爱好者，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解”；遇到我俩都不懂的地方，我们同时拿起手机来查。在博物馆里，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身上吸引我的那部分：明亮而好奇的眼睛。出展厅以后我忍不住说：“你怎么懂的那么多，都可以去当讲解员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只有在你面前才敢吹牛逼。”

回来的时候是邓开文妈妈送我们回来。她为了防晒，戴着墨镜和面纱，我根本没看清她的脸，只是和邓开文在后座自拍得很高兴。那天中午的午饭是姨妈和干妈给我们买的两条今太顺。我之前吃过今太顺，但是对今太顺的分量没有概念，和邓开文说担心自己不够吃。邓开文差点把他的那条给我，幸好我为了客气连连拒绝，因为我回去以后发现我连一条都吃不完。回到教师公寓我才发现我没带钥匙，尝试用楼下一户人家门口的扫把从窗户伸进去敲门把手，结果把半个扫把头敲断了都没有敲开，只好把断了半个扫把头的扫把放回别人家门口。刚好我隔壁住着排球队的一个老师，他听到了我的动静，开门查看，我和他说了我忘带钥匙，他给我用雨伞从窗户勾开了门把手。

当时我们排球校队有一个打得很好的学长和罗美桃是一个班的，听说了她对邓开文做的事情以后，又告诉了我几件她的下头事迹。听到的时候我就打算告诉邓开文，告诉他罗美桃不仅仅是他看到的那样。我本来去他家的时候想和他说的，但是忘记了，于是说等到他下一次来学校吃午饭的时候再说。说到异性朋友的关系和界限，我把准备了很久的话在线上一股脑和他说了。我和他讲了我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男性朋友刘寒烛，向他保证“你要完全相信我们两个绝对没有什么超出朋友的情感”，但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两个做的有些事情就比较看你的接受态度”。我告诉他的主要原因是“前不久我刚刚手撕完罗美桃，我觉得如果我不告诉你刘寒烛的话就是显得我不真诚了”

然后我说，首先不会有任何肢体接触，但是比如晚上打很久的电话，或者

两个人单独去万达广场这种公共场合玩。“我可以承认我上述事情全都做过，但是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从现在开始就绝对不会这么干。当然如果你非常非常介意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分手，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就这？（真实想法）”

“那没事了，那你接受度还挺高。那这样吧以后如果我跟他或者跟其他任何男生有这种事情，我都告诉你，你看这样可以吗？那我还是想问下你的底线，就是做什么事是你不可以接受的”

“不学习不可以接受”

我傻眼了：“我认真的，你意思是我如果跟那个男生去玩然后不学习不可以接受？（当然这也算一条吧）

但是我是说那种，正经的，你知道我在指什么”

“呃我表述不准确

一心想着怎么找、怎么约、怎么整男生，不可接受

己所不欲 施于人，不可接受”

“你的意思是，我不希望你对其他女生做的事情，我也不能对其他男生做？了解了”

（十）

出成绩以后，我察觉到似乎有些回避和我说话。根据我对他骄傲的性格的了解，我敏锐地捕捉到他可能会有会为自己考不好而觉得配不上我的心理。于是我有天在启天楼的阳台上和他打电话问是不是这样的， he 说是。于是我在 QQ 和电话里都分别给他絮叨了一大堆：

“你不要用高考成绩定义你自己好嘛

欸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能让你真正相信我的话

但是无论你去哪里我真的都会支持你的

我绝对不会因为你去不了清华而不喜欢你或者否认你啊

我还是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像我初一刚认识你那样而且更加深地喜欢你

我相信了解你的人也绝对不会因为你的高考成绩而否认你的优秀的

而且我看你高考完这种状态就觉得你是真的有自己的热爱的事情有自己坚

守的信念而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保持前进状态的人

如果只是为了考试，考完就浑浑噩噩不知道干什么，那种人我才不稀罕呢
你一直是我的光啊邓开文”

(十一)

有一天下午他去买完菜顺便回来看我。我和他走在通往三百米的小路上。
我突然想起来，问他：“你不会还没看（我写的《窗户纸》）吧”他说：“看了。”

我来了劲：“怎么样怎么样？”

“别骂了。只记得哭。”

我每次给他写的东西，无论是信还是说说，他好像都憋不住眼泪。即使是
单纯叙事不带抒情的《窗户纸》，他也哭得稀里哗啦。

我甚至尝试过问他泪点在哪里。他傲娇，不愿说。

(十二)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得知了我要换语文老师，换成邓开文隔壁班的钟恺。
之前竞赛生回归高考的时候学校给他们开了小班，钟恺就是那个班的语文老师，
所以邓开文认识钟恺，并且和她挺熟的。知道钟恺要来教我们，他马上把钟恺
的 QQ 推给了我，让我提前加上并认识，于是我成功成为我们班第一个认识钟
恺的同学。恰好她第一次来班上的那天我在辅导室找东西。突然一个老师走进
来，我和她四目相对。她问了一下我们班的情况，然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是不
是钟恺老师。她说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她我是孙一杨，她恍然大悟，我就这样
抢占了第一个约她改作文的宝贵先机。后来我不止一次和邓开文说过她的好：

“恺恺真的太用心了吧/流泪

我第一次碰见有老师会催我改作文的/流泪

之前都是我追在老师屁股后面改作文

我寻思着我该作文已经够勤了但她居然催得比我自己主动的时间还短

而且她给我一个字一个字修改

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能在高三最后一年遇上这样的语文老师真是三生有幸

这波是根本不会也不能在语文上松懈啊”

(十三)

七月初几次和他讨论要不要官宣，他对此有些迟疑，甚至还说：“要不你单方面公开？不会出问题吧”

我嗔怒：“你单方面还差不多”给他打了三个爆筋的表情。

“那就等住！”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异地恋真的不会出问题的时候吧”

“啊，你是怕官宣了又真香？”

“是啊”

“难道不是公开了才更加坚定吗？”

“不是，我会怕”

“可是你怎么保证不会出问题，而且一异地就四年了诶”

“存在解决矛盾的方法，比如陪跑 1 圈。你看看你自己都不信”

“那如果人家知道你谈了然后又分手，有什么不好的吗？还是你只想展现永远好的那一面？而且就算分了，干干净净地分，然后再找下一个，在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我回复他“你看看你自己都不信”这句，“这种东西，要信一起信”

他回复我“还是你只想展现永远好的那一面”：“是啊”

“那在一起不就是好的那一面吗？又没有叫你在空间宣布今天你挨我骂了”

“/狗头 什么高三人啊这么勇 /狗头”

“我是在你的角度想的问题”

“短期顾虑是你在高三。嗯，看来长期顾虑可以解决”

“所以我说应该是你单方面公开才对啊”

“那你就短期地等住吧/再见”

他去洗澡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说：“认真地，你有认真想过我们两个以后会怎么样吗？”

“想过。就没想到什么确保不分的发展路线”

“诶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好没有自信（不过我倒是见过越信誓旦旦的分得越快）”

“(富贵险中求)”

有一天晚上和他跑完步以后，回到家我和他说：“最致命的问题是，我现在只剩理智觉得我要考清华”他和我掰扯了一番考北大、职业理想和上清华的金融+计算机双学位以后，问我：“非理智让你想考啥”

“复旦”紧接着一堆自我找补，“（我没救了）（思想信念大滑坡）（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考不上清华也不要紧就去复旦好了）（以前我是只想过我考上清华的）”

“你奶奶的，找梁凯去。”紧接着给我发了梁凯的两个手机号码。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骂人。“我就知道你要骂我，我都想骂自己”

“找梁凯

找梁凯

找梁凯”他一连复述了三遍，发了一个托眼镜的表情包。

“我是想开学找谭行绩来着。我当时中考的时候就是觉得我自己也不一定要考全 A+，但是除了中考之外的所有的考试我都似乎要求自己考到自己能考到的最高分，然后我就寄了”

“你的心理问题超出心理老师的责任区。谭：转梁凯办公室”

“我找梁凯能说什么”

“说实话。他善于处理此类问题。”

“不行，跟梁凯说不在我心里承受范围之内。我估计就是缺骂欠打，你多骂我。我觉得他好可怕（没啥正经理由）”

“梁药苦口。他过度劳累导致面瘫，所以脸色不善。他最体贴学生了”他一直在 QQ 上念叨了“梁药苦口”，我几次转移话题都被他转移回来。

(十四)

我成功拿到了去海南参加清华暑校的名额。去的前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对了好奇一下下，你有吃过我的醋吗”

“没有，成绩除外”

“是你心大还是我是优秀女友哈哈”

“你心大✓我优秀✓✓”

我又切换了话题：“你既然不担心我俩会说不上话，那你担心异地恋的什么”

“担心你无缘无故找话，我正好答不上来”

刚到暑校那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想给邓开文看我住的大别墅。晚上十点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空电话，他说没有。过了十几分钟，他说有空了，但是能不能别打电话。我说我都没让你打视频了，就打了过去。打了一会儿，他说要去和爸妈吃西瓜，就挂了电话。十一点的时候，他说：“爸妈正在训话”

我：“喵？你又干了什么坏事”

“他们问我，孙一杨喜欢我哪一点，我又喜欢孙一杨哪一点”

“？/狗头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回答/狗头”

“又教我被提出分手要怎么做，教我想提出分手要怎么做。可惜没教会”

“所以你们到底怎么开启这个话题的”

“因为你连续来电话”

我又问他：“所以你到底回答了啥”

“我说你的表述太长了我记不住”

我喜欢你的第一点是学习好（第二点一直没空讲，换话题了）你还不拒绝我的玩弄+你很没有一般女同学的戾气+你真的敢找学长谈正事——你看看你们上课时一周能有几个学弟学妹来你们班啊？？我们班某个男生常常挨学妹找/色”

“继续”

“没了”

“居然就没了（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好笑）（叉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你表述没有抓住重点，我觉得单凭这几个理由你不会那么喜欢我”

“呃，我都说了你不拒绝这一点了”

“你是说不拒绝肢体接触？”

“好吧，有那么一层原因，是 phn 说我分手后必找不到女朋友，我高一下学期就慌了”

“慌啥，怕你真的找不到所以赶紧找一个？”

“是”

“噗哈哈哈哈哈，为什么一定要有啊哈哈”我内心已经很难受了，但是越难受越不能在这种问题上表现出难受，所以故意和他嘻嘻哈哈地带过去。

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呜其实你的回答跟我想象出入还挺大/可怜（倒不是说最后这一点）”

“那你编个标答吧，我下次跟别人讲时有个底”

“……我倒不在意你在别人面前怎么说”

“我在意啊”

“就是，我不知道是你的表述有问题还是我对自己认知有问题，就是我能想象到我吸引你的点和你说的很不一样，让我感觉，你不是很能抓住我的内核，或者说还不太会欣赏我。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致命的。就是会让我感觉，也许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喜欢我。”

“我确信是表述问题，那我们来对一对表述”

“你说？”

“您请：/话筒”

“嗯，，我认为是的（好像我跟你说过）”

“那肯定就是表述问题了”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大部分事情上三观一致”

“原来我挨了这么多感情问题以后你还信这一点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一点”

“然后就是我欣赏你的那些点其实我身上也存在啊，比如，好奇与热情”

“找学长说正事”

“能力与奉献”“成绩好、找学长”

我回复“原来我挨了这么多感情问题以后你还信这一点啊？”：“我相信，真的，那么事情其实都不算什么”

“不回消息不算三观问题是吧？（退了退了）”

“那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相对来说）”

“你看我说的一点没落下”然后我们发了几个表情包互怼。

“你就喜欢以偏概全，我觉得你这样说出去大概率别人听不懂。背吧背吧你别想了”

“好嘞”

我回复“好奇与热情”：“其实这只是一开始喜欢你的原因，后来还有好多，比如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很在意我也一直和努力地在磨合，而且你说你让我陪你成长然后我真的觉得你更成熟了（虽然一直很了解你在说正事的时候搞怪这个习惯）”

“完了，我后来就再也没做过反思”

“然后还有，跟我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的超级可爱！”他发了个问号脸的表情包。我继续说，“就是很反差啊，真的，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睛特别特别亮也特别特别可爱。然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都很细心”

“就这？”

“我觉得一个直男能做成这样不错了，真的”发了个呲牙笑的表情，“（不意味着你不需要继续改进啊啊啊）”

“我就说我怎么不记得你讲过啥优点呢，原来我每次都用一句就这带过了”

“你看看你/敲打 反正你在我眼里就是超级好的！不管别人怎么说”

（十五）

结营仪式的时候，我同时担任主持人、班级节目的策划者和一个四人唱歌节目，忙得脚不沾地。班级节目最终确定是合唱星辰大海，四人唱歌节目是少年游。邓开文得知后，建议我打电话给黄奕嘉和罗天仪问四人唱歌的走位，而他负责来帮我做合唱的歌词 PPT。我本来没想到要做那么高级，结果他帮我做了一个歌词能随着音乐自动翻页的 PPT，及时反馈、反复校对，陪我改稿子改到凌晨。最后我还是在视频里，才看到了邓开文做的 PPT 在现场的恢弘效果——真正的星辰大海。

结营仪式后第二天，大家陆续返程。当时三亚的新冠疫情形势愈发严重，在我们飞机起飞后一个小时三亚机场就封锁了。落地后，我们从舱门直接下到地面，上了一辆大巴，径直开出了机场。大巴车把我们运到一间酒店门前停下了，我们又在车上等了许久，等到车上有人和工作人员闹事，等到晚上十一点

多才陆续下车，测核酸、拿房卡、进酒店。我草草洗完澡以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早餐送到了房间门口。我在酒店里背书默写，十一点多吃了送来的午饭，没过多久通知我们可以离开了。我于是迅速扒拉了两口饭，把盒饭留在酒店房间，快速收拾了一番就下楼了。没想到下楼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等到送我们的车。我、常西南和杨丰毓都被送到杨丰毓家隔离，就这么美美享受了一周的顶级伙食。

其间一天是七夕节。我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代发孤寡，我就花了两块钱给邓开文点了一个。没想到孤寡去加邓开文的微信，邓开文甚至没有通过。那天晚上过了十二点，他才跟我说发现有孤寡来加他微信，并害怕地和我说不会是彭海宁给他点的。我哈哈大笑，说是我点的，你快通过。他拒绝了，最后我同学甚至把那两块钱退给了我，因为邓开文没有通过它的好友申请。邓开文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杨丰毓的QQ，要到了他家地址，想把七夕节礼物寄给我。幸好我好说歹说，劝他别寄过来，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8.9 晚上他说“我现在上路”，我晚上 7:01 问他：“开车？”，四十五分钟以后我又发现他点赞并评论了别人的说说。我一下暴怒：

“！你又！不回！消息！！！！！！！！为什么越简单的消息你越不喜欢回？！”一串感叹号。

“请问！你到底怎样才能回消息！”一大串感叹号。

“为什么我一说再说的的问题还是会出现！”一大串感叹号。

“是真的要逼我因噎废食是吗！”一大串感叹号。

“你有空评论别人的说说没空回我两个字的消息？！”一大串感叹号。

“你有什么大病在这件事情上跟我过不去吗！”一大串感叹号。

过了几分钟他回复“开车？”：“电动车”然后说，“这个问题……你问过好多遍”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不再问这个问题！”一大串感叹号。

“你是一次也没理解我学车的进度吗？/托腮”

“这跟我理不理解你学车的进度没有任何关系！”一大串感叹号，“你不要转移话题！所以你刚刚到底有什么理由不回消息！”一大串感叹号。

“因为这个问题你问过好多遍，我再回答也只能回答相同的内容，所以我

不愿重复回答/托腮”

“那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意这件事情是吗”一串问号。

“学车就是晚上九点多去稍微练练”

“或者不应该为了这一点小事生气是吗？”一大串问号。

他回复“那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意这件事情是吗”：“确实，别问了，考得了我会告诉你的”

“我说的是在意回不回消息的事情不是你练车的事情！”一串感叹号。

“哦这，，那你记一记：我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他发了三个比心的表情。

我引用“开车？”这句话：“我之前问过你这个问题？”一串问号。“所以你就觉得你不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串问号。“我生气就是我的错？”一大串问号。

“呃，你生气没有错，我不回也不是我的错啊”

“为什么，你觉得不回消息就是对的？”一串问号。

他回复“我现在上路”：“我解释一下这句吧，是‘拜拜’的意思，然后你的好奇心和问题和怒火就涌出来了”

“那我问你是开汽车还是开电车，是开启下一个问题啊。是因为看到你不回消息才生气的好吧，哪里有看到你说‘你现在上路’就生气的。

我发的是个问句！问句！不是个拜拜之类的不用回复的东西！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个问句？我问号都打在那里了谢谢！”

“看得出来，我记得你要求我回复的是认真问的问题，是吧？”

“那我难道没有认真地在问你是开汽车还是开电车吗？”

“没有，看不出来”

“而且你行动上有什么障碍阻碍你不回消息吗？”

“这可比 隐蔽多了”

“尊敬的邓先生，请问您开的是汽车还是电车？”

“电车”

“那我随便问问可以不回是吧？”

“是吧？”

“不是我真的不理解你行动上有什么障碍阻止你不回我消息而开始刷空间”

我回复“是吧？”：“当然不是！”一大串感叹号。

那段时间，我窝在杨丰毓姐姐的房间里，远程接受钟恺的指示。她让我写真题，我写到一篇《到橘子林去》的现代文阅读理解。我和恺恺说我不确定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是否正确，她就让我去问问邓开文的想法。于是我把这篇原文转发给了邓开文。转发完以后，我又和他絮絮叨叨了一堆我现在学习的状态，最后和他吐槽了一堆“虽然我已经和袁坤之前报备过了，我真的不喜欢学历史，我也没办法学到我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那样的高度，但是我感觉现在我的历史更加摆烂了。”

那篇文章的结尾有一句话，是那篇文章里的小女孩说的：“回家告诉妈妈：马剪指甲，马不哭，马乖。”

邓开文回复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写历史，你不哭，你乖”

(十六)

在屋里不见天日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我回到二中的第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跑步，给我拎了一个小袋子。在主席台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袋子里有什么，便把它整个掏出来——是一盒心型的费列罗巧克力！我又惊又喜地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七夕节礼物，当时没能拿给我。

我回来的时候，高三已经开学一周了。我马不停蹄地加入学习大军，状态直线回升，回到一心学习的状态。我每天发学习反思给他，只有在每天早中晚给他发两条消息，基本上一天不超过五句话，也不会分心想他。22年九月初的一周，我觉得是我整个高三状态最好的时候。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我回到教师公寓的时候，我妈试探性地和我说，蒙蔡强不允许我带手机去学校了。我反应比较激烈，因为我认为高三正式开学以来我对于手机的使用非常理智，一心向学，手机完全没有对我造成干扰，反而通过写反思、查题目、整理电子笔记等方式促进了我的学习效率；而且这时候收我的手机，让我感受到一种极强的不信任感。我妈完全不听我的解释，只是说这是蒙蔡强的指示。

我们怀着未解决的争执躺进了被窝。不知怎的，我妈就从指责我的手机变成要求我和邓开文分手。她说，她之前一直不支持，只是不反对而已，进入高

三希望我能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要让我因为其他事情增加精神负担、变得更加疲惫。我说我最近和邓开文的交流非常稳定，我完全没有在他身上分心，学习状态特别好。她不听，搬出邓开文高考完和出成绩的时候我的反应来反驳我，说：“你就不能尝试一下和他不联系吗？就这一年。”

她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我跟你讲，钟恺跟我说，谈恋爱的学生到最后没一个考上清北的。”我非常愤怒，直接搬出了黄奕嘉来反驳她：“你知道黄奕嘉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知道，但是她说：“她要是没有谈恋爱的话，会考得更好。”我更生气了：“你有看过她在高二的排名吗？她高考已经算她考得很好的一次了。”她没法正面回复了，又搬出为我好的理由来念叨我。我全程忍住了所有的脾气，以非常理智、非常冷静的语气和她对话。但最后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她暴跳如雷，拒绝和我说话。她睡了以后我久久不能入睡，那天晚上我估摸着大概是三四点睡着的。

第二天早上我照样六点五十多起床。醒来的时候感觉精神已经恍惚了，脑袋不是自己的。我不被允许带智能手机，于是我就这么两手空空地走去教室。到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是去5班借了黄楚涵的智能机打电话给邓开文，和他说了这一件事情。那一天过去以后，我已经不记得我到底是怎么斗争的，总之我妈发现我态度非常坚决，拗不过我，于是把手机还给了我。看上去回到了原来的模式，但实际上，当我回看这一年的时候，才发现这是我高三痛苦的开端。

接下来两周，因为这件事情，再加上后面也有一些小的争吵，我的睡眠都非常不好，直接导致我生理性头痛，精神状态极差，效率极低。那时候是我高三痛苦的一个峰值，我每天都看看手机日历，真正意义上的“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想着我还有多久才解脱，但盼了很久才发现过了十几天。同时，由于精神状态变得极差，而且心理失衡，我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幅增加，对邓开文的心理依赖也直线上升。一切看上去好像照旧，但我知道，那件事情把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那段时间我尝试着调整地理学习方法。我痛苦地发现，老师讲评试卷的效率十分低下，约等于对着答案找理由，无助于我的地理大题学习。我很想找效率更高的学习方法，但举步维艰，我于是更加痛苦。

十一月份的南宁市摸底考，我考了年级第二、市排第六。看上去还不错的

成绩，却被班主任叫到辅导室，用很极端的语言和很极端的态度骂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我用的学习方式不对却还不听他的话不改正。我当时直接被骂到心态崩溃；后来回教室一想，发现他所说的那些我的“错误的学习方式”，都是在根本不了解我的学习情况的基础上臆想出来的，我根本没有这么做。从他第一次骂我开始，他就在各种地方阴阳我，包括但不限于全班同学面前，还有我去打水路过辅导室的时候被他叫进去说“路过辅导室都加快脚步，是害怕我吗？”毫不夸张地说，我受到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能不找他就不找他的人；但是当时在我纠结良久过后，我决定自己去找他，把我的学习情况一五一十地和他讲清楚。在那之后，他对我的“格外关照”才缓和下来。

(十七)

在这种父母和老师内外夹击的精神状态下，邓开文几乎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慰藉。我每天给他发我的反思，或是和他吐槽学习问题，他时不时会用他们班老师教他的方法来教我。虽然开学以后，我逐渐养成了每周五晚上晚自习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给他打电话的习惯。高三的晚上我都是十一点准时离开教室。因为我们校内宿舍十一点关门，所以这时候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人，整栋楼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外宿生。我走到斜坡上的时候，就会把手机掏出来，在通话记录里翻出邓开文的电话，一边放在耳边听“嘟——嘟——”的声音，一边看着旁边教学楼或明或暗的教室。后来发现从教室走到家的时间太短，便逐渐大胆起来，走下楼梯的时候就开始翻书包掏手机，这样一下到楼梯口就可以通上电话。

但这个精神慰藉并非总是“慰藉”。很快我发现，电话接通、我撒了会儿娇之后，如果我不说话，似乎他就没什么好说的，陷入一小段沉默。我曾经质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甚至“勒令”他每周记录三件有意思的事情，周五打电话的时候说给我听。这件事儿似乎也没有起到什么实效；我倒也不会每次掰着手指头和审讯一样问他一二三，所以我还是会时不时因为他说不出什么话而难过或生气。当然，他不回消息的事情还是时不时发生，我通常在发现他刷空间或者登他的QQ发现他给别人发了消息但不理我的时候生气。最生气的是有一次我劈里啪啦说完了一大堆话，结果他只是敷衍地“嗯”了两句。我心起疑虑，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

刷 b 站。”我当场就怒了：我认为别人说话的时候认真听是最基本的礼貌，何况对自己的女朋友！那天的打电话后半内容就变成了骂他，回到家以后还继续在 QQ 上骂他。骂他固然消耗了一部分精力，但也让我把一部分学习的压力和痛苦分散掉了。

有些时候他尝试给我认真解释大学生活作息以及他的精力分配，精力不充足的时候很难回复消息；解释在他高三的时候给我发消息使他快乐，而我是通过他给我回消息获得快乐，而他难以满足我的需求；解释他不回我消息的时候在干什么，解释他刷 b 站时的状态。最深刻的一次是解释他的处境：“放暑假两个多月，上大学两个多星期，我的真实感受是我非常适应这样的生活，已经消除了所有不适感，倒是你没适应我、爸妈没适应我。取个差集：我适应并融入了生活中感情成分较少的那部分。看来，我尝试简单地往自己的生活里补充感情成分的努力失败了。后果是挨你骂。然后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割裂感，感觉自己的女朋友无关于周身的一切；和你（简单）交谈时仿佛与世隔绝。“让点心思给你”，没有洗澡时间让给打饭这么简单，而是卸系统装系统的难度。就像你没找到不再看回复的办法，我也没找到便于和你沟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可是我也不能赖着不聊呀，于是就感到压力了。每次因为不聊天挨你骂都会感觉到这种心理压力。上次因为同一件事，挨 zxz 和 wyj 说教，以至于做出一些信誓旦旦的行为，都是源于这种心理压力。”

当然他也通过和同学学习等方式尽量减少我们因发消息产生的矛盾，比如多给我发“想你”之类的抒情语句；也会通过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慢慢转换高中“早恋”的思维，提高女朋友的重要性；也会听从我的一些强制性措施，比如周末卸载 b 站，比如把我的聊天框置顶。

整个高三我不停地梦见他，而且几乎都是梦见一样的剧情，就是我和他在一个建筑体里，本来眼看着要找到他，结果又不见了。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梦到这个剧情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赛博朋克风的建筑里，黑暗的钢铁建筑中泛着彩色的霓虹光。我急促地在空无一人的楼里跑来跑去，终于突然在栏杆对面的走道上看见他在朝我招手。但是我和他在两栋楼，刚想从旁边的连廊绕过去，他又不见了。甚至不用解释，就很明显地能看出我在害怕什么。但他每次都调侃为主，一会儿说我手机看多了，又一会儿说“你看看你现在找我找得到

吗？”，总之不肯正儿八经地安慰我。

十月二十四号晚上，他突然问我生日是一月具体哪一天。果不其然我很生气，并且一直晾着他晾到了二十五号晚上。在解决了前面的分歧以后，他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重复说一遍我对“生日”的看法：过不过生日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极少通知我身边的人哪天是我生日（除非我爸妈建议我邀请几个同学吃个蛋糕）。我一直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年轻人这么看重生日。你生日给你写信，是我力所能及的任务；如果我不写你会生气，那我写比不写好。要是昨天我不问，你猜猜你要生几次气我才记得给你写信？我们谈都谈了两年多了，情侣关系总该有点“两年多”的样子吧。小的方面，热吻、密接这种事，我觉得只属于大学校园里刚刚配对的男女同学。大的方面，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这方面你感触很深。你使用激烈的言辞论证了感谢、道歉等等，属于最基本的尊重。我虽然以前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信服了。你也要求我顾及一下你的爱好，比如说明信片和书信。（你的其他爱好我有待进一步了解）爱好嘛，我是理解的。你特别重视感情，很担心感情出问题。这种想法我也有，我也理解。这一天多的时间里，却出现了矛盾点：你没理解我如何看待生日的，我也没理解你怎么看待生日的。我猜，你的看法，就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是以“约定俗成”的东西为依据，来指导我的行为，那不就是 pua 嘛/斜眼笑。我的建议是：再遇到这种我一不小心惹你很生气的情况，直接阐述你的价值观吧。价值观不统一时，你对我发多大火我也不能从根本上认错。万一我们的价值观真有分歧呢？对生日的看法，就是很大的价值观分歧，讲真/汪汪/汪汪/汪汪。以这回事为例，如果阐述清楚了，分歧不就矫正了嘛/玫瑰”我晚上上完晚课拿起手机看到这么多消息，非常感动，也和他表达了我的感动和感谢。我说：“我陈述一下：是我理解错你理解生日的程度了。其实我本身也不太有很看重的所谓，但是我以为你自己很看重但是又不记得我的，我就觉得双标”以及表示了歉意。

(十八)

但他的浪漫还是时不时会给我点惊喜。

九月初，他突然告诉我给我寄了月饼，寄到二中，让我记得收货。我又惊又喜，于是拜托我妈寄了一箱那莲酒店的月饼给他，还故意不告诉他。中秋节

前一天，我终于问他：“你有没有收到我给你寄的月饼？”他说：“真的是你寄的？？”还拍了一张照片给我——月饼的盒子里有一个隔板拆下来是一幅画。我说：“yep/比耶”又问他：“什么叫‘真的’？”他说：“因为我不信呐”“？你猜到但不信？”“没猜到，我爸妈说肯定是你”“噗哈哈你看他们比你还懂我”然后发了一条说说，文案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并@了邓开文，配图是我们互相寄的月饼。

十一月，他在双十一的时候给我送了一套题目。我截屏聊天记录发说说并配文：“在发这一条说说前给它想了好几个标题（）《双十一的正确打开方式》《双十一，但是高三》”邓健恒评论：“别样的甜”钟恺评论：“这个绝对是真爱一般人没有这个福利”紧接着我收到了他的一个巨大的礼物：他在复旦校门口捡到一片形态优美的法国梧桐叶，经过消毒洗手液的防腐处理，封装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框内，连同他写的一张明信片和一个文创胸针。我发说说并配文：“两片玻璃片压缩接近两千公里的距离/一片梧桐叶凝固一场一起浪漫的秋天/安静地孤独地被固定着/也深沉地竭力地绚烂着”十一月也是他的生日。我提前写好了一封生日信，通过快递寄给他。虽然那时候他因为没及时看信又被我骂了，但我还是为他发了一条生日说说，配上了他和波兰球的合影以及我给他写的信的片段：“‘但，即使十四岁的邓开文是十三岁的孙一杨的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岁的邓开文呢？那可不一定。然而，十九岁的邓开文，真真切切地，明亮在还十七岁的孙一杨的世界里。’十九岁生日快乐，愿你在天南海北依旧闪闪发光/星星”

我在回看聊天记录的时候，虽然时不时看到我骂他的部分，但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些我当时没有感受到的事情：他或许已经努力在共享他的生活给我了。他给我分享他的课程安排，讲他去做实验、上英语课读莎士比亚；分享他去排练话剧，演《陈望道》和《威尼斯商人》。他也努力地针对我的反思内容给我提学习建议，即使我大部分不会采纳。十月二十二号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一个“我好想你啊”的表情包，就去洗澡了，洗完澡回来发现他给我发了好几句歌词：

“/音符 每次当我一说了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

/音符 可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

/音符 我不会说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音符 反正说来说去都是想让你开心~

/音符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音符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十九)

也许是痛苦让人产生防御机制，我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十二月份全国疫情放开，年级几乎一半的人都因为感染新冠回家了，而我在我妈严防死守的防疫策略下，躲过了那次大规模感染。但即使是12月月考的文科考试人数已经从380人锐减到160人，我那次月考还是考出了史无前例的低排名——第九名；而数学也考了高中阶段唯一一次下110的分数——105。但我爸却感染了，我妈回家照顾他，于是我一个人度过了23年的元旦。那天晚上，我和邓开文打着电话过了零点。我和邓开文说，我有每年元旦或春节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头像的习惯，没想到他给我找了一对很可爱的情侣头像，说，换这个吧。我完全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换情头，很高兴地答应了。那天凌晨我还和他说，2023年要说一万次晚安爱你，他马上说，那你每天要说27次。我想了想，说，那就每天说一次吧，但心里其实隐隐地担心自己能不能和他安稳地度过2023年。

寒假的时候，他回校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和同学一起回来看老师。晚上他的其他同学和老师一起吃饭，他自己来找我。那时候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我知道他下午要来找我，脑海里已经设想了无数种半年后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比如一下课就冲出教室给他打电话，比如一见到他就冲上去抱住他。没想到自习课还没下课的时候，我抬头时猛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踱着步从楼梯口走过来。那一瞬间我突然变得淡定了，甚至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下课以后，我依旧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地刷题，直到教室门口有同学喊我：“孙一杨！”我假装惊讶地抬头，看到邓开文探了个头。我面不改色地走出去，但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我和他一起去食堂吃了饭，吃完饭以后在启天楼瞎逛。当时启天楼靠近未济湖的负一楼正在装修，修好了好多间白色的大房间，透过玻璃窗只能看到拉上的窗帘。我带着他随便尝试着按下一间房间的门把手，没想到就这么顺利地进去了。我把门关上，看到里面有一张桌子，就走到桌子前面摸了一下。

也许是因为新搬进来的桌子，没有什么灰尘。我于是坐上去，叫唤着邓开文。邓开文走过来，我用两条腿夹着他的腰，双手搂着他，开始亲他。没想到他非常克制地没有伸出舌头，我们只是吮了吮对方的嘴唇。后来我和他说不舌吻我甚至不太习惯了，问他为什么突然变了一个风格。他说上大学听到了一些逆天的事情，所以变得谨慎了一些。

后来他回来参加情系母校活动。当时除了清北以外比较好的学校会进特训班宣讲，但我们班主任严防死守，拒不接受。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班在自习，我在写数学作业，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复旦的海报我放在黑板上了，想看的同学可以自己来看。”我猛地抬起头，看到了他的脸。但他没有和我对视，说完这句话就走了。那时候距离下午放学还有大概半小时，在那半小时里，我面红耳赤，心跳加速，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和他进来的模样，数学题一题都写不下去。

一放学，我就冲出我们班，冲去食堂——各个大学在食堂摆摊。我看着活动地图找到了复旦的摊位，却没有找到他的人。我问摊位前的学长姐，邓开文去哪儿了，他们指了指清华的摊位——邓开文正在那边和人家谈笑风生呢。我走上去，他的笑容还没凝固，我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拉走了。他起初还不想陪我走回家，觉得影响不好，但是我还是硬拽着他走到了教师公寓前的台阶处。南方冬天下午的太阳还是有些刺眼，我嘟嘟囔囔的，心里憋得慌，但也知道要说什么。终于在楼梯前，他同意抱抱我。抱住的那一刻我都快哭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也说不清楚我的感情，但总觉得满腔的委屈和不被理解无处安放。

(二十)

我小心翼翼地和爸妈申请，他们才允许我寒假和邓开文出去玩。但是我妈仍然不准许我去室内，因为容易感染新冠，于是邓开文提议去二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那个公园是几条路交汇处中间的一块小山包，被建成了一块休闲的绿地。邓开文骑着电动车来接我，我高兴地戴上他的头盔，抱着他肥肥的肚子，和他一起飞驰在路上。逛公园的时候，我见他没有拉我的意思，就憋了一口气主动去牵他。牵了一会儿，他主动放开我，说高三生不能这样。我闷闷不乐地

跟在他旁边，过了一会儿直接抱着他的胳膊走路。我高三基本上没时间去打球，每天的运动要么是练 kpop 要么是跟着 b 站做帕梅拉。到一块空地上，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我问他要不要看我跳舞，他一口回绝了。我说，好吧。即便如此，这半天已经是我整个高三里最快乐的半天。

很快就到了春节。我们压着零点给对方发新年快乐。我给他发了 52 块的微信红包，他也给我发了一个红包，并催促我赶紧打开。我还正想打趣不会把着 52 块转回来给我了吧，结果点开一看，他给我发了一个 520 块的红包！我很惊喜，问他怎么那么多钱。他把他的奖学金到账的页面截屏给我看，说爷发达了。我：“wc!!! dkw 包养我!!!!”然后我忍不住继续抒情：

“让我想起了你之前跟我说的你和 phn 拿 200 相互转来转去（）我想说的是…（虽然不应该拿来比我我觉得）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这两次真的好真诚好真诚。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你两次都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就是，觉得被承认的感觉真的好棒好棒好棒!!!!”

“《被承认》”

“就是我之前可能对“承认”这件事情有点心理障碍……你知道吗，我很长一段时间晚自习在走去厕所和走回来的路上、走在走廊上的时候，就会一直跟自己说：‘邓开文是我男朋友耶！’‘我是邓开文女朋友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相信这个事实。我总觉得，太神奇了，就是每一次都在说服自己相信，然后每一次对自己说都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就是有点像觉得不可能又一直有一丝丝希望的事情成真了。我觉得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也比我想象中的更喜欢你。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在你高三的时候我真的超级超级想你但是我都没怎么跟你说过，我甚至在我的小本本上写‘沅有芷兮澧有兰’（如果你还记得下一句是什么的话）”

下一句，是“思公子兮不敢言”。

下一次和他见面，就是我的生日当天，大年初四。我爸妈仍旧不允许我去室内，但是我和邓开文评估了风险以后，决定早上一起去看流浪地球。他一直提议说中午吃火锅，于是我们最后决定吃海底捞。他点了一盘海带苗，我从没吃过，但那次吃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好吃。从此我每次和别人去吃火锅，只要有海带苗，我必点。下午我们商量着去哪儿逛，最后决定去广西民族博物馆溜达

一圈。我之前在这里当了好几年的志愿者讲解员，博物馆的老师大多认得我。我轻车熟路地指挥邓开文把车停到博物馆的后面，从后面走了进去。邓开文跟在我身后，像个大保镖。值班的老师认出我来，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还问邓开文是谁。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学长”，没想到老师秒懂我的意思，冲我一脸姨母笑：“我懂了。”

在馆里面转了一会儿，也差不多到了闭馆时间。我和邓开文回到车上，他把车点着了火，到后座和我咪咪摸摸了一会儿。再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车怎么也打不着。无奈之下，我们俩分别给自己的爸爸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支援我们。我爸开车来，查看了一下车的情况，给了他解决方法，就把我接走了。回去的路上，开始数落我高三不学习出去玩了一整天。我坐在车里兀自地望着窗外，没有说话。回到家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妈和我说了一遍几乎相同的话。

我生日后一天回校，寒假就这么结束了。高三下一开始，我主动找了梁凯问历史问题和学习问题，被他骂得体无完肤，诸如“你这种成绩就不用想着上清北了”此类。被他骂完以后，我倒没对我的学习产生什么额外的焦虑，但我开始担忧一件事情：我害怕最后如果高考没考好，全世界都会用我高中谈恋爱来指责我。这件事情简直成了我那段时间的心魔，我一不在思考具体的学习问题，脑子里就开始自动盘旋这件事情。为了对付这个想法和伴随而来的负面情绪，我甚至给自己想了一套方法。高考完以后，我在给学弟学妹们分享如何摆脱负面想法和情绪的干扰时，甚至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对于这一点，我至今觉得无解。邓开文上大学以后和我不止一次地分析，当时他父母和老师都认为影响他学习成绩提高的主要原因是谈恋爱，结果发现禁止了以后也没有提高成绩，反而耽误他发现自己其他真正影响成绩的学习问题。而我的观点是，我认为谈恋爱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我最后的高考成绩也是由众多因素影响的。我不能因为我的高考结果是正向的，就说谈恋爱对我的成绩有正面影响；反之亦然。而且，谈恋爱有很多具体的事件，它们有些对我造成了正面影响，有些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些分力的共同作用下，我甚至无法分辨谈恋爱本身的合力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高三下刚开学的时候，我们时不时还是会因为回消息的问题有一些小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午睡起床感觉心里特别难受，走在上学的路上时就

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挂断了，说他在看电影。我又打了两三个电话，他接了以后说是在看政治课要求看的红色电影，在电影院不方便打电话。我问他不能出来打一会儿电话吗，他说不能，就把电话挂了。我上到教室放好书包以后，又去启天楼的阳台给他打电话。我连续打了二十多个电话，他连续挂了二十多个电话。我在 QQ 上给他发了无数个感叹号，他都一副冷淡的样子。后来他说，他觉得我应该没多大事，如果有很严重的事情应该会找我身边的人而不会找远在天边的他，于是判定我在无理取闹，并且为我因为这件事情骂他的行为感到生气。我当然也很生气，但两个小时以后他说上完一节课突然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了，不生气了，我们就又和好如了一。经历了一个学期的磨合，再加上我高三下真正没力气也没心情和他吵架了，我慢慢学会了一个方法：他没回消息就多戳两次，他通常就会看到并回复了。

有一次我一边走回家一边跟他打电话商量解决方法，都走到家了还没找出可行方案。我挂了电话，走到门前，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放弃/委屈/可怜/可怜/可怜”

我敲了门走进家里，发现屏幕亮起。我定睛一看，他秒回：

“反正我不放弃/崇拜”

我瞬间泪目。

在高压和陌生的环境里，他开始释放多一些爱意和包容，我开始拥有多一些耐心和相信。

三月十二日，我想拍一棵新芽密布的树，但当天刚好转阴下雨。早春的新芽在雨幕中，竟被我拍出了秋冬萧瑟的感觉。我颇为失落地发给邓开文，他说：“我觉得下雨就很春天。”

——是呀，有雨水就说明大气在流动，就说明生命有希望。雨水如此，泪水也应如此。

一模的时候，我考出了史无前例低的排名，年排十二市排十九。考完那天晚上，我们按照惯例发了各科的答案。我对完数学答案以后就崩溃了：我甚至错了选择题的第一第二题。我跑到启天楼楼顶的厕所门口哭，打电话给邓开文哭，挂了电话继续哭。哭到晚上九点，我啥都没带，揣着手机就往家走。回到家，我继续哭，坐在椅子上把头顶在我妈肚子上哭，边哭边和她咆哮，我如果

考不上清北就去读复旦。那天晚上我和邓开文说：“我今天已经问了我妈了，她支持我去复旦”邓开文一下子有点怒：“你有那么多事能问，怎么偏偏问这个啊啊啊啊！”“可是我考不上清北我就去复旦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压力也很大”“你才一模呀，你就开始选大学了”“因为我怕到时候我高考没考好我没考上清北然后我想去复旦然后被骂，被骂因为谈恋爱不好好学习没考上清北然后又被骂直接去了复旦，所以这件事我压力也很大。”

我当时的精神支柱之一，就是考完去上海找他玩。考完的安排还没定，却开始和他确认去上海的各种行程。他还提前帮我买了机票。我感到不好意思欠他那么一大笔钱，就把钱转了过去。好巧不巧，我爸非常偶然地看到了我的微信余额，发现了这件事情，于是又和我妈把我大骂一顿，并勒令我退票退钱。

但是幸好，总体来说，事情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时不时在淘宝上找一些零食给他寄过去，比如龙井酥。那段时间我妈特别喜欢给我在二中附近的一家餐厅捷升阁打包吃的回来，他们家的血肠——我们家叫“狼棒”——特别好吃，于是我又在淘宝上找了一家卖血肠的寄过去给他。他收到以后一口气吃完了一整包——也就是一斤。

最后两个月终于感觉时间过得快了一些。高考的时候我甚至已经没有什么实感了，两天晚上都找他聊了半小时的天，就像高考前去考点学校模拟考那时候一样。高考结束以后，他还没放假，我先回了一趟老家，随后呆在家里写了少量的学习经验分享，大量地摆烂。

第五章

潮起潮落

(一)

那一个夏天，我高考，我表姐大学毕业。因为我姨妈是初中政治老师，那年恰好带中考，而表姐的毕业典礼比中考早几天，姨妈就没法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于是派我和两个发小去。我和他 18 号去，22 号回。我从北京回来那天，刚好邓开文从上海坐高铁回来。我得知这个消息，和我妈说，我从吴圩机场坐到南宁东站，让她直接去南宁东站接我。我选了一班和邓开文的高铁到达时间最接近的班次，然而我一开始只买到了我自己的票，没有买到我发小的票。在候补的时候，我甚至不敢告诉我爸妈他还没有买上票。幸好最后候补上了，但我们俩没有坐在一起。他的计划是坐到南宁东站以后，再转车回柳州。所以我们坐上了机场到火车站的动车以后，就分开行动了。

我的班次比他早到几分钟。一到站，我就冲出车门，冲下站台，冲出检票口。根据他说的列车班次，我在大屏幕上找他可能的出站口。大屏幕显示他的班次在两个对称的出站口 AB，我无法得知具体是哪个。站在过道中间犹豫了一会儿，我走向了其中一个，扶着行李箱盯着手机蹲守着。这样的等待每分每秒都是漫长的，我前后扫视着每一个出来的人，焦急地期盼着那张脸的出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是少有的伫立原地的人，只有红色 LED 灯的显示屏

陪我安静地等待着。终于，邓开文在离我较远的出站口出现了。我向他招招手，他看到我以后就站在原地。我拉着行李箱走得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三步并作两步地小碎步跑着，头微微低下来，看似看路避免摔倒，实则不敢在又一个学期没见以后看着他的眼睛。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小小刹车，张开双臂抱住了他。他迟疑了一下，双臂轻轻地围着我，几秒以后就放下了。我们边聊天边往上到地面的楼梯走，走到一排出站口的尽头，我突然想起来拍个照。他刚举起手机，我妈就来电话了。我没告诉我妈这件事，所以接电话的时候甚至有些紧张。他却自顾自地靠过来，趁我在接电话的时候按下了好几次快门。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双方父母都知情的情况下出来玩。他带我去民族影城看了《奥本海默》——他在我高考前就已经在打电话的时候分享过这部电影，并说我高考完要带我去看。我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前还在回忆，看完了以后我好像生了他的气，但是到底是什么，我想了好久，直到写到“奥本海默”，我才想起来是因为我嫌他没有在看电影黑灯瞎火的时候亲我，但他觉得不应该在电影院里亲亲。当时他坐在民族影城一楼的圆形凳子上，一脸委屈地说，那你现在亲我吧。他说给我亲，我偏不亲，就在楼底来回打圈圈转着。

不知道最后我怎么被哄好了，一起去了一家民族影城附近做手工的店。我们俩同时看上了一朵皮玫瑰，原本以为三百多两朵，做完以后才知道三百多一朵。我们俩在店员的指导下做杆、做叶子、做花瓣，最后把他们组装在一起。我做得比较快，也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做好。他做得比我慢，但我晚上还有班级的毕业聚餐，于是我就先走了，留他一个人在上面继续做。

(二)

接下来一天就是出成绩的日子。说实话考完我完全忘了还要出成绩这件事情，只是在十几号刷QQ空间的时候会看到别人转发求好运的说说，反复被惊醒又忘记好几次。直到那天晚上谢晓慧来加我微信（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招生组的），我才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只有北大没有清华的来加我微信，那一整个晚上我爸都特别担心我是不是考砸了。

24号早上我起得特别早，七点多就醒了，但实际上八点半才要到体育馆开毕业典礼。我前一天和邓开文说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结果在我和我妈的

合力磨蹭下，他到得比我俩还早。但我到的时候他在体育馆里蹲厕所，没等到他出来我就去列队了。

后来钟恺来了，邓开文给我发消息，说钟恺要和我俩拍照。但我们班在正对舞台的第一排，班主任还在队尾。我从前面蹲着挪到队尾，硬着头皮和班主任说恺恺找我拍照。没想到他心情很好地挥挥手让我走了。

我猫着腰从会场中间密密麻麻坐着的人中间穿过，到达了侧门。在恺恺的注视下，我们交换了前一天给对方做的玫瑰花。恺恺带着我们两个绕到体育馆的另一侧，那里摆着毕业的海报板和两个模拟朋友圈的双人拍照框。先是邓开文给恺恺和我拍，然后恺恺一脸热切地姨母笑着帮我和邓开文拍。我们先是在双人拍照框拍，我双手捧着玫瑰花很灿烂地笑着看镜头，恺恺却突然指着邓开文大声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才扭头看到他用嘴叼着我做的那支玫瑰花，双手在胸前比心。我这辈子都想象不到邓开文在那时那刻是如何想到这个拍照姿势的——这个人总是在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制造意想不到的浪漫；又或许本来他就是这样的人，而只有我有那把钥匙解锁他出乎寻常的动作背后的惊喜。

然后我们又绕到体育馆的正门去拍。一起站在展板前拍照的时候，本来只是两个人站得很近，我又拘束地捧着花，但他旁若无人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搂着我。恺恺笑得更厉害了。刚好我高一高二的语文老师韦静路过，直接惊呼起来，然后姨母笑地假装偷偷溜走。我当然不敢看一眼，只敢死死盯着镜头，用余光偷偷瞥她。

恺恺和我们拍完照就先回家了，我和邓开文溜达回体育馆。半路上还碰见像是大学生的媒体来采访，问我们：“你们是哪一届的？”我说我今年毕业，他毕业已经一年了。那个采访的人疑惑地问：“那你们的关系是……？”我们对视了一眼，我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我们是情侣。”他一脸恍然大悟，又郑重其事地保证：“放心放心，这段不会播出去的。”然后正常问了几个毕业的问题，就把我们放走了。

回去的时候发现赵钰宁在台上唱歌，似乎刚好唱完。我一边惋惜一边溜回队伍里。接下来就是我没什么印象的校长发毕业证书、合照环节。后来我随着人流回班上，半路还碰见宽宽，和他聊了两句。

本来预计回到教室还要坐一会儿才能出成绩，结果因为半路和宽宽聊天掉

队了，回到教室已经九点五十多分。我之前完全没关心过怎么查成绩，这时候才开始找印象中在手机里出现过的查成绩教程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发现我没带电脑，用网页查似乎比较麻烦，于是决定用第三种方式——短信查询，来查成绩。我还在慢慢悠悠输入好长好长的查询号码，突然我爸一个电话打进来。我赶紧把手机塞到抽屉里，思考了三秒钟，觉得现在冲出去接电话也不太现实，就把头埋到桌子下面，压低声音接了我爸的电话：“喂？”

“给你发了个验证码，告诉爸爸。”

“噢噢好的，我发给你。”

“你直接念给我听。”

“……好吧。”我把手机从耳朵边拿下来，看了一眼，又把手机放回耳朵边脑袋埋下去，以刚刚奇怪的姿势把验证码读给他听，然后挂了电话。

正当我想继续缓慢地研究怎么查分的时候，距离上一个电话也许不到一分钟，我爸的电话就又打了进来，这时候尚且 10:58。

“我查到你的分数了，语文 139——”

我内心：啊？那么高？

“数学 149——”

我内心：啊？？？居然差一分就满分吗？

“英语 147——”

我内心：哦。没拿满分，意料之中，不过还行。

“文综 251——”

我内心：哦。

“总分 686。”

“嗯。”实际上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么挂断电话的了，大概是嘱咐我爸把成绩截图发给我。但他没有马上发，蒙蔡强又在催查到成绩的同学把成绩发给他。我只好编辑了一串数字，用 QQ 给他发过去。

这时候蒙蔡强让我去讲台上打开一分一档表。我搜索广西招生考试院，没看到，又刷新了几次，才在台下同学的帮助下正确地点开了一分一档表。表格第一行是 666 分，第 24 名。我一算，我甚至比非屏蔽生第一名高了 20 分，估摸着自己能上清北。蒙蔡强路过我身边的时候，低声和我说，把截图发给他，

我说等我爸发给我我就发给他。又问了两句其他人的情况。

过了一会，他让我回到座位上，这时候我爸终于把我的成绩截图发给我了。我转给蒙蔡强以后，紧接着转给了邓开文。然后蒙蔡强才叮嘱我们说不能把成绩告诉家人以外的人。后来朱瑾调侃我说，邓开文已经算家人了，不算违规。我记得当时我唯一问到的是晓哥，甚至是用短信问的。

蒙蔡强开始讲填报志愿的相关事宜，但是我一句都没听，只是偶尔抬头看看他在黑板上写的“冲”“稳”“保”几个字。我知道我不需要听。我只是坐在座位上兀自地玩手机——其实是给恺恺、宽宽、朱老师、唐老师、谭行绩等人报告我的成绩并迎接他们热烈的祝贺。唐老师看到成绩以后甚至说“会不会是第一”，我当时只是说一分一档表上没我的分数，看不出来。

锻炼多年的不听课技能还是发挥了高中时期最后一点功效——我知道蒙蔡强要讲完了。他最后一句话说：“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你们的班主任，我们江湖再会！”全班响起热烈的掌声，他迈着不急不徐又六亲不认的步伐，微微弓着背，走向关着的前门，“砰”一下把门打开。班级开始有些吵闹，两个人抢着堵在门口，分别说：“孙一杨、邓黎斯贤、梁葆嵘、陆胤晓、甘天澍、梁嘉怡出来一下。”我看着他们几个陆陆续续出去了，心想我先收个东西，大概不急，待会再出去看看啥情况。

正当我思绪恍惚的时候，原本站在门口的两个人冲到我跟前。我认得其中一个范文岚，另一个是我在北大强基面试时见过的学姐（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谢晓慧）。范文岚抓着我左胳膊，说：“走一趟沃顿吧！”谢晓慧抓着我右胳膊，说：“和我去红林吃顿饭吧！”

好巧不巧，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解救了我物理意义上左右为难说不出话的我。我把手机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我向两边说：“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她们才把我放开。我就在她俩的左右夹击下接通了电话。

“您好，这里是广西招生考试院……”听到第一句，我赶紧把手机从耳朵边移开，点开了屏幕上的通话录音。

“……总分是 689 分，排在全区理科第一名。”

“……理？……文？文科？”

“噢文科，文科第一名。”

“嗯。谢谢。”

后面她又交代了一些不得外传、不得接受媒体采访等注意事项，我一直不停地“嗯嗯”“好的”“谢谢”。

至此我才知道我遭受这般“围攻”的原因。挂了电话，我和仍然“伫立”在我两旁的两位学姐说，我需要给我妈打个电话商量一下，看看她有什么安排，她们才放我出去。

我走出教室趴在栏杆上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我考了状元，并问她我应该怎么做。她显然毫无准备，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但依旧沉着地做出了让我哪边都不要去的指示。我说，那我就说你在家里做好饭等我回去，她说好。我又问你现在在哪里，她说她就在我教室楼下的城市书房徘徊。她又问我是怎么知道我的排名的，我说招生考试院打电话给我的。她于是让我把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号码给她，说我爸要查查这电话到底是不是考试院的，担心被骗。

打完电话回头刚好碰到赵宝路过。我激动地扑上去抱住他，在他耳边说：“你知道吗？我是状元！”没想到他一副云淡风轻地笑笑说：“我早就知道了。”让我一脸失望地佯装生气地说：“谁告诉你的！”没想到邓开文紧接在他后面。我和他如法炮制了一番，没想到他也笑嘻嘻地和我说：“赵钰宁和我说了。”

我回到教室，抱歉地和两边说我妈在家煮好饭等我了，今天中午就先不去了。她们一副不甘心又无能为力的样子离开了我的座位，我继续悠哉游哉地收东西，中间还跑出去智通楼和启天楼的连廊和黄纤云聊了会天。

收拾好了以后，我和邓开文肩并肩走下了楼梯，在楼梯口刚好又碰到谢晓慧。她一脸警觉地问邓开文：“你叫什么名字？”邓开文在迟疑中不好意思地说：“……邓开文。”谢晓慧又快言快语地穷追不舍：“你是哪个学校的？”“复旦。”

听到这两个字，谢晓慧紧张的脸突然松弛下来，笑了一下，然后快步走下楼梯。而我，是在一年后才理解这段对话的深意。

于是我们下楼，在教师公寓和我妈汇合。我妈带我们去绿地吃了一个茶餐厅。刚从早恋的名号下逃脱的小情侣必然不敢在家长面前乱动，只敢在我妈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勾手抱抱亲亲。

午饭后，我妈决定把他带回我们家。他在客厅沙发上休息，我和我妈回房

间睡觉。实际上最后只有邓开文睡着了，我因为惶惶不安而睡不着，我妈因为中间去接了学校老师的电话而没得睡。她在房间的厕所里打电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意思是我们学校的领导让我妈派人去我们学校外面放鞭炮，于是我妈又打电话让她的手下去做这件事情。我实在躺不下去了，起来上厕所。我妈说，学校让我下午回去和各科任老师拍照。于是我就穿着睡衣去客厅，邓开文还在沙发上睡得很香。我轻轻把他叫醒，趁他还睡眼朦胧、我妈还在房间，我就坐在沙发前的小凳子上，低头舌吻还躺在沙发上的他。吻了两次，他终于被我叫醒了，手开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探索。于是我回房间换好衣服，三个人一起开车回了二中。

我们家的车到了北门门口，袁坤在门口迎接我们。我先下了车，邓开文紧随其后。袁坤才发现后面还有一个人，笑着打趣道：“哟，孙一杨多了一个保镖。”

我先去行政楼和各科任老师合影，我妈把车停进二中以后也来到了行政楼。拍照倒是很快拍完了，我和我妈开始和老师们唠嗑，后面火力逐渐转移到我妈身上。我见状，和我妈和老师们说，我要去找学弟学妹玩，就拉着邓开文走了。说是去找学弟学妹，实际上我俩一起直奔智达楼楼顶的小教室，流连忘返直到我妈打电话给我，才恋恋不舍地下去。我俩最后在二中门口分别，我妈开车带我回家，他打车去参加一个饭局。

(三)

出成绩后的那几天，我爸还在海南没有回来，我妈白天去上班。两边费尽心思想把我拐到招生组，但我爸妈一直告诫我不要轻举妄动，要等我妈下班以后陪我一起去。于是我白天就百无聊赖地呆在家里，在网上查阅着两边的信息。现在看来，当时的查找真是一无所获，只是用一些行动来填满我无所适从的空虚，同时向我爸妈证明我自己真有人在认真考虑去哪个学校这件事情。每年高考成绩的时候都是南宁的雨季，邓开文在会展中心的高招会守摊。25号那天下午，我打了一辆车去找他。我下车以后，雨越下越大，雨滴在我眼前一连串斜着划过，会展面前看起来平整的石砖路都积了不浅的水，楼梯的地方更是直接变成瀑布，看起来近在咫尺的场馆此刻也变得遥不可及。我按照他的指示，

绕着建筑转了半圈，找到了正确的那栋场馆和入口。我一路急急地跑上去，过安检的时候甚至把伞落在了安检口。

复旦的摊位在三楼最靠近入口处的地方。那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我逆着出门的人流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在摊位里无所事事的邓开文。我径直走到摊位里，旁若无人地站在他旁边和他说话，周围的志愿者很默契地空出一小块地方给我们。负责守摊的老师本来在摊位的桌子边面向走道站着，突然的安静让他转身，看到了在他斜后方的我们。他笑着和我搭话说：“邓开文带女朋友来啦？哪个学校的？”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今年刚刚高考。他更来劲了：“来报复旦啊？”我扑哧一下笑出来：“上不了谢谢~”他问我文科还是理科，我说文科。他说是不是前二十名，我说是。他又问是不是十到二十，我说不是。他自嘲又八卦地笑了：“那没事了。如果是十名往后，还可以用好专业砸一砸；如果是前十就算了，留给清北吧。”我只能假装谦虚地笑笑，憋住想要告诉他我是状元的心。

经过三天的轮番轰炸和激烈思考，我最终没有去我高中三年一直想去的清华，决定填报北京大学。我在写给北大招办“未名新语”栏目的一篇文章《光影艺术家》开头写到：

“坦诚地说，清华是我高中三年的梦想，直到高考出分前那一刻。为什么我对清华心心念念？我可以堆砌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在内心深处，我始终知道，我上清华，一开始是为了追寻那束光，后来，是为了延伸那道光。

那么，我最后来到北大，就是为了绽放自己的光。”

这篇文章最后因为字数过长、我又难以删减，没有最终刊登在北大招生办的公众号上。但这是十八岁的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志愿系统开启那天——也就是我锁志愿那天，我作为清北上线最后一个填报志愿的人到达招生组。我在招生老师和志愿者的簇拥下到达了红林 925 内间，用招生组的电脑登上我的账号，在大家的指导下，把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填在了 A 志愿专业一。按理来说，这时候我就可以锁志愿结束这一切了。但我冷不丁地问老师：“我下面还可以填其他志愿吗？”老师愣了一下：“当然可以，你只要第一个填北大就好。”于是我点开 B 志愿的选择框，在众目睽睽之下搜出复旦大学，选中，又在专业一里填上“经济学类（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我爸妈没说什么。招生组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只是例行公事拍了照片传到他们的群里。我拿到锁志愿的截屏，发了条说说：“锁志愿啦~一路向北（呜呜呜第二志愿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些没法满足的结束异地的梦想/大哭）”

后来我拿招生考试的录取截图又发了一条说说：

“(终于轮到我被录取了，我还以为按顺序我应该是第一个被录取的/问号脸)”

(终于可以发我思考了一年的文案了)

(一直斟酌我如何做到低调奢华有内涵短小精悍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那就——

恭喜邓先生的异地成功续费/耶”

(还有还有，很多朋友问我为啥学工商管理，解释一下这是光华管理学院！我以后可是要学经济的/眼睛)

我无数次设想过这条说说的文案。我很久以来都想把“恭喜邓先生成功续费一年异地恋”放在第一句。但思来想去，还是担心是否真正能续费“一年”，于是才有了这句“恭喜邓先生的异地成功续费”。所有人都在底下评论“恭喜”，只有邓开文评论了一句“（含泪续费）”。这条评论有三个人点赞。

(四)

锁志愿以后，我终于能有底气和时间正儿八经地和爸妈讨论我的上海之行了。他们还是极力反对我和邓开文住一间房间，或是我自己住酒店。只能说非常碰巧的是，我表姐和她大学舍友要去上海看演唱会，于是我选了和他们一起到达的时间，和他们一起订了复旦旁边的一间酒店，三个人一起住一间房。白天的时候我们分头行动，只有晚上住在一起。

7.7，第一天。早上本来八点整的飞机略有延误，我妈打电话来关心我的时候，我抱怨了我的急切。我妈说：“要是以后你们能一直在一起，你们还有长长一辈子能见面呢，这点不算什么。”他去机场接我。我第一次来到上海，第一次坐上时速300km/h的磁悬浮列车，第一次在龙阳路站吃了小杨生煎和鸭血粉丝汤，第一次来到复旦，第一次来到这栋和我未来学院名字一样的楼——

一光华楼，第一次逛外滩。

我和邓开文在光华楼楼顶接吻，并拍下照片。邓开文觉得太羞耻了，就把两个人的眼睛用黑色的线抹去，这下两个人看起来很像犯罪嫌疑人。他带我逛复旦的文创店，给我和他自己买了一模一样的一套印着复旦的衣服，并一起穿去苏州玩。

我们还尝试去江湾校区逛逛，但好不容易坐了好久的地铁，一到门口就下起瓢泼大雨。我和邓开文躲在保安亭，商量着直接踏上归途。等雨稍小些，我们又沿着来时的路回去。我们在一个路口的安全岛上等红绿灯。雨又下大了，旁边站着同样等待红绿灯的人。邓开文把伞压低，像一个穹顶下垂着水晶的帘子。在倾盆大雨中，他举着伞，低头俯身深深地吻我。

我在补档的说说里写道：“上海，我高三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我心心念念了一年的向往。从 dkw 录取复旦的那一刻，去上海成了我高考完最大的愿望。高三无数个压抑疲惫的深夜，精神高度紧张的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时，都会幻想我探访上海的情形。它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身心松弛，进入梦乡。终于。”

7.8，第二天。这下我的说说有了更详细的记录：

“浦东艺术馆+上海中心大厦

浦东艺术馆真的超！级！棒！强推强推强推而且人不是很多，除了票价略微贵其他真的好到没话说

dkw 带我在徐冰的引力剧场‘认字’，还有改革开放的摄影展和太平洋的海岛文化

还有还有，每天两场的钢琴表演！艺术氛围真的超级浓厚，不是那种生搬硬套上去的，感觉真的很符合上海这个飞速发展又葆有活力的韵味的特质。

两个展馆迷死我了～

去上海中心大厦排了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的队，上去的路上各种强制性的商业化消费，一些仅有的介绍和实景图也看起来比较粗糙。

上去看看吧，玻璃模糊得不行，忍着窗户拍感觉像镜头脏了一样。

再往上去看上海之巅的阻尼器。倒是有像样的阻尼器工作原理介绍，不过有 dkw 给我生动讲解还要什么视频正儿八经的介绍（大雾）。

在阻尼器上面做了一个艺术雕塑，配上声光展示。不能说很糟糕，只是觉得配不上这个价格和时间，就像生挖出来一个景点一样。

总之去完上海中心大厦，我觉得我不会再想去任何一个类似的地方了”

7.9，第三天。

“中华艺术宫+上交

去之前不知道中华艺术宫是啥，看见了才知道是世博会的中国展馆！弥补一下当时没得去看的遗憾呜呜呜

好多展馆都没开放（开了也看不完），但看到了特别喜欢的一个展！是中西现代版画双人展（果然更喜欢现代的抽象艺术一点？），而且更碰巧的是碰见了艺术家本人在为展览录制介绍的视频!!!我外表社牛内心社恐地上去求合照，等了好一会他们录完以后终于要到了

下午坐地铁去交大（闵行校区是真的远…）

如果天晴应该拍照挺好看，结果天阴沉沉的（算了，没下雨不错了）

但是还是拍到了一丝丝晚霞！

感谢梁俊杰带我们骑车逛交大～”

那天下午，我们从艺术宫出来以后，在便利店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坐上了去交大闵行校区的地铁。在地铁站我却开始闹脾气，觉得我饿了但邓开文不给我吃东西，只让我吃两口便利店的東西。他本来想折回去找吃的，但我感到有些来不及，就说算了，赌了会儿气，在地铁上又慢慢和邓开文贴在一起了。在地铁上，我坐在他旁边，抓着他的胳膊，坐直了认真看着他，问：“你什么时候会想我呀？”

他认真地看着前方，没有反应。

我戳他一下，他“嗯”了一下。我又戳他一下，他又“嗯”了一下。

我把脸贴在他手臂上，抱着他摇来摇去，说：“你别光‘嗯’啊，你回答啊。”

他一脸认真的看着我，嘟囔着说：“想不到有什么时候是不想的。”

到了以后，梁俊杰问我们是先去吃饭还是先逛逛，我说要不先逛逛吧。邓开文冲我睁大了他本来就大的眼睛，嘟起嘴，故意嘟囔着说：“刚刚是谁说饿来着？还和我生气。”我冲他嘿嘿一笑，说：“刚刚饿，现在不饿了。”后来梁

俊杰选了一家校内的西餐厅，我和邓开文坐一边，梁俊杰坐另一边。我一边抢着他碗里的食物，一边让他吃我吃不下的东西，一边自如地和梁俊杰聊天。

7.10，第四天。

“苏州园林+再逛复旦

五点半起床赶动车去苏州。刚开始天气不阴不晴，到拙政园以后就开始下瓢泼大雨。

单看园林是很美的，尝试用高考前做的信息类文本解读一方天地：色彩的搭配，空间的虚实，亭子的点缀……

但是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人推推搡搡，拥塞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实在让人感觉不适。我不停地跟邓开文说，要把这些人丢出去才好——虽然知道自己不过也是破坏和谐的一份子。

风携着雨肆虐而来。其他人四处逃散，寻找一处屋檐，连小小的紧闭的门前也塞下了两三个人，看得甚是憋屈。我和邓开文却心有灵犀似的纹丝不动，两人一伞立雨中。这时候目之所及之处人烟终于消散，任凭白茫茫的斜雨一阵又一阵地在亭台楼阁间撒欢，任凭我们两人独享这一份雨中的清静与浪漫。我不禁念叨起苏轼《定风波》的序：‘…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这时邓父也在群里应景作诗：‘烟雨姑苏城，一伞双人行。欲留客船，只愿天放晴。’邓开文评，将‘天’与‘放’对调才好，更符合平仄。

难以赏景，园里的字画对联却别有趣味。邓开文带我一个个认书法中的繁体字和异体字。每到一处亭子，首先绕到正面读一读楹联。邓开文在入园之际就一直心心念念与谁同坐轩，冒雨探园，终于挤入轩中。在园中‘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人身处其间，‘与谁同坐，明月清风与我’，诗词别有一番韵味，字体也是极可爱的。

一开始只顾着精神上的兴奋满足，后面愈发感到生理上的难受——裤子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鞋垫能踩出水来。我们到了中午踏雨而归。某人不准我在景区吃美食，出来又没找到，留了点小小遗憾和念头。

下午稍作修整，在旦苑吃了晚饭，就去光华楼顶寻晚霞，又去大学路散步，终于吃到了朝思暮想的蟹黄汤包。中间的趣事是邓开文骑电车带我被交警逮着罚款了…结果我趁机在路边拍到了粉色的晚霞。

晚上躺光草（躺在光华楼前面的草坪上，这似乎是蛋人的惯称）。草刚刚干，还有一些柔软，不热。不远处有保安巡逻，让人感到很安心。我脱了眼镜，说：‘要是人人在光草上都像我一样近视五百度就好了，这样谁也看不清谁在做什么。’不知不觉躺了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风很凉快，我感到是人生中渴求的活在当下的时刻。”

我为什么希望大家近视五百度呢？因为我躺在草坪上亲邓开文。

在复旦校园里，他用电动车搭我。我把包放在他的后箱上，抱着他。包经常会滑下来，我得经常扶一扶。

不知道怎么突然又聊起粘人这个话题。他像跟小小的小朋友一样说话，问我：“你是不是因为特别黏你爸妈，所以就特别黏男朋友呀？”

我一本正经地想了想，说：“我确实跟我爸妈关系好，不过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和我妈过分亲密了，我觉得她有时候太黏我了……”

“过分亲密？”他的语气变得调皮起来，“那我们这不算……？”

这时候他拐了一个弯，我的包滑到一边。我松开抱着他的手，把我的包摆正。

没想到他既惊讶又失落，怪声怪调地说：“这就不抱了？就这？”

我把包扶好，重新用手弯着他软软糯糯的肚皮，趴在他耳边说：“我包掉了，扶个包而已。”

最后一天我们在大学路上漫步。忘了为什么，我又提起这件事情，他说：“要写进遗愿里。分手了就不唱了。”说完捏了捏在他手里的我的手，得意地低头看着我笑，眼睛笑得只剩下一条缝。

我说：“你是因为我老是问你，所以你傲娇说不吗？”

他硬气地回答：“是！”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说：“不唱不给结婚。”

他脸色大变，停住了脚步，把我的手松开，定定地站着，一脸委屈地看着我，嘟囔着：“差不多得了，你不要我了……”

我咧开嘴笑了，跳进他怀里，揉揉他的肚子，说：“开个玩笑啦！不唱也不会分手！不唱也可以结婚！”

他开心了，牵着我蹦蹦跳跳地往前走，手甩得老高。

7.11，回程。像梦一样的四天。我一过了安检，就给他发消息：“我已经开始想你了。”他说：“我现在正在坐二号线 mimo 回学校。我也想你，坐地铁的时候没人搂我了。”

接下来，我忙着学车，写学习经验分享并卖资料，尝试自学线性代数。邓开文去做类似支教一样的志愿活动，整天和小朋友打交道，抽空帮我排排版卖卖资料。其间再次讨论了罗美桃事件，和他第一次讨论了同性恋问题。七月底他回来了，每天去跑南湖。当时我的表弟陈斌和表妹多多在我家住。我虽然嘴上说着不去，但每次下午带他们俩出门玩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俩先自己回家，自己打车去找邓开文。

(五)

八月一号，他说拿到了两张庆祝建党的音乐会的票。那天傍晚，他开车来我家门口接我，一起去五象的广西艺术中心。

入场的时候，他手里攥着两张票，我跟他后面。他把两张票递给检票员，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我步子稍微慢了一点，跟他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习惯性把手往后伸，示意我牵着他的手。我快走两步追上去。他发觉到我的手没塞到他的手里，停下来，回头看着我，眉目间有了笑意。

我终于拉上了他的手。

广西演出的艺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演出结束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有一位独唱没有唱到牌子上。八月二号是我们在一起三年纪念日，我发了一条说说：

“有人告诉我

上大学会遇到更好的男生

我曾信以为真

到后来 我才发现

再也不会哪个男生像你

参与构建我人生价值的底层逻辑

再也不会哪个男生像你

陪伴我十三到十八岁

那一段名叫青春的旅途

How
Unforgettable Incredible Irreplaceable
You are

我穿过风云
无论阴晴
我为你歌吟
不停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
但互相陪伴着成长
便是最好的我们”

(六)

八月三号，我们和钟恺和宝哥一起在万象吃了饭，吃完饭一起去看了碟中谍。八月四号，我们和邓健桓一起在电视台旁边一家桂菜餐厅吃饭，吃完饭转移到梦之岛的星巴克聊天。中途邓健桓离开去接了个电话，邓开文趁机凑过来亲了我一下。我们坐在长桌前，邓健桓举手机给我们仨拍了一张自拍。邓健桓很满意这张照片，把他自己截出来当屏保。我在照片里反手捧着邓开文的下巴，他嫌我挡着他的脸。后来走在路上，邓健桓走在我们前面，邓开文又偷偷趁他没有回头的时候拉我的手。

那段时间，刚从高中长时间的压抑和长时间的异地中解放的我，十分渴望亲密接触，但是他在在我眼里似乎不够主动，而我又不想自己主动，于是只能两个人散伙以后我在线上说他。他反思了一下，鼓励我自己主动，并且说在男生眼里女生主动或不主动没有心理活动上的差别。

和邓健桓吃完饭以后一两天，我突发奇想跑去问他：“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知道你们年级有相当一部分人很讨厌他（高中），包括后来的 phn。另外我观察到，他好像没有任何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虽然可以说你

跟他关系很好，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我自己的观察，如果你觉得不是可以指出来）。我之前曾经怀疑过潘笑航、黄祖熠等人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发现他跟这些人好像也不是联系得那么密切。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戒备心（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概念）很重的人，甚至对我他有时候都会‘戒备’，比如我骂他的时候。还有他会怀疑我，比如他会怀疑我有时候跟他直接说‘我生气了’是不是真的生气，他会觉得我的理由不够充分（当然后来说清楚了，他也充分理解我了）。所以想请你从一个好朋友（不知道好到什么程度）的角度来说说”

他回了我很长一段消息，让我至今非常感动：

“作为朋友，我希望开文更加好。因此，以下内容包含着我的真情表白，也体现出我对他的一些斗胆的分析。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若有任何不妥，还请见谅，并以你的观点为准。

开文在我眼中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的好主要表现在可靠的执行力上。认识他五年来，从来不会认为把事情交给他令我担忧。无论是组织一个活动还是私下帮个小忙，他都是一个可靠的帮手。这种强大的执行力从生存手册，129，还有我们日常的很多小事都可以看出来。更可贵的是他重情重义有忙必帮。所以我平时还是愿意帮他的忙，因为这意味着共赢和互促，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在那里等待。

但也正是这样的执行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不理解他的人的困扰。比如2020年为你们中考进行助威的时候，他想出了很多华丽的视频提案，并且用强大的执行力把这些提案做的非常好，同时还没有落下自己的学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兼顾这一切，那时候也处在分特训的节骨眼，真的有同学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

我真的深度思考过这样的‘误会’——真的只是执行力吗？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和共情有关。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十四中250米操场的铁栏杆旁边听他讲某一种枪械的构造一个半小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启天楼的苍穹下爱过他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更多人生的过客只不过是浮躁地搜寻一个聊得来的伴，聊的话题不过就是八卦和各自的爱好。所以他们不会透过‘邓开文是一个理科狂人，事情多’（注意，我不是这么想的）这个表象，去参透他忠实可靠，才

华横溢的本质。换句话说，很多人觉得开文和他们不是同路人，爱好不同，沟通有些所谓‘隔阂’。

开文真的不会共情吗？我想不是的。事实上，我人生中见过特别善于学习，改变自己的人，有三个。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以及开文。他们在与人相处这一块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大。与其他人长期稳定的情商水平不一样，开文在情商上的进步其实是很大的。现在，他会主动地向其他人对某一件事没把握的事情征求意见，也能够给其他人留一些自主的空间。很多次和我妈聊到他，我都会说他自我提升能力极强这个点，我妈对他这一层面也是大加赞赏。再加上 ENFJ 的特性，我相信他可以很好地共情他人。

尽管他已经进步很大，我却还是想聊点新东西。这是一个词语，叫做“倾听”我听不懂开文讲的新型技术，但是我每一次都会尽量听他说，当作了解新的知识。或许你也是一样的。在他这里，‘倾听’是走进他内心世界的很好的方法。

如果他也去试着倾听别人，会不会更好地获得共情呢？就像我们保持对他和他的知识领域的好奇一样，他也去更多地倾听别人喜欢的东西，就像平时在他没那么懂的时候，听我聊 iOS 的设计一样，会不会是一种新的思路？

你可能也发现了，倾听是需要些低姿态的。那么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线下，有一些话就不能表现出‘孤傲’‘仍视’的感觉了。

说了很多，总会给人一种感觉，感觉我在批评，批评胜过了表扬。其实不是的。我在写的时候斟酌了很久，要写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你不难受，也能够斗胆表达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如果他接受的话甚至可以听到一些东西。

所以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不想表决心，而只是来描述一个情景。

在某一家咖啡馆，一群人突然聊起了同学们的爱情故事。突然有人提问，有人觉得某某某和某某某这对很奇怪吗？到底某某某是怎么喜欢上那个男生的啊？那时候或许会有看过一些爱情故事的人笑着说，他也不知道，但那个男生一定做对了什么，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真的。

他真的很好，很可靠。”

我回复他说：

“你最后一段的故事，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吧。以及我看完你写的，碍于

我旁边有家长，但是我真的想哭了，特别是你写到‘成长’‘变化’那一段。他在高三一开始，有一次我们吵闹了很凶的矛盾（主要是我不理他），他哭着跟我说，能不能陪伴她成长。我现在看到你对他的感受，我真的觉得，他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你所说的他的几个问题，我也都感受过，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至于‘执行力’这一点，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主次不分吹毛求疵，这一点我跟他提过了。倾听的话，我倒是觉得他很能倾听我，当然我也还在调教过程中。但是譬如我们俩在谈论一个话题，我真的觉得我们能够很顺畅地沟通，而不是他自说自话。”

“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顺畅？”

“我觉得可能是”

“他有时一直说他的技术话题的时候，别人真的能听懂吗？别人是怀着好奇去听，还是有点不耐烦呢？”

“明白，我觉得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然后会暂时屏蔽掉外界”

“这就是‘倾听’的重要性”

“我知道，这是他被别人诟病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我以后试试提醒他，但我本人而言，可能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很重要一个部分。”

“哈哈，太能理解了，我也是这样的”

“首先我有兴趣了解我不知道的一切，其次我真的觉得他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闪闪发光。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学习，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他怎么讲我都愿意认真听。”

“是啊，所以他就是要遇到懂他的人啊，遇到你”

我后来跟他聊着聊着，突然说：“我最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或者得到一个猜测，就是你喜欢我不仅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还是因为你应该能感受到我能懂你”

他说：“对呀，确实很懂我/崇拜”

我：“我居然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好蠢”

我又问他：“你觉得我做过什么让你很心动或者很感动的事情吗”

“写信吧，写那么多，还有写小黄文/崇拜”

“就是写邓开文小故事是吗”

“对”

“写小开文”

我发了好几个表情包，问：“还有吗”

“还有主动当工具人/斜眼笑”

“那还不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委屈”

和邓开文玩一个游戏，两个人分别想好问题和答案，同时说出来，凑成有意思的一组问答。有一次他来问我来答：

“你诞生于_____”

“我们婚礼那天”

(七)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在他军训前，要提前带他爸妈去上海玩。八月十号晚上，我突然得知他八月十二号一早就要坐火车离开。本来思索是否要第二天早上去找他玩，但想了想，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我跟他说“算了”。但这天晚上聊了一些让我有些忐忑的话题，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决定第二天早上起床直接杀去他们家楼下。

我本来预计自己会在七点半左右醒来。事实上，我六点四十多就醒了，一骨碌爬起床洗漱换衣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用滴滴打了一辆车，径直向西驶。

我填写的目的地是他当时给我发的菜鸟驿站的收货地址。司机在一栋完全陌生的高大建筑前停下了。我两次和他确认目的地，他说，这就是我给他的地址。我硬着头皮下车了。当时不到七点半，天色阴暗，飘雨，路少行人。我环顾四周，确认面前高楼林立的小区并不是他们家。从两栋高楼之间的空隙向里面望去，似乎密密麻麻地排着低矮的老旧小区楼房，与他们家的楼有些相似。我绕过机动车的闸机，沿着两栋楼之间很长的路走着。两旁的店铺关着门，其中有一家菜鸟驿站。我猜这就是他填写的那一家。继续往前走，眼前是一堵灰白的横亘的墙。右拐有一个小区的入口，入口处有一个保安亭。我问保安，如何越过面前的这道墙。第一次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了一遍，他说左转有一个小

门，可以走进去。我伸长脖子向左看了看，左边的地势是高出一截的，上面还停了一排车。我并不能看见所谓的门，但是我还是找了两辆车的缝隙走了过去。爬上那个坎，越过那排车，我终于看到了那扇铁门。我穿过去，向左向右看看。向左，似乎是当时他带我进来的那个大门。我想起他们家是第一排的第二个入口，便走过去，走上楼。这一路上我一直不停地打他的电话，无论是电话还是QQ电话，他都没接。他的QQ显示2G在线，我猜他大概率不会看QQ。

在他家门上的小兔兔前晃来晃去，我给林楚珊打了电话，成功把她吵醒了。描述了一下我的境况，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吃早餐，又转到他小区门口，看看有没有吃的。在他家小区出门左转，有一家粉店。我点了一碗老友粉，慢慢地嗦粉——我从来没有过吃那么慢。期间和妈妈打了个电话。我一直不停地问他们在深圳出差的情况，刻意避免描述我这里的情况，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们说。吃完粉我又回到他家楼下，他还是不接电话。我继续给林楚珊打电话，其中我又和我爸打了电话。他问我去哪了，我说我心情不好出来走走，他又追问我去哪了。我说我在北湖北路这边，他惊了一下，问我为什么走那么远，我说因为邓开文家在这里。令我惊讶的是，我爸似乎听起来没有生气，只是问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之类的。我说我会回家吃饭，他也没说什么。

我和林楚珊又打了会儿电话，突然想起来看看QQ邓开文有没有回复。这时候已经八点半了。他终于回复我了。但是距离他下楼，还有半小时。我百无聊赖地在楼下走过来又走过去，最后决定练练歌时，刚唱了一首，就看见他从楼道里走出来。我走上去问他去哪儿，他一边说你要不搜一下，一边从柴房里开出他的电动车，自己戴了一顶安全帽，也给我一顶。我说要不我们去猫咖吧，于是跨坐上他的电车，他带着我去了国贸。上楼以后发现我们来太早了，根本没开门，于是他提议带我去三街两巷转转。

一大早的三街两巷很是冷清，基本上看着人影，只有灰砖的古风建筑安静地矗立着，墙壁上点缀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招牌。我和邓开文手牵手在灰色的石板路上走着，好奇地张望周围的一切。凡是有博物馆或展览馆的地方，我们都钻进去看个遍。到一个巷子里，邓开文说给我拍照，于是我的QQ空间又多了些素材。他午饭有安排，我也没有打算和他吃，我们就在民族大道的路边道了别。

(八)

紧接着我经历了爷爷过世和去北大报到两件人生大事。新的事情，新的人，新的安排，全部一窝蜂涌入了我新的生活。现在想起来，我大一刚入学的状态大概很类似邓开文当时的状态。当然，我曾经尝试过努力建立联结，和他分享在北大的各种生活。但是很快，旧的问题又出现了：邓开文又多次出现了“我发十条消息，有三个意群，邓开文只回复三条消息、针对一个意群”的情况。我和他吵架，气得我筋疲力尽，没等旧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发现其实很多男生都可以在沟通交流问题上做得很好。这引发了我越来越深的怀疑：为什么非得是邓开文？为什么我一定要在邓开文身上气自己？那段时间，我开始尝试把聊天需求和精神喜欢分开，以在满足我自身聊天需求的同时减少我生气的频率。我和他讲过这件事情，讲过其他的男生，他丝毫没有介意或吃醋的迹象。那时候我真的怀疑，他是不是不在意我，才会连这种事情都不介意。

我和他在暑假就约好，国庆他来北京玩。他的到来暂时缓解了上述的问题。他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和风洋食这家餐馆见面。我先到了，在他快到的时候我出门迎接他。在餐馆外面，我也冲过去抱着他，但他没有伸手出来抱我。于是我抱了一下就悻悻地放开了。这件事情我当时耿耿于怀，也许是我当时列出的分手罪状的其中一根稻草。

我蹲点给他预约国庆入校。众所周知，国庆的入校特别难预约，而北大的系统常常在大家抢预约的时候崩溃。我卡了好久，终于给他预约上了十月一号的入校。九月三十号，我先带他去了人大，找我表姐吃了饭。十月一号带他去家园食堂吃了北大的早餐，在南门拿校园卡打了卡，在未名湖边他给我拍出了我至今很满意的人生照片。下午沿着四号线去了国家图书馆，逛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天晚上，他本来想留我下来住酒店，但我还是乖巧地遵循我妈的指示，自己回了宿舍。第二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没了热水。无奈之下，我收拾好换洗衣物，他骑车来学校接我回酒店。洗漱完毕后我和他并排躺在床上。我又和他讲起了我的高数助教的事情。这回他终于生气了，我赶紧安慰他，并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他没有说几句话，就这么睡过去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

十月二号，未曾设想的事情发生了。在他来的前两天，我刚刚因为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半夜被迫去了校医院和海淀医院。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这几天我们学校的同学大规模地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况。十月一号晚上，他说感觉肚子不舒服，去了几次厕所。当时我没多想，以为只是正常的上厕所。结果十月二号早上，我们准备乘坐地铁前往国家大剧院看展，在海淀黄庄地铁站，他又去上厕所，并且在厕所里面吐了。我这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在美团上点了药送到地铁口，他吐完以后喂他吃药，然后把他慢慢搀扶到地面，打了辆车直接回酒店。我让他在酒店躺着，自己出门给他买其他的药和针，回来按照他父母的指示帮他扎针治疗；又回学校拿了学习资料，在酒店陪他休息，自己在桌子前写作业。晚饭我买了苏州街上的玉家卤肉饭，打包回酒店给他吃。

十月三日，他终于恢复了一些，我们慢慢参观了前一天要逛的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展览。下午，我们走在长安街上，去拿了四季民福的号，又陪他回酒店拿行李。排了三个多小时，在我们担忧会不会漏车的时候，终于排到了。草草吃完了晚饭，我和他打车去北京西站。出租车在门前的广场停下了，他提前和我拥抱道别，车门一开就冲了出去，我一个人下车坐地铁回了学校。那天晚上，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我特别特别难过。我妈打电话来陪我，甚至还问我要不要回家。我思来想去，念及可怕的票价，还是拒绝了。

思念导致依赖程度的上升，但显然他承受不住我渴望的联系的强度，矛盾再一次爆发。到最后，我说，我们可以处于挂线状态，不分手但是“挂着”。那段时间，他意料之外地开始主动给我发消息，虽然经常只是发表情包。我很无语，问他，为什么突然主动给我发那么多消息。他说，总要有一人主动。我内心的感受就是给他隔空翻了个白眼。

(九)

很快到了期中考试，也到了他的生日。他的生日在我最后一门期中考试的当天。我提前托朋友去公园给我捡了好多金黄的银杏叶，打算给他做银杏叶拼贴画，并和他说我那段时间在期中考试，生日礼物晚点寄给你。他生日那天凌晨，我本来想压点给他发生日祝福，但因为复习经济学错过了两分钟。他那时候在和朋友吃海底捞。我发了一条调侃的朋友圈：

“因为复习经济学而错过了压点生日祝福[苦涩]

现在又要在他唱生日歌的时候继续看平板 内容还是经济学

按照图书馆停电许愿三十秒定律

如果我被分手了 那小三一定是经济学[闭嘴][大哭]”

那天的考试是早上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两点半我还有一节游泳课。游泳课上课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构思我的剪贴画。游泳课下课以后，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宿舍，在路上越想越生气，觉得邓开文对我那么不好，我却还费尽心思给他准备生日礼物。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他！不！配！回到宿舍以后，我给他在 QQ 上发了一长串消息：

“我不想给你做生日礼物也不想送你生日礼物了邓开文

我今天越想越生气

你凭什么啊你

你以为我真的变乖变懂事了不来烦你了？

狗屁

我上大学以后你态度真的是越变越差了呢

你真的以为平躺着就能天上掉下来一个女朋友？

你根本就不会想着努力去维护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关系

如果两个人就各自相安无事那谈个屁的恋爱！

你每天发那点消息能叫交流吗你每天发几个表情就能替代一切吗

你说你没空回消息没空回消息你只是没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吧

想回的消息早就回了何必要等到有空的时候

要是每天我们两个人就这么随随便便过过就算了

我今天想要做你的生日礼物，我就觉得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获得我的礼物啊？

你看看现在你承担了什么男朋友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我考砸了跟你打个电话你都不愿意听，我没把话说完你就自己一通输出

只要我不想着给你打电话你就从来没有找我的想法

不是我喜欢比较，你自己看看正常的谈恋爱应该谈成什么样子的？

难道两个人不应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进步，互相沟通吗？

请问你做到其中的哪一点呢？

说白了我在你心里还不够重要吧？

什么都说以学习为重，学习为重，你最后根本就不用结婚了，你就搞你自己的事业去吧

我觉得你最适合荣誉等身然后孤独终老

然后每次这个时候你都会给我发几个可怜的表情然后程式化地道个歉然后心里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我就会心软原谅你

每次都是这样”

过了一个小时他回复：

“我没有不听，我也没有输出，我觉得我的付出已经多到拉低了我的学习进度了。这对于我来说是比过不过生日更重要的问题”

“怎么说”

“模电落后两周课，量子力学落后一章”

“为啥，就因为你国庆来找我吗？我没理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没做错什么事”

“但是你为什么学习进度落下，你付出的是什么”

“发表情”

我直接怼了一长串问号给他。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我可能表情也发不了，放寒假也只能在北京陪你一两天”（我之前问他寒假的安排，他说要去考雅思）

我继续给他弹射了一堆问号，然后问他：“不是你说说为什么发表情会让你耽搁学习进度，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我是说我为了追回学习进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没法做出你想要的改变”然后发了个哭脸。

“不是啊，”我引用了“我觉得我的付出已经多到拉低了我的学习进度了”这句话，“‘你的付出’指的是什么？你对我的付出吗？还是你自己对学习的付出？又如何拉低学习进度的？？？”

“喔，我想说的是，我换种表述，就是我对你的付出，虽然不多，但是很占用精力。”

“不是你对我的付出在哪里，又为何会拉低你学习进度。就单单因为发表情？不是为什么啊。”

“肯定不是单一原因，但是确实占用精力”

“那你这样说负责任吗？！”

“负啊，很负责任啊”

“(发表情)占用的精力至于你落了两周的课？？？？你那你还去聚餐？你还去玩？”

“对啊，你觉得落课就要补课对不对，所以我在去聚餐之前的一上午、一中午都在补课”

“那总而言之就是我的重要性不足以解释你花在我身上的精力？不是你把你的原因怪到我头上？？？”

“没有怪你占用我精力，我是想声明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改不了，你劝我改是没有用的”

“我没有在劝你改，我已经放弃这件事情了，我只是在通知你”，我引用了“我不想给你做生日礼物也不想送你生日礼物了邓开文”，“通知这件事情”

“哦这样啊”

“顺便为了看起来不那么无理取闹解释一下理由。你去忙吧，谢谢你，占用你时间了/合十，我的问题/合十”

“/合十”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最后再打扰一句/合十 分手吧。我非常理智慎重地分析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和未来，严肃地向你提出这个事情”

过了十分钟，我看他没有回复，又戳了戳他。

“哎我来了，我在编写我的观点”

“？没见过谁分个手还那么磨叽的”

“是我了，我觉得不应该分，而且我觉得我！很！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一起需要双方的共同同意，分手应该只需要单方面退出就可以了把？”

“对呀，所以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我发了个猫猫问号脸的表情包：“你不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我坚持认为，我读大学以来没有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是正确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维系感情，而且是为未来着想”

“你不仅没有维系住感情，还让我对未来失去信心”

“我猜你想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受不了我不重视你”

“不是”

“来来来让我给你的未来重建一下信心啊”

“不用啦谢谢你！”

“呃，求求你了不要分手嘛”他发了个仓鼠的表情包，“求你啦”

“这一年以来不到我非分不可的情况我是不会说出这句话的，我们俩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太不一样了。我们了解对方的观点但是不能接受”

“可是不接受也不至于影响到感情吧”

“我不否认我对你人格的欣赏，但是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我男朋友。不是我已经心平气和地提分手了，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我只能采取暴力措施了。”

“噢你是不是在等我回复。我也很纠结该怎么答复”

“我在等你接受这个事情，然后愉快地结束对话”

“很难等，真的”

“？”

“我确实很难接受分手”

“那我只能采取暴力措施了捏？”

“好好好同意你分手”

我引用了“我确实很难接受分手”这句话：“那我也很难接受你这样对我/微笑”又引用了“好好好同意你分手”：“不是，我分手还要你允许是吧？”

“不需要啊，那我除了同意还应该说什么”

我引用了“哎我来了”：“你应该这句话就直接说‘好’”然后继续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我的冷幽默：“笑死，没和平分手过是吧，分手还需要教，教完再分”

“确实没有过，哭了”

“以后促进你再多分分手，就会了。实践出真知”

然后他就没有回复了。

我原本在宿舍座位上进行这场对话。不知道说到什么时候，我忍不住了，跑下楼，撕心裂肺地哭着给林楚珊打电话。

我随后发了一条震惊好友的朋友圈：“给邓开文最好的二十岁生日礼物：分手快乐/合十”好多朋友在下面评论，也有不少朋友来私聊我问我为什么。我平静地一一回复。

第六章

翻山越岭

(一)

我分手以后，我的高数助教王天祺就紧接着正式问我能不能跟他在一起。我第一次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发现自己和他的三观差异过大，于是拒绝了他，并慢慢疏远他。那一个月，我对于和邓开文分手这件事情都感到非常爽快，感觉自己终于能让自己舒心一回。再后来，我认识了李奕。我天生比较会追男生，而他又是对爱情有幻想的纯情小男生。我本来没对他有什么想法，只是想交个好朋友，奈何我发现了他感觉我喜欢他，不想让他失望，就头脑一热和他在一起了。

从分手到 24 年我生日前，我都没再和他说过一句话。寒假的时候，我感到我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总结这段感情，于是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用 QQ 发给他。他过了一个半小时给我在微信上回复：

“谢谢你过了这么久还给我写信，我读了半小时，哭了一小时。”

你说得对，我的原因导致了你对我的感情消耗殆尽，我在读信以前几乎没有发现感情问题，也没有用行动解决感情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我在工科内卷中迷失了自我。

你好幸运，你既不需要参与这种程度的内卷，又适时摆脱了一个卷人。”

我看到他第一条消息的时候，我几近哭出来。我很难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但看到他最后一条消息，我马上对他关于“内卷”的言论发表了反驳，并且和他像讨论学术问题一样严谨地讨论了内卷和谈恋爱相关的问题。我最后感到还是无法和他在观念上保持大体的一致，结束了对话。结束了以后我的感想是：我幸好和他分手了。

我在和李奕在一起前，就分享了和邓开文的故事。在一起后，我又给他看了《窗户纸》。他说，他不会再和前任有任何联系，也不希望再听到邓开文的故事；至于我们俩有什么联系，他希望我不要告诉他。我的想法是，我和邓开文原来就是很好的朋友，分手之后仍然可以做好朋友，所以我在和他恢复联系以后，会时不时向他请教一些数学或计算机方面的问题，他也会主动找我聊一些和我有关的事情。写到这段的时候我查找了聊天记录，发现我从24年一月开始的每个月都会至少有一天给他发了消息，多的时候大半个月都有聊天记录。然而，李奕是一个对爱情很保守很传统的人，他逐渐不能忍受我和邓开文有联系，三番五次地拿这件事情来和我冷战。我一方面想办法缓和关系，另一方面又和他强调我对邓开文没有任何想法，重申我和他保持联系的权利。最严重的一次是24年暑假，我为了安抚李奕，当着他的面拉黑了邓开文的微信好友。但一个月后，在沃土计划去山西太原的时候，我为了解决一个电脑问题，又私自把邓开文加了回来。

我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确实获得了很多快乐，看似有了我之前渴求的联系强度。但是每次假期——24年寒假，24年暑假，25年寒假，放假放到快要开学的时候，我都感觉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感受到一种精神联系的空虚：我和他关注的问题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曾在这三个假期，三次坐在我的小床上，和我妈哭诉，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像喜欢邓开文一样喜欢上任何一个人了。我妈安慰我说，因为邓开文是你的初恋，初恋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是很独特的；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喜欢的感觉和方式。我将信将疑。我承认我在和李奕在一起的时候，后悔过为什么那么快地和他在一起，后悔我没有再等等：我知道我如果没有和李奕在一起，我一定会和邓开文复合。但为了自圆其说，我用一些只言片语强行说服我自己，邓开文已经变了，他已经不是我喜欢的那个邓开文了，他身上已经没有我喜欢的那些品质了。

前两次假期开学后一周，我都通过线下物理接触，和李奕重新回到了平稳的感情状态。但是 25 年的寒假回校以后，我发觉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无法再享受和他的亲密关系。我开始有意识地独立。但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提分手；我还没意识到因为不爱而提分手是正当的事情，更何况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暂时对他没有兴趣，或是进入了一种新的恋爱状态。再加上他之前说过，无论怎么样都不会主动和我提分手，于是我计划在毕业的时候以异地为由分手。

我在 25 年三月份的时候曾经发消息问过邓开文：“如果我和 ly 分手了，我来找你复合你会同意吗（）（尖锐发问）（尖锐发疯）”他当时的回答是：“不建议这么直接的复合，建议重新考察有没有缘分、三观对不对之类的”

但是李奕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他在尝试和我重新拉近关系无望后，开始有意识地对我爱搭不理。我变得更加惧怕他的忽冷忽热，中间有过好几次争吵和谈话，我也争取多和他吃几次饭，但都以失败告终。导火索在四月底。那天我准备下楼和李奕吃晚饭，舍友李周嫫推门进来，很激动地和我说，光华的一对大四的学长学姐订婚了。我也很激动，马上围观了他俩的朋友圈，并顺手截图发给了邓开文。发给邓开文是因为他在高三的时候和我说过有人在成人礼上求婚，我想起了这件事，就分享一下。我当时犹豫了一下，第一个犹豫的是，李奕会不会发现我给邓开文分享了这个消息；后来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好久没看我的手机了，这次应该也问题不大。第二个犹豫是要不要发给李奕，但是想到李奕就在楼下，于是我下楼直接和他说了这件事情。

我和他去燕南吃了饭。我把手机放在我们俩中间的桌子上，中途看了一眼手机，在锁屏上看到邓开文回了我消息。我马上把手机盖上，放到了远离他的一侧。他比我吃得快，吃完以后坐了一会儿，就伸手绕过我把我的手机拿过来。屏幕亮了，上面显示了邓开文给我的回复。他把我的手机解锁，拿我的手指往上滑我和邓开文的聊天记录。我想反抗，但是他摁着我的手指继续滑。滑了好一会儿，他把我的手机放回去，一句话也没说。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害怕地问他，他只是说，没事。

当天晚上，他就和我提了分手。先是在线上提，但我装聋作哑，于是他把我叫楼下当面说。那天晚上，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想法：我想分手，但是我又

得表现出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不想分手的样子。我整个人都看起来非常平静；实际上我也非常平静，我只是装作强忍痛苦。他和我谈，他不能接受我和邓开文的关系，并且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所以他要和我分手。他说他心意已决。我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要挽留，因为我不想显得这是我的问题，我不想破坏这种稳定的生活。

在楼下一圈一圈地绕的时候，我问他：“我看起来痛苦吗？”他说：“你看起来非常痛苦。”我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想用痛苦来胁迫他不分手，而是在测试我装得像不像；同时我知道了，他并没有真正懂我。

最后他说要分手的时候，我在心里面长吁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

后面几天我确实痛苦了一阵子，这是我感觉我做错了事情，想要弥补的忏悔。我当时也有过纠结，但问了一圈朋友，所有人都建议我直接分手。我现在都无比感谢他主动和我提分手。我不是因为我要写一本有关邓开文的书才那么说，我对我的感受诚实。

(二)

和他分手以后，我痛快了两周，但很快我意识到，我似乎“需要”谈恋爱。我开始考察新的人选，但同时愈发反复拷问自己，我为什么想谈恋爱，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以什么样的标准进入恋爱状态。这三个问题反复地折磨我，甚至在期末周的时候我都因此心神不宁。我似乎只能想清楚我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是我反复和别人说的，邓开文的模样；而对于其他两个问题，我感到我难以得出定论。但因为我之前的“臆想”，我完全没有考虑过和邓开文复合这件事情。五月中旬的时候我告知了邓开文我分手的事情。我期末的那段时间邓开文已经期考完了，几次想找我聊天，但我完全没时间理他，只是草草地带过了。他之前还想找我请教如何追女生，我调侃式地随意教了两手，也没了下文。

史上最痛苦、睡得最少的期末周终于结束了，我得以松一口气，同时有更多时间来探索这件我无法自圆其说的事情。我强行解释自己，但我在内心深处知道，我还没找到答案。

由于报销政策的更改，我把机票从 22 号改到了 24 号，顺便在多出来的两天时间里和两位学长姐约了饭，理清了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从北京回来那天

晚上，我和我妈一起躺在床上夜聊。她问了我有关感情的问题。我和我妈说，因为我容易分不清我是好感还是喜欢，所以我需要把我的择偶标准列出来一条条对照，避免我又一次分不清楚。但是我又说，感觉我把所有标准列出来以后，我要孤寡一辈子了，因为感觉很难有人同时满足。所以我说，我要不要降低一下标准，能谈先谈一下。我妈说不用，她说你会等到的。然后她突然问我：“其实我觉得邓开文挺好的，你为什么不和他复合？”我一惊，解释说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她赶紧为自己找补：“我不是说让你们复合，我只是随便问一下。”但她又说：“不过我还是觉得，邓开文比李奕好多了。”

回来那天晚上，我就去红林报到；紧接着，我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招生工作中——说是紧锣密鼓，其实还是有不少闲置的志愿者坐在725外间闲聊的时候。聚在一起闲聊，绕不开感情问题。我和大家说了我的故事，已经研二的杜佳伟学长又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和他（邓开文）复合？”我再次解释了他已经变了，我没有往那方面想云云。

在招生的时候，比我大两届的二中学长、现就读于北大城环学院的莫文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被他的工作热情、由衷的助人想法和幽默的聊天所吸引。为了避免我再次冲动，我把我喜欢人的标准一条条列出来，打了个表格，然后对照着莫文标的特质一条条核对。核对得七七八八，我在招生结束以后，打算去接近他。但好巧不巧，他那段时间忙着毕业典礼，不怎么有空理我。我对自己的追人技术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去详细讨教邓开文当时我追他的细节。不知怎么的，聊到了当时分手的原因。我说当时我和他分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变了。他让我细说，于是我截图了我表格的头两项——

“对生活和学习有热情和热爱

善良，乐于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身边的人，有奉献社会的大爱”

他一一回复：

“对生活：没有改，在改

对学习：我其实不是不爱了，而是分领域、分课题，分别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我觉得我的听课态度在全班来讲算很热爱的了，就是备考、考试态度很差，而且改不过来

帮助人：一直在帮的好不好！只是帮的形式不一定正确，而我经常犹豫帮

的形式正确不正确，有时候还因此内耗

但是帮不上你了这是真的”

他说着说着突然反问我：“你是不是列得不全啊，我怎么感觉这些其实我几乎没变过呀。”

我和他打趣说：“那和我复合吧邓开文”

他说：“你冷静冷静，这是在帮你”

我：“xsl，我当然是在开玩笑”

“啊）那我不开玩笑”他好像被吓到了。

这时候我也被吓到了：“啊？”

“和我复合吧孙一杨！”他发了一个兔兔哭着抱大腿的表情包。

我瞬间手忙脚乱。当时我正在同时和邓健桓聊天，情急之下我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给他，告诉他邓开文来找我复合了。他也很手足无措，但还要一边安慰更加手足无措的我。

他说：“你看我这不是没变嘛/流泪”然后给我解释他的保研安排有几率留在北京。

我说：“不是那对你来说关键不是在于你喜不喜欢我吗）”

他说：“？我一直喜欢你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下我更加不冷静了，一连给他发了好几个问号——上一次问他这个问题，大概是在 24 年寒假。我知道他当时还喜欢我，但是没想到过了那么久他还喜欢我！

他继续说，他想复合，但是他不确定将来是同城还是异地，他怕自己没经验 handle，“所以你要是不提复合我就不敢跟你提复合”

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问：“你不是还在追别人吗？”

他解释说：

“就是我说我想表白，反正我和她都忙着准备夏令营，她一下子也考虑不清楚答应不答应，所以也不需要她立刻答应，反正开始相处了而且我提出要表白了，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我跟她没有建立初步的感情基础，而且保上研之前也没机会发展感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也不太想和她谈，她也不太想接受我”

我说：“那你岂不是随即抓一个人来谈恋爱？”

他在微信上留下了悔恨的泪水：“我草，真的是哎，我完了”

我继续追问他说到底喜欢谁，他说：“论程度，我喜欢你远高于喜欢其他人。论个数……像初中一样还挺多的。”我一眼识破他对很多人所谓的“喜欢”只是欣赏罢了。他恍然大悟：“卧槽，还真是，只能算欣赏哎”

我继续追问：“那你对我，是欣赏还是喜欢。”

他：“我喜欢你”

“不儿我最近跟你也没咋联系你怎么又喜欢我了。那你现在喜欢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都说了一直喜欢你呀。换句话说就是分手以后我还没有喜欢过别人，那喜欢你的理由就是没有人让我喜欢”

作为除了他爸以外最理解他的人，我能大概理解他在说什么，但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我想引导他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你为什么要和那个女生预表白，让我很迷惑”

然后他说出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两句话：

“因为我真的乐于助人助到她了，我在她的经历中看到了你的影子”

我已经快要哭出来了：“怎么可以想起我……我真的要哭了”然后忍不住一股脑说了出来：“我对于对象标准的最重要的两条全是按照你的样子定的……你用你的这两个方面塑造了我的这两个方面。我的一半是你赋予的，邓开文……”

“那我这两条也没变呀，我不冷静了，我感觉你在疯狂抒情但是不愿意答应我，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你没说”

“不是，我‘想’或‘不想’是基于我考虑的基础上，但是在你说之前我完全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回复了“我感觉你在疯狂抒情但是不愿意答应我”：“不行啊你给我抒一下情，然后再谈正事。”他回复了一个可怜的表情。

“我和所有人都那么说（我的一半是你赋予的）。所！有！人！我在和李奕分手以后其实我都没怎么提过他，我只是和别人提你，我说我再也不会像爱邓开文一样爱上别人了。啊我在你面前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是我可以和别人

滔滔不绝地讲你”他说“谢谢你”，并拍了拍我，说我好可爱。

又像之前一样开了一会儿玩笑，他说：“我稍微冷静一点了”我引用了他三月份说的“建议重新考察有没有缘分、三观对不对之类的”说：“建议重新考察”他赞同了我的话，并说：“毕竟符合但是异地恋也挺不好的”我说：“其实我觉得还好，如果之前交流不畅那个问题解决了的话”

他“哇”了一下，说：“原来你不是不接受啊，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不接受呢”

我说：“我不是不接受异地恋，是不接受没有精神联结的异地恋。”又回复了“原来你不是不接受啊”：“那之前这么说只是因为能不异地最好不异地呀”接着回复了“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不接受呢”：“我已经为你网开很多面了，如果真要复合的话再多开一面也无所谓……”

他说：“谢谢你，你辛苦了，我还是改改自己吧，让你网开那么多面多不好意思”

我：“你猜为什么”

“别开了别开了，我是真的能改，好吧，只要你说改什么。你要是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改的话我可以自己去问邓健桓”

我在文字里发出了尖锐爆鸣声。他说：“好晚啊，你快睡快睡，我快睡快睡”我说你快睡，我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晚安晚安”。

他说：“晚安爱你~”

此时是十二点五十分。

(三)

他睡觉之前，我在拷问他的想法；他睡了以后，我开始借助和邓健桓、林楚珊的对话，真正叩问自己的内心。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到底喜不喜欢他。这个问题，我的本能在一瞬间就给了我肯定的答案，剩下的时间，我其实用来体会并尝试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并为这个直觉寻找我做过的行为依据。我感觉我对他的喜欢——甚至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消失过，我只是把它暂时封存在了我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重启它的时候，它便重新全都回来了。我感觉我在和他分手以后的所有努力，都是

用他的标准去套在别人身上；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解铃还须系铃人。就像我刚刚和邓开文说的，我会本能地和我所有的朋友讲他。在这之后我又意识到，我当时说要维护自己和前任保持联系的权利，其实到头来远远不止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保护邓开文在我生活和生命中的地位；我最后选择和李奕分手，实际上是选择了邓开文。

第二个问题是，之前的问题能否解决。在复合之前的聊天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他在沟通方面好转的迹象；再加上他刚刚说，他能改。当然我也知道，我感觉还可以可能是因为我不会对作为朋友的他在聊天上有什么要求和期待；但如果这么说，只有真正在一起才能确认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刚开始追的莫文标怎么办。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件事无伤大雅。我本能的反应告诉我，在邓开文面前，其他人（潜在的暧昧对象）都不值一提。

第四个问题是，我是否一定要复合。我经过艰难的自我拷问、事件回忆和逻辑梳理发现，我跟除了邓开文以外的任何人谈，对对方都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已经永久地在心里给邓开文圈了一块自留地，我没法给除了邓开文以外的任何人毫无保留的爱，我没有办法确认对方的唯一性和独特性。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即使我和别人谈了，我觉得任何一个真正喜欢我的人都会介意邓开文的存在，我也无法给出毫无保留地喜欢对方的承诺。而且我在审视内心的时候本能发现，我之前的梦想就是能一直和他在一起，如果我这次真的答应了，我感觉我真的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当我看到我的潜意识的时候，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我不会是在说服自己答应吧，还是其实这一直是我梦想中的结果。

第五个小问题是，他好像还在和别人暧昧。这一点我丝毫“不敢”介意，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在感情方面非常理想主义地单身等他的人，所以我当然也没有资格去要求那么多。更何况，我认为过去的事情可以翻篇，可以不干扰现在的决定。

梳理完这些思路，已经凌晨两点多。我告诉了林楚珊我的决定：“我会带着答案去跟他谈（复合的事情），去和他确认各种细节”，但是当时我希望一定要线下见到他当面说。林楚珊发给我一段歌词截图：“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

会放掉”我把这个截图发到了朋友圈，但屏蔽了家人和邓开文。后来我单曲循环这首《遇到》，在十几天时间里循环到了我历史播放量的第二名。

后来又问了几个朋友的建议，大家都鼓励我复合。最后我凌晨三点多才睡着。七月三号白天，我九点多才昏昏沉沉地醒来，继续高强度地思考这件事情。为了总结自己已有的思想成果，我开了一个 word 文档，写了一份《关于复合事情的思考》。一边写，我一边理清自己的逻辑思路：因为我身上有一部分是他给我的，我心里永久地有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可能再全身心地爱上第二个人，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直面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相信它能解决。

在梳理完上述想法以后，我给他发消息：“我来确认几件事情：1.你到底为什么喜欢我。除了你昨晚说的那几点，我想知道你此时此刻是怎么想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2.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观念还有哪些不合的地方”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说了几点：我会鼓励他，指出他的闪光点，做他的精神支柱；向我展示他把他“从大二那个吊样子救回来了”，并且会产生正效应，而对别人展示不会；我会和他聊抽象话题，但周围人都觉得他很抽象，没人和他聊抽象话题，他因此变得内耗；我和他有高中的美好回忆；我唱歌好听。说实话我一开始看到这些理由，会第一反应产生不自在的感觉，认为他喜欢我是因为我喜欢他。但我对邓开文语言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想法的特质过于了解，我把他的这段话转发给邓健恒和林楚珊，和他俩一起解读。林楚珊一针见血地说：“dkw 好像在说‘我们是一样/相似的人，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在和邓健恒总结的时候也发现了：“有人能理解他这件事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优先级太高了。而别人可能不会像我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他的真实想法然后和他一点点确认他的表述。所以可能这是我对他来说最独特的地方之一。”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厕所里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久不聊了我对你的观念一无所知。”我说我也是，然后问他：“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希望和我复合吗？还是你希望先了解再复合”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谈恋爱会看观念（完全）合不合，差不多合就行了”我又问：“还是你觉得其实就我了，先谈再了解也不迟”他说：“有这个想法”

我本来想飞去上海或者等他回来面谈。但我发现我当时的时间安排不允许

我去一趟上海，而距离他回来还有一个多礼拜。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来日方长，但是换个角度，要是真的能在一起，为什么要等”。于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和他说：“我要和你在一起”他马上发了一句“好耶~”。我说：“你别显得那么高兴先，我还没说完（虽然说完你会更高兴），就是，你昨晚说了以后，我花了很大力气搞清楚我自己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到那么晚还没睡，然后我发现，（我给他发了《关于复合事情的思考》的截屏）。就像我昨天说的，你塑造了半个我，我的择偶标准是按照你的样子刻画的，我再也不可能像爱你一样爱其他任何一个男生，我也没有退路，因为我没法毫无保留地爱别人，而别人只要在意我，也会介意这件事情。而那些问题，包括你到底为什么喜欢我，包括上次分手的原因，包括未来的发展，是需要讨论的话题。但只有我们先开始，才知道怎么解决。在这之前，我只有相信，只有希望。而我为什么会相信，为什么会希望，看上去没有理由，但是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爱着你的整个人。为什么我能那么快地确认，那么快地被激发，是因为感情从未消失，只是被我暂时掩盖。以及，我知道我真的很认真，我从来没有想过和别人一辈子，但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里和对别人所有的表述里，我的梦想就是和你一直一直在一起。所以这次，我也许真的是奔着一辈子去的。我现在说这些并不是冲动，甚至是我的理性压倒了我的感性，我经过对自己感情的透彻的分析得出来的。对我来说，你其实也已经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新鲜感”和“蜜月期”了（当然如果能有的话更好），但是我也不要这些了已经，我只需要确认我对你的和你对我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然后，再义无反顾一次，毫无保留地爱你。”

他引用了“我爱着你的整个人”这句：“呜呜呜学到了，原来爱你的理由还可以这么表述，我终于不怕被问了”又说，“但是爱你整个人的问题在于我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你”

“但其实这并不太影响？我自己是那么感觉的，不管我还不完全了解你的地方是啥样的。不可能在在一起之前就了解的，甚至结了婚以后还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哎呦我的妈呀你又要戳到我了”

他引用了“我只需要确认我对你的和你对我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这句：“第一次搞懂你为什么每次都问我为什么喜欢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独特性和唯一性是可以相处过程中慢慢建立的”

“我知道，其实我们对彼此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不就是有一部分来源于我们的过往经历吗”

“我的意思是你要是跟别人谈上三五年你也能建立这种啊（”

“但是没人跟我谈过三年啊！除了你！”

“你该不会是等不起三五年吧[旺柴]”

“缘分的唯一和独特也算数啊！我现在慢慢觉得缘分在爱情里面的地位至少占到50%以上”

“我现在觉得缘分不是随机的，可以是自己找的”

“在更大范围内也是随机的，什么样的人能出现在你找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随机的”

“在此之后就不那么随机了哦”

“是这样的”

“可是我高三的时候不知道这一点，然后有人讲我高中谈恋爱也不一定有缘分续下去我就怕了[捂脸]”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也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你自己主动争取了，而且你未来也会主动为这件事情做出努力，吗”

“不不不我只是后悔以前没有主动争取，然后我就没试过主动争取了，现在可以试试”

“[旺柴]你是争取任意一个人的一辈子还是争取我的一辈子[旺柴]”

“你是希望我拿别人积累经验呢，还是希望我在你这一次成功呢？”

然后他对我“没退路”这一点产生了疑惑，认为能满足我说的那两点、像他一样的人很多。我反驳他说，我谈一个像你的人当然不如和你谈呀。我继续解释：“没退路是因为我一直在我心里跟你划出了一片地方，没有人可以替代。因为这份记忆和感情的存在，所以我没有办法全身心的爱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所以我没有退路。”

“……这得治啊。”

“有点难治”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要是你一不小心归因错了，连我也没法融入自留地怎么办。”

“你不会介意我对（过去的）你和（过去的）经历有感情吧”

“不会吧。啊？别人都会介意吗？”

“那肯定是会介意啊，因为我脑子里想的不是对方，而是第 3 个人啊。这不是废话吗？你还是吃得太好了邓开文”

“我还是吃得太好了[旺柴]”

说到这里，我已经躺在床上累得不行了，眯了二十分钟。复合之日就在我的筋疲力尽中结束了。

第七章

回到原点

(一)

从复合第二天开始，我们就着手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他爸妈对于我和他关系的认知，还有罗美桃问题。因为我完全转变了出发点，不是以发泄情绪为目的，而是在问题必须解决的信念上寻找解决方案，我做到了在气头上不对他发脾气，而是自己冷静一会儿转移注意力，或是和邓健桓、林楚珊吐槽，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想清楚自己的感受和诉求以后，再冷静地阐述，并给他充足的表达空间。而他，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会改的”，学会倾听并理解别人的利益诉求，站在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体会自己的感受并尽可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能永远愉悦，目前遇到的几个问题都被圆满解决了。

而上次分手之前我们最大的矛盾——沟通问题，也找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我来说，我能区分我和他说一些话的目的是为了自我表达，而不必要要求他的回应；在发现他一时半会儿没有回复的时候，可以先多戳他几下，而不是急着生气；在情感需求十分迫切或超过平时的正常值时，我的核心需求是“他在场”，这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到他；在他一时半会儿没法回消息的时候，给重要的事情设置代办，并在他下次出现的时候提醒代办；在找他的时候

可以优先表达撒娇，让他哄我，而不是想着一定要根除问题，以此来攻击他。而他也尽可能及时回复我，及时解决代办，并在消失时间过久时解释他的去向。虽然复合以来有几次嫌他不回我消息，但都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他也尽可能安抚我了。

(二)

在他还没回来的时候，我就和他说好，请林楚珊帮我们回二中拍照。说实话蛮佩服自己在复合时候的勇气，毕竟那时候已经一年没见邓开文了。复合以后自然很想见他，于是天天盼望着 7.11 的到来。可惜 7.10 被告知我第二天要开始上班，于是去机场接他的希望破灭，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遍的情节没法上演，只能盼望接下来的 7.12。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那天早上去买衣服，下午拍照，晚上和苏苏吃饭。虽然很想见他，但挡不住我一直是一个想到要安排出游计划就不想出游的人，更何况还要对包括但不限于国贸的 jk 店还剩哪家、jk 店早上不开门、通勤、随时下雨等问题，所以我那几天一直处于既期待又逃避的状态，直到 7.11 晚上才最终敲定行程和所有可以准备的 plan B。

周五晚上担心自己起床来不及收拾，精心计算后定了 7:40 的闹钟，谁知周六早上醒得特别早。第一次醒的时候我发现我妈还在我身旁呼呼大睡，看了一眼手表，才六点四十多分，于是我翻了个身继续睡。第二次睁眼的时候发现我身边空了，一看时间七点十几，直接翻身下床。前一天晚上说着让邓开文挑我的衣服，其实起床的时候还没完全想好要准备哪几套衣服，万一买不到合适的 jk 上衣。我摁着自己静下来，用排除和互斥挑了一包类型不同的衣服。我妈在一旁给我建议，我假装轻松地和她随意扯两句。也许是因为比预计起床时间早，也许是因为想给我妈留下寻常而平静的印象（她经常批评我做事很激动），也许是因为脑子里担忧的事情太多而前前后后地来回确认，那个早上有种忙了很多却不知道在忙什么的感觉。

在我收拾好的时候，我爸刚好起床。爸妈问我要不要送我，我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拒绝的理由看上去是不麻烦爸妈的好心，但实则对我来说颇有一种独立的象征意味：我要前往的地方是在南宁对我来说很远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对

自己的“选择”负责。同时又藏着一些隐隐的害怕，害怕父母见到连我都一年没见的邓开文，害怕父母指责出门时都没完全具体定下的见面地址，害怕自己暴露自己的害怕。

从我家到国贸开车要二十多分钟。我一面和时不时在微信上消失的邓开文确认汇合地点，一面看着窗外快速后退的建筑。我从未感到如此撕裂的逃避，宁愿要么跳过这不长不短的一段路快进到见面，要么永远没有再会也永远没有提心吊胆的期盼。

终于开始开位置共享了，邓开文指示我从朝阳广场的D口下车。我看了一眼滴滴给我的预期下车定位，绿色的轨迹绕着朝阳广场跑了一大圈，便直接和司机说我要在D口下。幸好司机看起来对这片挺熟，轻车熟路地转弯，让共享位置上的两个点越靠越近。

车终于在像鲨鱼的巨口的地铁站前面停下了。我确定了相对位置，就沿着弧形的朝阳广场边缘走着。突然一个粉色的身影出现在拐弯处，紧接着是那张熟悉的笑盈盈的脸——太熟悉了，我从未在他看向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的时候见过这样的笑容和眼神。那一瞬间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过，流逝的时间没有带走记忆，阻隔的空间没有切断感情。

我的害怕被汹涌的感情淹没了，却又突然有些害羞起来，低着头假装为了看地砖并不平整的人行道，小跑着向前冲。他还是迈着不徐不疾的步子向我走来，我任由我的身体猛地着陆在他的胸膛里，两个人都踉跄了几步。他轻轻地抱住我，拍拍我的脑袋。我本来想继续黏着他一会，说几句“我好想你”之类的情话，但又像之前“势均力敌”的好朋友一样，故作镇定地恢复常态，看向马路对面，说：“所以早餐吃什么？”

他也和我看向同一个方向，即使那条路上的店铺大多都还拉着铁帘子：“那就沿着这条路走呗。”于是往斑马线迈出一小步，左右观察车流，把右手往后伸。我很自觉地把左手塞进他的手里，甚至没把左手上装衣服的袋子换到右手上。

也许是好久没见太紧张，也许是他真的傻傻的，他抓着我拎着袋子的手走了几步也毫无反应。我撒娇着说：“你帮我拎这个嘛。”结果他用牵我的那只手接过袋子，一边牵我一边拎袋子。我不得不发号施令：“你要不用另一只手拎吧…”他才把袋子换到另一只手。

这时候才九点多，街上大部分店铺都还没开门。路过第一家开着的粉店，我们犹豫地确认着对方的想法：“吃这个吗？”“行啊。”就走进了这家半敞开的店。店铺是很老旧的装潢，棕黄色瓷砖地板白色桌子，红底白字菜单贴在墙上。我点了一碗干捞卤菜粉，他点了一碗生料粉。虽然只有八块钱，但我仍嫌弃干捞卤菜粉里的料寥寥无几，而且酱少油多，味道寡淡，唯一的优点就是粉质很 Q 弹爽口。我随意扒拉了几下就说自己饱了，于是一直在从坐在对面的他的碗里三两根地把他的生料粉夹进我的嘴里。

走出粉店不一会我又想吃东西了，本想拉邓开文陪我吃肠粉，但他说他饱了，只好作罢。

这时候离国贸理论上的开门时间还有半小时，我们就在附近闲逛。不知道是谁提议去他的小学看看，于是邓开文就凭着他小时候的记忆，带着我穿过安静的老街，转过并不垂直的街角。沿着窄窄的人行道走着，远远看见前面有一坨五颜六色的喧嚷。再往前走两步，发现门口有一块大大的牌子，写着 2025 年秋季民乐路小学一年级新生名单，家长牵着小孩进进出出，旁边托管机构的人员举着牌子发着传单把一家家人拦下来。甚至有机机构人员把我们当成父母，询问是否需要托管服务。

“噢，今天应该是新生办入学手续的日子。”我自言自语，牵着这位十五年前的民乐路小学一年级学生。

这一片有很多窄窄密密的小巷，构成了老城区的毛细血管。路过一条小巷，他说，从他二年级开始，校门口的楼开始装修，他只能从这条小巷的侧面进学校。走过一个路口，他说，这是他小学的时候住的地方，从他三年级开始，爸妈不再送他，他自己走路去上学。

一年级的小学生叽叽喳喳，我们两个却走得很安静。这是我未曾参与的他的人生，但此时此刻我却感受到，自己的每一步都踩在他当年的足迹上。

谢谢你带我一步步走进你的过去。

好不容易等到了国贸开门的时间，我领着他冲上楼，才发现几家 jk 店都是十二点才开门，于是果断放弃，转战万象的优衣库。我给自己挑了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但过于宽大，对于 jk 来说只是勉强能搭配的程度；但给他挑到了一件我很满意的蓝色衬衫。买完以后，我们捎了两个麦当劳的汉堡边走边啃，

带了两杯咖啡边乘地铁边喝。紧赶慢赶到了二中南门，林楚珊却说她还要二十分钟才到。我们躲在树下阴凉的地方，邓开文接着我一起刷芳丝塔芙的b站视频。

早在决定要拍照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平板上画好了可能的机位图。无数次在脑海里回放又预演的场景，终于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们在心静楼和心致楼之间的小路上又一次牵手，在智通楼的楼梯上又一次同行，在我高二的教室里又一次对视，在智达楼五楼辅导室又一次亲吻……一个个瞬间被定格，一次次提醒着我们：我们还是我们。那一天，还无数次想感谢林楚珊。这位几乎和邓开文一起认识的朋友，见证了我们八年的分分合合起起落落。如今，她又在这重要时刻，记录我们的点滴。

在智达楼五楼辅导室复刻我的初吻的场景时，我们把身后的窗帘拉上，林楚珊把镜头放在间隔一两个座位远的地方，我们站在靠窗的挡板后面。说是拍照，但他逐渐假戏真做地亲了起来，一下子把我的腰搂紧了，贴在他肚皮上。

晚上我带着他参加苏苏的聚会。我第一次在别人邀请我的时候问：“我可以多带一个人吗？”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穿着拍照用的得体正式的服装，一起出现，一起离开。在饭局上，我话比较多，他就坐在我旁边，一直微笑着看着我。

我相信，还会有无数次。

(三)

因为他7.21又要回上海，所以接下来的一周，我要么去南湖拦截跑完步的他，要么和他一起跑步，然后他开车带我一起去吃晚饭。

我坐他副驾的时候，他一在红绿灯前停下来就会开始对我进行一系列包括但不限于蹭我的脸、摸我的头、挠我的下巴的袭击活动。有一次在红绿灯前停下来的时候，他把手悬停在我脑袋上方，我一脸疑惑，头往上顶了一下，他笑了。我又往上顶了几次，他还是把手放在上面，一脸笑意盈盈地看着我。我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他说：“有些小猫就是会自己来蹭你的手的。”

好叭，遂他的意，我往他的手心里蹭了好几下，直到他突然发现前面的车已经启动了，他的右手才慌忙从我头上撤开，放到手刹上摁下去。

趁他开车没法袭击我的时候，我调侃他说：“你那么会撸怎么不去猫咖。”他嘟囔着，无辜中带着一点委屈：“去猫咖你就只撸猫不撸我了。”

和他跑步的那天，我跑了3km，他跑不动了，我又跑回来找他，和他一起走回去。他累到处于待机模式，于是我就自顾自地拿出手机开始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扯着他的衣角，生怕他走丢。

走了一会，他把我的手从衣角上扯下来，抓着我的手，用我的手背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一脸坏笑地看着我，像小朋友做了坏事。我给他翻了个白眼，他笑得更得意了，又用我的手背抹了抹他额头和脸颊上的汗。我头也不抬地盯着我的手机屏幕地调侃他说：“邓开文就是这么使用女朋友的。”这回我没看到他的表情，但已经能感受到他自顾自地笑着，用衣角擦擦我的手背，送到嘴边亲了一口。

晚上我们决定去七星路吃老友粉。邓开文开车带我从南湖出发，去七星路吃老友粉。我坐在后排。我们俩都累得没怎么说话。车在一个红灯前停下了，他突然冷不丁地说：“想你了。”

我还在神游，被他措不及防的情话干得脑子宕机，嘴比脑快地发出一声：“啊？”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打趣道：“邓开文你就这么偷袭我是吧？”

他：“就是那么喜欢偷袭你。”

我：“好的。”

在七星路上停好车，两个小朋友手拉手走去舒记粉店。不过有人牵手永远不老实，好好牵了没两步路就拿起来细细端详，轻轻抚摸，拿到嘴边亲了一口，指着我的手说：“孙一杨蹄。”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吃呢？炖来吃还是烤来吃？”

他没说话，又亲了一口。

我：“我知道了，你是喂着吃。”

吃完粉以后，我们散步去逛了逛建政路夜市。晚上九点多，他开车送我回家。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下来。我拉开副驾的门，走到后座去收东西，邓开文扭头看着我。不一会收好了，他见我下车，就和我说“拜拜～”我犹豫了一会，

还是没把包拿下车，关上了后座的门——关门时听到他发出疑惑的声音。我绕过车尾走到驾驶位，拉开他的门。他惊奇地看着我，但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用手臂环着他脖子，朝他的嘴吻了下去。他一边发出娇羞的哼哼声，一边伸出手抱着我，我虽然站在车边，但半个身子都被他拉进了驾驶位。亲了一会我放开他，搂着他的脖子一脸奸笑着说：“去后座！”说着就把他的身子往外拉。他一脸假装嫌弃，字正腔圆地说：“这更是黄得没边。”却自觉地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我和他分别从两边上了后座。后座东西很多，我把他的包扔到副驾，中间的一箱水放到一旁，我的包和衣服也放到副驾，直接翻身跨坐在他腿上。他抱着我，在微弱的光线里他的眼睛反着黑宝石的光，静静地和我对视。然后他轻轻地亲亲我，看着我的眼睛，很温柔地笑着和我说：“孙一杨好可爱，我爱你。”我的脑海里像“轰”地一下放了一个巨大的烟花，瞬间就沦陷了，突然变得超级害羞，一下子把脸埋到他的肩膀上，在他的耳边小小声地说：“我也爱你！”

(四)

我爸妈得知我和邓开文复合以后，询问了好多关于未来安排的问题。我尽可能地替他回答，说我们现在连自己本科毕业要去哪里都不确定，变数太大。但是显然我妈对我的回答不满意，反复强调，谈恋爱就是两个人要往同一个地方努力，认为他不来北京是不负责的行为。我很生气，说我以后大概率有可能出国，这样的话，他在哪里都没啥区别。周六的时候我妈请他吃港上饅市，和藹但详细地问了他很多有关未来安排的事情。晚上我们在南湖边散步，邓开文一本正经地给我妈解释什么是分贝。回家以后我问我妈对邓开文感觉怎么样，她满意地说挺好，邓开文解答了她的疑问，并觉得他还怪有意思的，很能聊天。

周日中午我去邓开文家做肠粉。但好巧不巧，现在在职高做老师、邓开文妈妈曾经的学生突然去他们家做客，我在一旁不知所措。邓开文送我和那位老师和她儿子一起下楼，他俩从一楼出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就扑到邓开文肚子上委屈地撒娇，说我感觉被冷落了，而他也没有做什么。他心疼地抱住我，说对不起，但是他在他父母面前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回来的路上，我继续问他唯一一个他被我妈问倒、没想过的问题：你喜欢

什么样的女生。他先想到了高的、胸大的，然后在性格方面思考了很久，说：“你这样的。”然后接着阐述说我的性格简直就是他世界里的异常值，没有见过比我的性格更理想的人了。

(五)

周一，他离开南宁时最后一次坐他的车时，他让我用手机蓝牙连了车载音响，没想到屏幕上暴露了我下午打开但没看的基德的一个视频。他开始嫌弃基德的视频从他高三开始变得没意思，我说：“我对刷 B 站的第一反应是我高三的时候有人一边给我打电话一边刷 B 站捏。”他愣了一下，傻笑着，又强装一本正经地说是因为打电话时间不对，应该下午一边跑步一边打电话。我一边思考一边不确定地喃喃自语：“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感觉好像也不一定要打电话…？想打的时候再说嘛。”他一副为难的样子：“这样不好，我害怕。”

我半打趣地笑着问：“哈哈你在害怕什么？”

“我害怕失去你呀…”他像是自言自语，声音突然变小，有些忸怩地说；又像是不想被我看到他柔软的一面，故意假装自己开玩笑地大声说：“呐，到时候就怕试试就逝世咯。”

我没有接过他的“笑话”，直直地看着前面的路，不说话——因为我也害怕。

我害怕我一张嘴就哽咽，一说话眼泪就要流下来——

我也害怕失去你呀…

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

(六)

因为周日中午感觉没有尽兴，再加上他走的前一天我和他爸妈都想和他吃晚饭，所以我背着我妈同意去他家吃晚饭。那天下雨，所以他直接从市政府门口把我接上车，开到他们家地库里。他停好车以后，我们对视了一眼，就开始亲了起来。正到热烈之处，他艰难地把我俩分开，说再亲就上不去了。刚好他妈打电话给他，我们便下了车。我先跳了下来走到拐角处，发现一个凸面镜，便戳着镜子玩了起来，高兴地叫邓开文来看我在镜子里的大嘴巴。邓开文锁好车以后从我身后走过来，从我身后抱住了我，把头向前探，贴着我的脸颊，看

着镜子很娇羞地笑。我扭过头来亲了他一口。

他们家的晚饭做得很丰盛，酸菜鱼是主菜，还有其他好多菜，每道菜都很好吃。我后来忍不住说：“终于知道你怎么那么胖的了。”他爸妈没有高中时的压迫感，很和蔼地和我聊家常，也没有和我聊未来安排和感情问题。在邓开文送我回去的路上，我说，你爸妈居然没有拷问我。他说，和我妈吃完饭以后，他爸妈拷问他我妈问了他什么，他悉数回答。听了他的转述，他爸说我妈已经想得很深入了，看来我妈对他很满意，对我没有什么疑问了。

第二天早上他飞回上海。他回上海以后，我开始和他讨论去上海看望他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爸在未经我和我妈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带了我两个表弟表妹、一个堂侄和我奶奶来我们家住。我表示了强烈的反抗，并趁机提出去上海的事情。我爸自知对不起我，我提出来的时候便没有反对。后来他们态度数次反复，又说他很快就回来了，又说去上海往返很贵、周末去很仓促，又说那几天台风海啸不安全，最后明着说就是不想让我去上海，觉得我太主动。我态度非常坚决，虽然每次被质疑的时候我情绪压力都很大，但是一直在尽可能平静地和他们解释。连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我爸还在数落我。我抗争到了最后一刻，我的上海之旅才得以成行。我感到这件事情隐喻了一个开端，并且从此开始，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去上海的航班上，我坐的是中间位置。指示灯一亮，我马上站起来。多亏了靠过道的人也马上站起来走到过道上，我才能迅速地在过道上占据一席之地，把行李箱扛下来。

一出机舱门，我开始一路狂奔，在比较狭窄的廊桥上钻人流的空子，而到了比较空旷的候机厅，我真正意义上地迈开腿，用我拖着箱子能到达的最大力气跑着。跑在自动人行道上，箱子的轮子和轨道摩擦出很大的声响，回荡在半夜空旷的候机厅里。遇到人流缓慢的拐角，我都从外角人较少的地方斜插进去；遇到有扶梯和楼梯并存的地方，我“唰”地一下把拉杆收进去，单手拎起箱子跑下楼梯。从廊桥到出口的路很长，我中间还去上了个厕所，但我还是从中间位置冲到了这一批肉眼可见范围内的人流的第一个位置。我甚至一直戴着口罩，也只是跑出了最后的出口才开始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把口罩摘了一半。我确信没有我的身体素质跑不出这样的速度。

我一边跑一边想，我练耐力跳绳，练手臂力量，最终对我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参加什么比赛、拿到什么奖项，而是在于我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扛起所有的行囊，奔向我想去的地方、见到我想见的人。这段飞奔对我来说颇有象征意义，具象化地把这几年精神和行为上的努力和信念浓缩成了二十分钟肉体上的痛苦和渴望。邓开文，我会一直义无反顾地飞奔向你，带着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一直蓄积的能力。

出了出口，我和他开共享位置，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说，防爆安检人太多了，他在外面等我。我一路朝着他的定位狂奔，终于到了和他的定位差不多重合的位置，我抬头环顾四周，看到自己站在地铁站的进出口前，又低头看到他给我发的消息：“我看到你了。”我猛地抬头，看到邓开文朝我招手，整个脸都舒展开了。我冲他笑了一下，飞快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和路线，朝出口冲去，他也朝着和我同样的方向移动。跑过最后一根柱子，我终于能朝他直线冲过去。

他张开手臂，笑意盈盈。

我一头冲过去，有些放肆地任凭自己撞到他身上，箱子差点飞出去。

他被撞得晃了一下，但没有后退，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想起 23 年他来北京的时候，我们约定在和风洋食这家餐馆见面。我先到了，在他快到的时候我出门迎接他。在餐馆外面，我也冲过去抱着他，但他没有伸手出来抱我。于是我抱了一下就悻悻地放开了。这件事情我当时耿耿于怀，也许是我当时列出的分手罪状的其中一根稻草。

我在写下这个场景的时候又想起，“让你网开那么多面多不好意思”“别开了别开了，我是真的能改好吧，只要你说改什么”“我在分手的时候才知道珍惜，但直到今年我才学会如何珍惜”。

他爱我。但更让我动容的是，因为爱，所以尝试着学会如何爱。

所以当一方飞奔的时候，另一方也一定要张开手臂，好吗？

(七)

第二天早上，我和他一起骑共享单车去国权路地铁站取他的电动车。阴天，街上看不见什么人，只有我们两个人飞快地穿过安静的空旷。一边骑我一边和他认路，两年前的记忆逐渐复苏。路过复旦附中门口，他突然脸上带着笑容唱

起来：“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通通都吹散。”我顺势接了下去，也看着他笑了。“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两个人就这么摇头晃脑地唱着。我在接第二段的时候有些卡壳，唱完以后我自嘲：“太久没唱了，我都快忘词了。”

上次他给我唱这首歌，还是在我初三的疫情时期，他给我打视频唱“你笑起来真好看”；由于他当时的爽约，我要求他唱一首原版的《你笑起来真好看》来道歉。后来我好多次要求他唱，他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五年了啊。

他带我去了上海博物馆。他已经来过两遍了，虽然还有展览没有看完，但他还是坚持带我看那些经典的、他看过的馆，并给我租了一个AR眼镜。我说你也租一个，有新加的展品，他只是说不用了，你看吧。我停留在一个展品前看AR演示时，他左右乱晃，或是给我拍照。我有些不好意思，他很温柔地看着我，说：“没事，我本来就是来陪你逛的呀。”因为很多地方他已经看过了，所以他自觉充当起了我的导游，告诉我哪个展品有意思，并给我梳理文化发展的脉络，给我补充他的观察和见解。我无数次幻视两年前他带我逛展的场景——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都没有变过。晚上他又带我逛了一遍南京东路，在泡泡马特三层楼高的旗舰店拉着我的手挤进缓慢移动的人流中，并最终给自己和我买了一对宇航员的盲盒。

(七)

晚上睡前关了灯在床上聊天。说到罗美桃的事情，他说，他当时想的是“公平竞争”，没有想过协调好我们俩的关系，也没有想过和我解释罗美桃的行事方式，也没有想过和我协商划定一个和她相处的边界。我开玩笑说，在他说他后来观念转变之前，我真想上来给他一拳。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完全不介意罗美桃的事情了，毕竟首先她在广州，其次他和我说过“她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非常认同，因为我知道她不可能和我一样和邓开文建立那么深刻的精神连结。

说完罗美桃以后沉默了一会，我说：“那除了罗美桃以外，我们还有什么

悬而未决的事情吗？”

他顿了一下，轻轻问：“李奕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愣了一下——我没想过他会问这个问题。我从我发复合官宣的朋友圈时，他分享了一首叫《小丑》的歌并配文“还是深海好看。”开始，“控诉”他对我感兴趣的方面和想思考探讨的问题不感兴趣，我拼尽全力也没法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邓开文总结：“他就是把你的问题当答辩了，不知道的不敢胡说。”

我又说到他和我讲希腊神话，我说我不理解那些神为啥淫乱，为什么每碰到一个问题就设定一个人有某某神力。他很疑惑地说：“他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是有专门的人研究过的。”我说不能。他终于没法帮李奕“辩护”了。

说到最后他还在帮李奕解释，我有点急了：“但是这样在我看来真的非常无聊啊，你认识我那么久难道不知道我人生的很重要一个意义在于有趣吗？你不也那么觉得吗？”

“……确实。”邓开文被我这一点说得心服口服，终于决定最后和女朋友归到统一战线上。

他想了想，又继续说：“那你就没有遇见过比李奕更好的人吗？”

“……我又不是每认识一个男生都会那么比较，即使最后分手以后那么考察过也没有。”我真的气不打一处来。

后来他又问：“那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很多这样一对，就是同时满足女朋友可爱、能建立精神连结、又愿意贴贴的（原话不是那么说的，我记不清了，但大概意思是这样）？”

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还是认真和他分析：首先我一般不会知道别人的贴贴情况，即使我知道某一对一起去住过酒店；其次我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所谓的“精神连结”，甚至在我看来很多人没有“精神”，更不会提在恋爱的时候在意这件事情了；最后应该所有男生都会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可爱。

后来我在和邓健桓聊天的时候想起来这两个问题，正想和他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意不在知道“有没有”，而是不好意思说我们俩的爱情有多么

独特，才通过这两个问题来拐弯抹角地确认独特性！

(八)

周日，我们约了邓健桓一起吃饭。早上没有其他安排，他又带我去逛上次没去的一家校内的文创店。我看上了两件胸前分别印着“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T恤，但小码对我来说还是很大。他于是又带着我转到校外那家，却发现两家店卖的完全不是一批衣服。本来他还想带我回校内那家店买衣服，但邓健桓给我发消息说他和云哲已经出发了，于是我和邓开文就直接去了大学路上那家东南亚餐馆。

一坐下来，邓开文就自然地用手托着脸，冲着邓健桓傻笑。邓健桓也笑了：“哎呀，好久没见邓开文那么可爱过了。”邓开文捧着脸扭头转向我，眨眨眼睛，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邓健桓又说：“好久都没见你们一起笑得那么开心了。”

他俩用一部手机点菜，有时候低头凑在一起讨论。邓开文趁他俩没抬头的时候，突然往我这边挪了一屁股贴着我，双手从左边环抱着我的腰，把头往我肩上靠。我没反应过来：“嗯？”他没说话，只是把脸仰起来望着我的眼睛笑，身体的重心还是压在我身上。看到他们要讨论完的迹象，他又迅速地抽离，直起身来。

我还在因为被偷袭而神游，突然听到邓健桓问他：“你脸怎么那么红？你给孙一杨看看。”他扭头转向我，睁着无辜又带着一丝笑意的大眼睛。我假装一本正经地说：“确实很红。”差点告诉邓健桓，他是因为偷袭我才脸红的。不过最后又憋住了，怕他太害羞。

后来吃饭的时候就一直贴贴。和两年前牵手都要躲在邓健桓身后悄悄拉一下不同，这次见了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旁若无人地正常亲密互动，邓开文甚至故意在邓健桓面前抱我亲我，一副人生赢家的得意嘴脸。我因为那天开始有点感冒，中午有点困，他俩说话的时候，我就一声不吭地把头靠在他肩上闭目养神，两只手抱着他的胳膊，就像树袋熊一样。他也时不时就来蜻蜓点水般啄一下我的脸，用邓健桓的话说，我俩就像一只大兔子和一只小兔子。

走之前，我们拍了我和邓健桓早就期盼过的一张自拍——两对一起拍照！

邓健桓还给我拍了我至今非常满意的和邓开文的双人照——我靠在他肩上，两个人很幸福地笑着。那天是 2025.8.3，我和邓开文表白五周年的后一天。在机场的时候，我找出我们 2023-2025 连续三年在八月份拍的自拍，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们是时光的朋友

时光是我们的证人

我们还是我们

我们更是我们”

时间冲刷掉我们该忘记的，但让那些永恒的显得更加有力量。时间赋予我们力量，也让我们发现真正的爱能够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身边。

【全文终】

附录一

书信

(一)

To 邓开文：

你好哇！

其实我最感慨的就是，你居然已经毕业了。不想说“白驹过隙”之类文绉绉的词，我只是由衷地说：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数数看，我跟你相识到熟络，一年半的时间就那么飞快地流过了。时间其实那么温柔，它唤醒了生命的美好、灵魂的觉醒；它身上“残酷”“毫不留情”的外衣不过是人们美好情感洋溢的另一种移情罢了。

我记得当时你还是学生会副主席，我也只是学生会的一只小白，只是远远地望着你，听着你非人哉的成绩，并没有接近的想法，更别提希望。18年二中的成人礼，你本想拉着我去，但是作业阻挡了我去浪的步伐。不过这偶然的机，让我得以第一次与你在学校面对面说话。好像高年级的学长也不是那么遥远啊，我当时想。我不知道的是，你内心蕴含着多大的能量。

真正对你印象深刻，是当时和你一起主持诗文朗诵比赛。好吧我承认，真正让我感受到你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你专业的主持、标准的普通话或是帅(dou)气(bi)的人，而是当时我在主持的间隙一边跟你聊天，一边举着话筒，你管

我唾沫横飞，连忙按下我手里的话筒，关掉开关，小声对我说：“小心你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这样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情，在你眼里却蕴含着作为一名老牌主持的专业素养。在那个艳阳熠熠的下午，你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或许是我之前过于迟钝，但即便如此，点醒我的那个人也是你），一个人由内而外的修养，真的可以让人熠熠发光。这不仅关于礼节性的客套行为模式，更是心系他人、兼具大局的情怀。

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贪得你的青睐，但你对我一次次倾情的帮助——辩论会、学生会，让我——我承认——陷入一种悸动的迷蒙。面对流言蜚语，我记得一向口若悬河的你，在红色跑道上第一次面对我，无言。很久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缄默，一半是回答，一半是保护。当然，这些流年往事，你只可知道，无需记得。

风声渐渐平息，你一如既往，时不时在我们班探半个脑袋：“孙一杨在吗？”叉着腰，略带淘气的微笑。于是乎，在班级门前，在跑道上，在挨着竹排冲的小路上，在连接教学楼的走廊上，有我们激烈的关于早恋的辩论，有海阔天空的闲扯，有你用高年级知识对我智商的碾压/手动微笑/，还有你关于彭海宁的絮絮叨叨。我永远忘不了你在演播教室前拦住我，鬼鬼祟祟告诉我你 kiss 彭海宁那种诚实而为难的神情。直到那天夜幕已沉沉降临，我和你并肩走在教学楼后长长的走廊上，我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你为什么要毫无条件地帮助我那么多？”“这个嘛同学，我看你骨骼清奇。”即使暗得看不清你的眼睛，我仍然能感受到你眼中盈盈闪烁的光芒。我终于明白，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彼此错过”，原来是某种意义的恰好，自然而然地磨合出一种战友般的默契——没有虚与委蛇，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自然而然的帮助，自然而然的依赖，自然而然的耍赖和调皮，自然而然的学习和影响。

说你是我初中生涯最感谢、帮助最多、影响最深的同学，毫不为过。你对周遭一切事物的留心观察和借鉴积累，对知识的热爱与随时随地的应用，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物执着的追求与坚持，对我毫无保留的帮助与支持，对底线、原则和三观的正直与毫不动摇——所有的一切，你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改变我。不敢说脱胎换骨，每一次你的惊艳都让我反思，觉悟，从心底慢慢地成长。你还是那个优秀得令我钦佩的学长、朋友，而我已不再是那个懵懵懂懂、

混沌无知的我。你将你的铠甲披在我身上，给予我勇气和方向，让我永远满怀热忱和激情，驰骋。

说来惭愧，我没有对比我晚一届的任何一位学弟学妹像你对我这样倾情的陪伴和指导，我也没有像我之前跟你信誓旦旦地说要将学生会带领得比你更好。我无以报恩，只愿自己所有的努力和坚持，能够及你万分之一，能够证明 I'm the right figure and you've moulded the right ME. 唯一的生存手册，我也没有你那么宽阔的、一心为公的精神，只是想着，因为你，你是我顶住各方压力和漠不关心的动力来源，你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对我而言，这种传承，就是对你最好的感谢。

婆婆妈妈那么久，也不知道你吃不吃我的抒情，那么久来好像一直主要是你说，我听。我只是把我一直想对你说的零零散散地说了说。愿很久以后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天气正好，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我远远唤一声你名字，你仍会驻足，等待我。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

孙一杨

2019 年 6 月??日

(二)

亲爱的邓开文：

我正在尝试以一个朋友的语调写下这封信。我尝试以一种不会引起你额外感情波动的方式说话。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比到目前为止任何时刻都剧烈的思想波动，并且这样的波动仍在持续。我想和你分享一些在我经过波动后现在持有的与以往不同的观点。虽然我会把它分为两个部分来叙述，但其实两个主题之中是相互关联的。

首先，回看过去的一年，我认为我有时过分苛责你了。诚实地说，我是一个有时候会过分苛责自己的人，特别是在学习和生活的协调方面。我会尝试精确地计算我“浪费”的时间，并且竭力去减少自己“浪费”的时间。就从初中算起，我不是没有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时间段；但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时候，我处在一种自责的心态中。这样带来的后果，对自己来说，就是虽然我一直在心底坚信这世上除了自我提升和成长，还有有意义的事情，但我很容易在一味地追求效率和时间管理的时候忘记这些东西，从而让自己陷入焦虑；对别人来说，我很容易对我比较亲密的人在心里有一定程度的苛责，包括林楚珊，包括你。对于你，一方面在学习上，一方面在情感上。想起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丝无趣，我总是无时无刻地语重心长地劝你好好学习。听起来十分政治正确，但我是在不能充分了解你自己对你学习状况的认知程度和要求上泛滥提出的而按照自己标准去期望的。但你一边经受着我不尽合理的苛责，一边却又实实在在地在潜意识层面帮我卸去多余的包袱，让我能在这样“越活越让人自闭”的高中生活里适时地彻底展现我热爱生活、愿意追求乐趣和不寻常的美好的本性。另一方面，对这个年龄阶段的男生的不充分的了解和自身略带理想化的保守一面，让我有时过分抑制、批判甚至曲解你的某些由情感产生的需求。诚实地说，我也有欲望，但却总是在被你满足以后反过来苛责你。我有时过于理想化，无法正视和接受人性中我们无法控制但客观存在的那一面。我曾经认为我很理性，但后来发现，这种“理性”是部分嵌在自我蒙骗、自我苛责之中的，又把这种“理性”强加于别人。

其次，我在一年的时间里慢慢认识到，至少在高中以前，我不可能切身地理解比我高一届的你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我只能尽力通过你以及和你境况相似的人的叙述去认知，通过自己的成长回想你一年前的处境。但相反，你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我的感受——因为相似的路，你在一年前就已走过。因此，我确实不能给你提供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设身处地的情感分担，但你确实可以用你的经验解决我的困惑。这是恒成立的一个命题，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却在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虽然在一封如此书面化的信件中说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但把你当儿子、并且一直认为你的思想程度不及我这件事，我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有时候你不说，我会简单地把它归为“你不懂”。但直到我暑假看完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后，我的思想像一块石头被砸出零零碎碎、不可胜数的粉末，我愿意分享的只是那些看上去较为完整的小残骸，但那些粉末，有些是曾有一霎那飘过我的意识里，又很快灰飞烟灭了——觉得自己一瞬间考虑了很多事情，但又不清楚自己到底想了些什么；有些是觉得自己可以打扫干净，无需叨扰别人，别人也没有办法帮忙扫净的。我向来是个很爱和别人分享自己心里想法的人；但是这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在什么状态下，会自发地暂时性地不和外界沟通。在早些时候，我会因为你本来在我想叹发某种感慨的时候忽然清奇的关注点而在心里责备你。后来我发现，你并非不明白我的重点，而是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没有必要把自己加上过重的感情枷锁。再后来，我们都开始说些胡言乱语的鬼话，作为心照不宣的一笑而过。你总想在我面前表现出自己坚强而潇洒的形象，我一度信以为真，但我在学校听到的越来越多关于你的言论，和你不经意间的情感流露，渐渐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你：你并非什么都不在意；相反，你其实在意很多事情，但你装作什么都不在意。我不清楚你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的状况，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推断。基于此，我不愿再从思想上压制你的想法。我承认自己对你超越我自己年龄的部分无法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以至于导致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发生。

我认识到对你的苛责和不尽理解，是建立在认识到对自己苛责和自身思想展现出的复杂性和波动性，在思想经过起伏后根据自己坚守的根本原则选择了一条道路之上。由此我对我曾经有可能对你造成的困扰和不必要的压力，表达真诚的歉意。但更多地，是想感谢你一如既往地包容我，包容这个比你小了不

止一岁的小朋友随性的“胡作非为”，包容这个明明还幼稚得很却逞强得暴露自己小朋友本性的小朋友。这样一个小朋友，正和十八岁的邓开文问好呢。

也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习惯吧：我喜欢给每封信的写上一个期待性的结尾。如果你还记得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的结尾，你会发现，我作为一个理想性的描述写下这个场景，却没有过分详细地幻想它的实现——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我会跟你一个高中。现在，我要留下一段类似的话：

“我现在不是通过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通过凡人的血肉之躯跟你讲话——而是用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对话，就如同我们离开了尘世，穿过坟墓，一同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彼此平等——就如同我们的本质一样。”

——《简·爱》

在将来的某一天，我愿意和你平等地，用灵魂对话。

孙一杨

2021年8月22日星期日

于家中

附：《Proud of You》歌词

Love in your eyes

Sitting silent by my side

Going on Holding hands

Walking through the nights

Hold me up Hold me tight

Lift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

Helping me open my mind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ill the end of the time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he heaven in the sky
Stars in the sky
Wishing once upon a time
Give me love Make me smile
Till the end of life
Hold me up Hold me tight
Lift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
Helping me open my mind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ill the end of the time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he heaven in the sky
Can't you believe that you light up my way
No matter how that ease my path
I'll never lose my faith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Show you the best of mine
Till the end of the time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Show you the best of mine
The heaven in the sky

Nothing can stop me
Spread my wings so wide

(三)

My Dearest 邓开文：

去年似乎是元旦给你写的信，信里说我今年不吃零食。我确实做到了。今年打算再写一封，当作我的年终总结。用这个形式一方面感觉有个人监督我，另一方面，我们太缺时间聊聊天了——每次见到你，我俩总是话没说完就分开了，或者是一方抢着说话，而且短短的时间聊的也是浅层次的东西。应该要互相知道一下情况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看。

一、学习

1. 文综：之所以从文综谈起，因为这一年我的文综相对来说大有长进。你也知道我学文但文综很弱，全是靠语数英帮我拉分。我知道你可能看不懂，但问题不大。

(1) 政治：我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政治。虽然刚分文理的时候直接被赵钰宁的高考原题吓到，但后来慢慢研究高考真题和答案，总算摸清了思路。政治答题的“套路”归根结底是思考问题的一般方式。越看越觉得高考真题的答案精妙。虽然经常大考出《小失误》，但总的方向肯定是没错的，积累每种知识点下的思路 and 关键对应词汇。

(2) 地理：一方面要训练自己用基本知识解释现象，另一方面要积累“常识”——但很多“常识”归根结底也是基础知识，不过可能是理科的知识。这时候我理科好的优势就充分展现了。把经典例题粘在笔记本上的方式要继续发扬，但是一定要强化归纳的思维，不要一不小心变成无脑粘贴。

(3) 历史：唯一一科比较薄弱的，现在（相较于同学，指单科排名）没啥长进。可能唯一长进的是心态：一是要积极，不要等老师帮忙分析，要学会自己分析；二是相信自己能搞定——我的地理也是被我拉上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好的。

2. 语文：重点攻古诗文和作文。你之前告诉我要学就学人民日报，我现在找到两本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作文书，有技法指导和素材积累。关键是一把子爱了人民日报熟练的文笔，作文书上有些《优秀作文》都不忍细看。还是要按照你说的，把练作文当作日常习惯；并且有做到过一星期一篇作文的进度，是

个好的《开端》，可以继续《循环》。

3. 数学：主要练心态。我数学能力没啥大问题，关键是考试的感觉不对，考低分的时候完全是因为非智力因素的问题，爸妈和老师考前跟我反复念叨“要细心”“看题要仔细”“计算不要算错”等等等等，搞得我考试的潜意识都是“我不能算错”，结果应该是注意力分散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这次期考，我意识到心理负担太重可能是老是考不出水平的根源，爸妈和老师都知道了，不再跟我特别提，我也没一直想着这事儿，结果失误就很少了；虽然错了第二题，但 140 实属有很大进步。

4. 英语：高一下段考后意识到自己之前对英语过于自信导致放任自流，重新找老师指明方向确定计划，坚持每天用手机 app 背托福雅思单词，英语保持持续进步。

5. 心态：高一补课寒假时跟你玩疯了，高一下学期一整个学期都很担心自己会因为谈恋爱影响学习；再加上一进二中考得太好了，同学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老师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导致自己的目光慢慢就落在分数和排名上（这是我后来才反应过来的），结果就是不考试的时候不学，要考试了暴学，学习和作息非常不规律。段考和月考勉强撑过来，期考就崩了。我暑假思考到底什么原因，回了一趟十四中，回想当时我到底是如何过得潇潇洒洒还能次次年一的，终于知道：当时我的动力来源于自己未来的发展，所以保持着持续的学习强度。经过跌落和重新拾起的心态肯定更加坚韧，于是我现在便更加从容。

二、生活

1. 体育：从刚开学的跑步变成打球，感觉强度有所下降；关键是，渴望挑战极限的毅力慢慢丢失，变成在球场撒疯。已经找了你们年级一个健身大佬咨询如何训练力量，打算在球场没球打的时候举铁，或是带跳绳去跳。

2. 吃：基本完成不吃零食的任务，有些时候确实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吃饭而吃零食充饥不算（笑），而且绝对不吃膨化食品之类的。但诚实地说，吃了冰淇淋和奶茶。今年要更狠一些，既然都认识到奶茶啥的没什么好喝的，这些全都戒掉。我发誓。

3. 感情：首先还是想和你道歉，特别是让你旷课听我骂你。我在放假之

前一直想和你当面说但是没找着机会。虽然我知道我已经跟你因为这种事情道歉过很多遍,但是我还是很真诚地想对你说对不起。我知道我自己压力也很大,而且我的情绪是外向型的,特别是对最亲近的人(比如你)就会忍不住发泄出来。那一次我旷课骂你肯定有一半是我的原因,我自己积攒了太多的难过和困难。真的特别感谢你一直一直那么包容我的情绪。你一般都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几乎不会说什么“情话”之类的,但我回想起我声嘶力竭地问你“我怎样才能和你分手”的时候,你红着眼睛哽咽地说“那就重新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好心疼好心疼。还有你说“先想到自己的理想再想到你”,虽然我知道你只是在很认真地陈述一个事实,但是我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几乎落泪:原来我可以和你的理想当作并列式。一开始喜欢你因为才能,后来是因为处世的三观和生活的热情;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整个人——就是那种,虽然我会忍不住生气,但是其实我知道你各种奇奇怪怪的小缺点并且愿意包容它们。每一次看到你都是溢于言表的开心,每当难过的时候就想抱抱你——想想而已,但想想也会好不少。当然,我知道你看到我也很开心——你知道吗,你看着我时候眼睛会笑。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看其他人的时候(没见过你看彭海宁,只见过你摸她的头)会有这种感觉。某狐狼言:“反正,一般我都觉得他很呆很直男,但是在你前面就有种活过来的感觉。”(笑)真的有很多人劝我跟你分手去找更好的,或者跟我说你人品不行之类的。我一开始自己也是怀疑的,真的,但是后面谭行绩跟我说,男生一般到二十五岁以后才会开始会照顾女生(不记得原话了)。我虽然在网抑云的评论里看到一些很emo的句子比如“不要陪一个男生长大,他会跟你分手然后去用你教他的好去对另一个女生”,但是我还是愿意说:我要和你一起长大。

就酱,新年快乐嗷,高考年一切顺利!

Yours,

孙一杨

2022年1月31日

(四)

亲爱的邓开文：

你好吖！

先向高考完的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原谅我没有手写，因为时间紧任务重。

首先，向你正式汇报 2021-2022 元祖亭纸模的制作售卖情况。收入 4055 元，支出 2967 元（包括材料、制作费用和雇员工资），利润 1088 元。这其中其实有杨莉莉女士的创业资金赞助，故 88 元算她赞助的部分返款。剩下 1000 元我们平分，一人 500 元。以下是一些经验总结。

1. 开头寻找资源的方向出现偏差。刚开始我们想自己在阿里巴巴和淘宝上找代工厂，后来又拜托杨莉莉女士动用华为资源联系和华为签署了合作协议的文印厂家，但都或因价格过高、或因没有生产能力而失败。最后我们预定的 166 份是通过宋晖老师联系合适厂商代为加工的。应该一开始就寻找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寻求帮助，提高效率，增加成功几率。

2. 和学校协商转让的事宜。到目前我给你写下这封信为止，元祖亭纸模的转让合同已经由文创室拟好，但我还在确认细节、帮你争取更多权益和推动促成你的愿望，因此我迟迟还未签字。有一说一，学校这边的政策我一直都挺不认可的；当初学校要直接把你的设计收上去而分毫不取的时候，是我据理力争，后来学校也觉得不太合理，才放宽了限制，允许我们启天艺术节的时候自己自产自销。我想说的是，第一，你作为一个原创者，权益都是靠自己争取而来的，你有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权利；第二，只有了解规则才能更好地在规则框架下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签合同的相关事宜我原先并不是特别了解，但因为杨莉莉女士在华为整天就干这个（她是行政部门的），所以我才有了一点点初步的了解。之前杨莉莉女士和孙鸿雄同志劝我读法律，但我一门心思想读经济；当时我为了应付他们，说我可以读经济法学双学位。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坚定了我修双学位的决心（只要学校政策允许）。

3.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你之前似乎也是那么做的，我只不过小小照搬照抄了一下，但杨莉莉还是表扬了我，说不能想着所有的活儿都自己干完，要学会发动身边的人形成合力，但也要大大方方给他们应得的报酬。

4.心理承受力和体能忍耐力的挑战。本来想 2021 年 12 月 31 号找你的，但是当时你说你们家要带你出去吃饭，所以就没找成。当时是想跟道歉来着，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我猜你没有认真看 2022 年春节我给你写的那封信），所以再正式地跟你道歉。那次对你发脾气，首先最不该的是占用你正式上课时间，其次我当时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压力大，所以心情不好，但完全没有从自己身上检讨，一股脑怪罪到你身上。因此修炼心理承受能力这条路，我还得慢慢走，要分清自己的因素和别人的因素所占的比重，不要将细节无限放大以偏概全。说到这里再次感谢你对发脾气我的包容，每次都是因为一些再小不过的事情被我骂得很惨，但你生我的气的时候都不会随便（其实是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过）和我吵架。（不过不能因为我忍受力提高了你就更加挑战我的极限！要继续对我好好的~）第一期售卖工作到年末结束，我当时只剩两周给我备战期考。在体力和精力的双重考验下，我到考前几天甚至已经开始摆烂，但最终还是坚持了过来，考出了我意想不到的成绩（相比起来，我现在真是越卷越烂了）。这再一次告诉我，虽然谁都不想再经历一遍那样的煎熬，但是还是要一如既往地相信孙一杨，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最后都可以走过去。

你在我 2022 年生日的时候给我写的信里面说，你并没有将所有的经验都传授给我，因为你相信如果前人向后人传授了所有知识，那么后人就得失去探索能力了。我现在要很认真地反驳你这个想法。第一，人类的发展总是在前人铺下的基础上前进的。如果每一代人都是从头开始学起，那人类的知识水平永远都停留在差不多的高度，因为每一代人知识积累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所学的课本知识，不就是把前人辛辛苦苦、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摸索出来的东西按照我们的能力水平毫无保留、分毫不取地交到我们手中吗？只有前人尽可能帮我们垒起高台，我们才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开始更高的探索。第二，难道向后人传授了所有知识，后人就会失去探索能力吗？首先，后人得到“传授”的知识并不等于领悟、掌握了这些知识，真正领悟只有在实践中获得，真正掌握只有在练习中拥有。全盘接纳、不假思索、毫无探索能力，必不能将前人所教授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本领。其次，“认识具有无限性”，前人把目前已知的知识传授给后人，后人就有继续向前探索更深层知识的责任和动力。借鉴了前人的道路去探索前人已经总结的知识，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开创道路、探索前

人从未涉及的领域的能力。因此，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恳切地请求你、要求你，将你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所经历的阶段及心得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得到你的帮助，我会更好地完成自己，也会成为你的骄傲。

高考结束，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我从未到达过，但我身边的人给我很大启发。大学和你前面接受的十二年教育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你没有“固定”的升学压力，不像前面的路，对你而言只有唯一的进阶目标：小升初，初中完中考，高中完高考。你失去了唯一规定的目标，那么就靠自己寻找目标。是否读研？是否读博？何时考英语四六级？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帮助你形成的短期目标，并构成你长期目标的一部分。你一定要提前去了解，你到底要在什么时间参加什么样的考试，最后将成为你通过什么领域大门的钥匙。

你生性活跃，这我很了解。我鼓励你去探索涉及各个方面，但同时希望你能对于某一两个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和较高的水平。大学的机会五花八门，你应该在满足自己的广泛兴趣和全面发展的要求的同时，对某一些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擅长的事情找准方向。切莫什么问题都想研究，什么活动都要参与。你需要有一技之长。

大学是进入社会的前奏，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时候，你不得不重视外貌对人印象的影响程度。往往来说，在社交礼仪中，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得体，是对自己、对别人基本的尊重。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浓妆艳抹或是穿得花枝招展，适合你自己的打扮才是最好的。第一，衣服不要穿那么小的、那么旧的，本来好端端一个有为青年，把自己整得像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第二，你肤色本身比较黑，切忌穿荧光色的衣服，让别人只看得见衣服看不见你；或是暗色系的运动衫，看上去整一个三十老几的体育老师，总是让我想起郑在锋 (bushi)。第三，你可以稍微尝试一下比较前卫的衣服风格，虽然我没看你穿过，但是值得一试。（我的一位亲爱的舍友建议你可以试一试 polo 衫，虽然在她说之前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百度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另外，得体不仅表现在穿衣打扮，也表现在你的动作仪态上。你似乎很喜欢在大众面前用一些比较夸张的姿态表现你内心的想法，但跟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又很自然。你的心理活动可以直接通过语言表达告诉我，但如果在公众面前

表现得“标新立异”，就像你来班上找我的时候，我的舍友会“委婉”地告诉我你的举止真的很憨而且有些班里同学已经蚌埠住要笑你了。我本人其实不大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毕竟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但是我真的会在意别人说我在意的人。以后你在我认识的人面前找我，表现得旁若无人就好，不必要刻意行于或故意表现什么。

也许高中的时候还有学校强制力规范你的生活，但大学的硬性规定寥寥无几。这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需要你从内到外认同并实践。我指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包括保持足量锻炼的习惯，也包括正常作息、好好吃饭（不要整天吃泡面或不按时按量吃饭）。说到锻炼，你之前还怪我不逼你运动，那我现在强制要求你高考完必须要去减肥。有一说一，你的体型已经到了我能忍受的极限；而且锻炼不仅是为了形体上的美观，更重要的是体质的增强。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你以后的工作强度肯定不小，你没有好的身体和好的习惯，怎么支撑你那么职场上的三四十年的？你可以认真去学一样球类，或是去健身房举铁——当然这个对经济能力要求比较高；再不济你坚持跑步或游泳，也比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好多了。

虽然还不知道你最终会去哪个大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个大佬云集的地方。和我一样，你比较喜欢展现自己的才华，但似乎较我而言更加喜欢在别人面前凸显自己的能力。你应该很清楚，至少在二中，你们年级厌恶你的大有人在。虽然现在对你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在大学这一个微型社会之中，你没有办法揣测别人的看法和由此产生的对你的行为。当然，在我面前，你当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炫耀，我一定会一如既往地肯定你、鼓励你、赞扬你、崇拜你；但在公众面前，特别是在一群实力和你旗鼓相当的人面前，没有人有义务接纳你的锋芒，你的锋芒最后很可能会刺伤你自己。

尽量避免的行为，还包括在公众面前和别人争论，尤其是不属于会在科学上产生唯一正确答案和不属于绝对价值观（比如爱国）之类的问题。人都有想说服对方的欲望，特别是在有人围观的时候。这时候的争论，与其明辨是非，更多的带有压制别人的心态。我在初中已经吃过类似的亏，而且吃了还不止一茬才长了一智。希望你不要重我的蹈覆我的辙。

最后的最后，关于感情的问题。这个事儿在信里说不清楚，我写在这里只

是希望你能在高考和强基出分以后来找我当面谈这个事儿，届时我会把你的分红和证书给你。你真的要好好地想清楚。但容我在这里，抛弃一切顾虑和遮掩，诚恳地表达我的想法。

我之前跟你说不想和你分手，我现在仍然持有这个态度。

首先，没有那么多外界干扰因素，我确实非常真诚地非常喜欢你。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我喜欢的关于你的重要内核本来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就非常罕见，而你在各方条件上又是跟我最相像的一个。从感性的角度分析，在一起一年多了，我对你的“喜欢”也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感情可能有时候已经跟对亲人的感觉有点像，虽然我会经常批评你，但在希望你变得更好的同时，还是会几乎无条件地包容你的缺点——已经有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看你不像能找到女朋友的样子……然而你找到了……还是那么优秀那么好的一个(笑)(划掉)。在你高三的这一年，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我如何才能相当纯粹地、几乎不求任何回应和回报地对一个人好。

其次，从我的情感特点来说，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我谈恋爱完全不是因为想谈恋爱，而是因为真的喜欢。我相信我当年对李昊伦的喜欢肯定远远不及对你喜欢，但当时李昊伦强行跟我分手，我真正放下是在半年以后，而且那半年中的三个月我甚至还一直因为疫情呆在家里。虽然这个时间对于成年人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只能读一年的高三来说，已经占了一半的时间。我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消化分手以后给我带来的冲击。

最后，虽然我知道我不能在感情里那么衡量、那么来等价交换，但是客观地说，我完完整整地陪你走完了高三（虽然中间有挺多坎坷，我再次对不诚实的自己的行为表示抱歉），我真切地希望你也可以做到。但是你在高三下学期给我模糊不定甚至否定的答案，让我真的非常害怕。这不仅是一个要切实做到的承诺的问题，很多时候更像一种定心丸。即使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但只想求得当下心里的安宁。我因为你的不确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会很难过，很害怕；我已经四次以上梦到我拼命想找你找不见，然后被吓醒；我有一次连续两天梦到我妈强行逼我和你分手（实际上我妈并没有那么做）；但是你在高考前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实际上非常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从你看我的眼神还有你两次想分手都没

有成功就可以看得出，但我害怕的是你对你自己的感情认知不清、以及你害怕去担起这样一个承诺。从我对你经历的了解，你既有非常专情的时候，也有非常“渣”的时候；况且和你最后一次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我不知道两年的时间一个男生可以成长变化得有多大。林楚珊说，我有多么害怕在我高三的时候失去你，你就有多么害怕在你高三的时候失去我。所以，虽然在感情里没有陷得那么深的一方会占据主动，但在这种时候，please 不要明明喜欢还要嘴硬，明明放不下还要说分手，我们没有相互折磨的时间和精力了。

你当时流着泪对我说，虽然知道自己情商很低，但希望我不要放弃你。我答应了——我说，我会陪着你长大。我做到了。现在轮到你陪我长大了。

答应我，好吗？

祝

身体健康

金榜题名

Yours,

孙一杨

2022 年 5 月 31 日

于南宁二中心静楼

附：

1.两张专门留给你的明信片

2.我在 2021 年暑假写的、从我认识你到你表白的回忆录

(五)

亲爱的邓开文：

十九岁生日快乐！

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我又生了一次你的气。当时我愤愤地躺在床上，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跟这样一个似乎根本不会当一个合格的男朋友的人谈恋爱。我问我自己，说到邓开文，你会想到什么？

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了那天下午，在通往南门的校道上，夏日下午五点的阳光给世界洒下了流动的明亮：树叶是绿色的浓郁的厚实的明亮，大理石是灰色的斑驳的清凉的明亮，你手里那本群论的封面也反射着黄灿灿的明亮。

但这一切，在你明亮的眼睛下都显得黯然失色。是知识的明亮，是向往知识的渴求的明亮，是追求着心之所向的纯粹的义无反顾的热情的明亮。

你是我的光。

我知道我已经对你讲了无数遍，从我第一封写给你的信开始。但，即使十四岁的邓开文是十三岁的孙一杨的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岁的邓开文呢？这可不一定。

然而，十九岁的邓开文，真真切切地，明亮在还十七岁的孙一杨的世界里。

“我们有一万个正当走散的理由，但还是肩并肩走到了今天。”

你是我的光。我愿意大声地说出这一句话，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次，两次，每一次。我知道不是每一次都有下一次，所以每一次都意义非凡。

我发了一条上课摸鱼的动态，其中有我用水性笔画的“复旦”二字。后来邓健桓问我：“你现在是要冲着复旦来了吗？”我想起在暑假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你提过我“突然不想上清华了”。

我承认，我看到你们这一届的高考成绩，看到那些上了清北的名单，在所有二中人都举校欢庆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悲伤。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看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上榜和落榜；我的理想崩塌了，因为我曾经一直如此信誓旦旦地觉得，我可以一直追随你，去清华，去更远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真的像邓健桓所说的，那么我觉得，我配不上你的喜欢。

我喜欢你，首先是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优秀的闪闪发光的个体，然后才喜欢那个会在宿舍凡尔赛“孙一杨退了物竞，只考了个年级第一”的你，才喜欢那个会像小朋友一样哭着跟我说出“先想到我的梦想，再想到你”的你，才喜欢那个会因为我前一天说我晚自习下课会饿所以第二天晚上给我买了蛋糕的你。同样的，我坚信，你首先喜欢的，是那个自己也追寻光成为光的个性独立的孙一杨，而不是一个为了你而放弃自己理想追求的孙一杨。

有的人人生来就没有理想；有的人在理想信念崩塌后，一蹶不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成为自己理想的对立面；有的人的理想信念即使一次次碎了满地，也会用鲜血淋漓的双手，拾起一块块碎片再重新拼起来。

我认为，我能提前领教这一份荣光背后的五味杂陈，已经比我的同龄人幸运。重拾理想的人浴火重生，而我愿自己本就生在烈焰之中。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追求我自己的梦想，也带着你的期盼和向往。

如果让我形容自己的为人处世，我愿意把自己比喻成浑身裹了厚厚一层蜂蜜的刺猬。我似乎和我周围所有人都关系良好，因为我天生喜欢把身上的蜂蜜喂给身边的人。

但是我的才华，我的骄傲，我对抗世界的执着与斗争，并没有被时光和世俗磨平。它们藏在我厚厚的蜂蜜下面，凝结成一根根锋利的刺。

很多时候，如果我的愤怒融化了我的蜂蜜，因为我曾经伤害过，所以我宁愿把自己蜷缩在世界的角落，宁愿不要再扎进别人的心里。

但你，义无反顾地捧起这个委屈的缩成一团的小小的刺猬，即使自己被硌得生疼，也从来没想过放下。

谢谢你。

我曾经无数次幻想，幻想我们在遥远的波士顿，在陌生的城市里一起继续追求理想。但我很清楚，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为了点燃我现在暗淡无光的生活的一丝虚幻的火苗。

我和你一样，不相信海誓山盟，不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最好的结果。我最肯定的只是当下。我知道我此时此刻如此地喜欢你，也知道我明天也一定会继续喜欢你。我从不把我们一起走到现在的路看作理所当然。对我来说，如果不能，我只会难过，不会生气——我没有理由生气，因为我知道，你有些性格里

的深深吸引我的光亮，本就是富士山——“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所以，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于我而言，就像陆韦雅馨说的：“好像一切都可以原谅，一切都是馈赠，只要那个人在自己身边，喜欢自己，就可以坚持很久。”

之前一贯的结尾梦想似乎越来越简单了。现在我只希望明年能在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冲进你怀里。你揉揉我的头，我说：“我想你了！”

噢，邓开文，我编不出来了，我真的爱你。

孙一杨

2022年11月13日

(六)

邓开文：

展信佳。

今天是我十九岁生日的前夕。我还是选择以写信这种我最喜欢的方式来好好地跟过去的你和自己说一声道别。我不知道最后你到底怎么看待我，但是请允许我做一些自我陈述。

首先，我要先向你道歉，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在和你分手之前，做过一些违背了公序良俗也非常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当时尝试把沟通交流陪伴的需求和精神喜欢分开，但是最后发现，世俗观念自有它存在的道理。我当时确实是为了在不再和你吵架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在交流和陪伴方面的需求，但它现在给我留下了沉重的道德负担。我用我的实践经历证明了它是个错误的决定，我深刻地后悔和反思。

但是，我最后决定和你分手，并不是因为喜欢上了别的男生，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最根本性的，是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了在交流方面和我同频共振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固有矛盾。虽然我们都是为了这一段感情在这一方面退让改变了很多，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痛苦（至少对我来说），但是离舒适地契合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单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想，为何不能放过对方，去找一个跟自己交流更舒适的人在一起呢？

当然，我跟你分手并不是因为我想去找新的男朋友。我对我自己做过实验，理论上来说，我并不是非要找一个男朋友。我自己完全有能力自己给自己创造出同等的快乐，不用依附于任何人。我跟你分手的基本原因在于，到最后这段感情给我只剩下了痛苦。我已经忍让了很多，但是你不回消息的行为一次次突破我情绪的下限。我真的累了，不想和你再生气吵架。

而且更加讽刺的是，在我不想跟你发消息并且已经不会为你回不回消息所动的时候，你竟然又开始给我发消息，理由是“一个人多发点，另一个人就少发点；反之亦然”。我每当看到你的消息，想到你给我发消息的理由，我就觉得由衷的厌恶。这也许在你的价值观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依然认为感情双方应该是对等的，而不是零和；认为感情需要双方的维护，而不是为了自

己的“未来”而无限地压缩自己在感情方面的付出。

而分手的导火索，就是你当时给我发的那两段话，第一段说为了每天给我发表情而落下了课程，另一段说没把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是正确的决定。第一段让我觉得，你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负责任的人。无论这个在除了你以外所有人看起来多么荒唐可笑的理由对你有多么合理正当，不可否认的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平衡好这两者的关系，到最后甚至以此来作为自己行为的挡箭牌。你说这跟我没关系，但是我知道你内心里就是觉得这个和我有关系，因为在你心里发表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的要求强迫而非你自己自愿。第二段让我觉得更加厌恶，让我彻底觉得你不值得我的感情。并且，我不知道你如何得出“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我们两个的感情，而且有利于未来的发展”这个结论。这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对现实盲目乐观自大的、有傲慢的大男子主义气息的人。

我承认在我和你分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了。我不认为这是我对你的感情不认真的表现。一方面，在我和你分手之前，已经不剩多少牵挂了。你也明白，我已经多次和你提过“挂线”，“分手”只不过是感情消耗殆尽的句号。另一方面，我并没有刻意去找一个新的男朋友；我也从来不是喜欢做这件事的人。这个时间，我只能用“缘分”来解释。所以，希望你不要对我产生这方面的误解。

后来我曾经委托刘寒烛去打听你的想法。我承认是我干的，你也看得出来是我干的。你的回答让我再一次觉得分手是多么正确的决定。你希望把“全部”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习和比赛之中，我尊重你的选择，虽然我知道你肯定会用不少时间来摸鱼。你宁愿自己摸鱼也不会“有精力”来找我。

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不过我想像之前每一次你给我写信那样叮嘱你几句。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将来你遇到的真心对你的女生。自己的事业固然重要，但是你不能没有强大的外部支撑。如果能在沟通交流方面遇到一个和相似的女生，那必然是最好的；但是，还请多关心她一些，多陪她聊聊天说说话。希望你能用你在这一段感情里学到的东西，让自己在下一段感情中更加成熟。

对于分手这件事，我感到我承担了社会的道德压迫，因为我们曾经太引人注目，所有人都期待我们能一直走下去，然而是我亲手打破了这个美好的梦。

但是我也不会后悔。我相信更美好的在明天，我会继续大踏步向前走。与此同时，我不会否认或逃避我们的过去，我不会因为最后的结局而忽视其中的美好的瞬间。过去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塑造了现在的我，我身上有磨灭不去的你的影子。我曾说过，你塑造了我三观里最重要的其中一部分。你贯穿了我六年的青春，你是我青春时代的缩影。即使繁花落幕，我仍会热泪盈眶，为那些真挚的情谊、热烈的勇敢和伟大的梦想。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知道你会义无反顾地向自己生命的更高处攀登，我也会。只不过下一段旅程，我们将各自奋斗。再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不再属于我，但你属于一个朝气蓬勃、未来可期的可爱的中国。

孙一杨

2024 年 1 月 24 日

附录二

关于复合事件的思考

执念

他塑造了半个我，如果选择和他复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完成我自己
我的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是按照他的样子写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和他在一起

我再也不可能像爱邓开文一样爱上其他人

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刻意低估或者忘记他在我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我未来的潜在对象来说，只要对方在意我，就很难接受

我已经永久地在心里给他划了一片自留地，并且从上一段感情看，我对他的感情只是由于当时有对象而被压抑了，分手以后我跟所有人反复提到的都是邓开文，而不是我的第二任。我可以掩盖，但无法让它消失甚至减弱。带着这样的认知，我不可能对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毫无保留地爱，这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问题

他还是原来那个他，有那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的他吗？——他自证是的，我愿意相信，但需要我自己的观察和感知

他为什么喜欢我？——这点对我非常重要，我需要确认，我不想要他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我也要向他确认我的独特性

分手的原因解决了吗？

——他说他变得喜欢聊天了，我从分手以后的交流确认了这一点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没对他有什么期待

——但我也改变了一些，从这一学期看我似乎也不需要如此疯狂的聊天，而且我似乎可以调低自己的预期，例子包括对李奕、对阎鼎熙、对朱海鑫（虽然这三个人的情况都不是很像我可能要进入的这段关系的情况）

——这一点我确信不在一起是无法感知的，因为对朋友和对对象的相处模式和预期还是差别很大的

——我愿意相信，愿意尝试

我还喜欢他吗？

——我现在暂时有时候还感觉我对莫文标心动

——但是当我和自己确认自己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所有的感觉好像都涌上来了。他们从未消失，只是被我封印住了

——我可以接触莫文标，但只是把他当很好的学长和朋友
三观是否契合？

——当年不合的地方（邓开文视角）：当时觉得谈恋爱不需要情绪价值；感情稳定大于一切；观念是可以改变的，也是需要根本上磨合的

——需要深入探讨恋爱观，并且达成一定误差范围内的一致

——他说邓健恒可以和他谈通，而且我现在也不是那个谈到这个问题就会红温的人了

——我现在非常认同成长型对象这个观念

——所以现在需要确认我们当下还有什么观念不合
异地恋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能有稳定的精神连结的话，不会

——我这一次肯定会比上一次更坚定

——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比较稳定，不像当时刚上大学需要处处适应

——我不认为是很大的问题，和他比起来

未来发展的問題？

——我自己现在都不能确认我本科毕业到底是本校直博还是去港新英国还是去美国，我对这件事情保持着到最后一刻都审时度势的态度，因为外界形势变化太快了，而且有很多运气成分的问题，我对于这件事情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如果和他复合，我肯定会把他放进考虑因素之一，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所以无法成为我复合或者不复合的理由

风险问题？——我甚至是风险喜好类型，只要我认定的事情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追求，所以如果我觉得莫文标值得的话我会坚持的，但是现在的考量除了风险以外还有太多因素，风险是很后面考虑的、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

附录三

复合那天

dkw&syy: “我一直喜欢你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都说了一直喜欢你啊，换句话说就是分手以后我还没有喜欢过别人。
那喜欢你的理由就是没有人让我喜欢”

“因为我真的乐于助人助到她了，我在她的经历中看到了你的影子”

“我的一半是你赋予的”

“我已经为你网开很多面了，再多开一面也无所谓”

“我还是改改自己吧，让你网开那么多面不好意思”

“我是真的能改好吧，只要你说改什么”

“还是你觉得其实就我了，先谈再了解也不迟”

“有这个想法”

“而我为什么会相信，为什么会希望，看上去没有理由，但是其实最大的

原因就是，我爱着你的整个人”

“呜呜呜学到了，原来爱你的理由还可以这么表述，我终于不怕被问了”

“连我也没法融入自留地怎么办”

“但是你不会介意我对（过去的）你和（过去的）经历有感情吧”

“不会吧。啊？别人都会介意吗？”

“那肯定是会介意啊，因为我脑子里想的不是对方，而是第三个人啊”

“这不是废话吗？你还是吃得太好了邓开文”

“我还是吃得太好了”

“你知道就好”

“我只是后悔以前没有主动争取，然后我就没试过主动争取了，现在可以试试”

“/doge 你是争取任意一个人的一辈子还是争取我的一辈子/doge”

“你是希望我拿别人积累经验呢，还是希望我在你这一次成功呢？”

“反正都要回来找我是吧/doge”

syy: “我再也不会像爱他一样爱上别人了”

“我感觉，我之前的梦想，就是能一直和他在一起。如果我这次真的答应了，我感觉我真的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妈呀，又是本能反应，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主动产生过一辈子的想法，还是其实这一直是我梦想中的结果，我要哭了，我要哭了”

“即使我和别人谈了，我觉得任何一个真正喜欢我的人都会介意邓开文的存在，我也无法给出承诺我能毫无保留地喜欢对方，我会依然会跟无数的人讲邓开文。我觉得是这样，我会带着答案去跟他谈，去和他确认各种细节”

“但是当我梳理我的初高中和两年大学的时候，我感觉我绝对等了他一整个青春”

“虽然说来日方长，但是换个角度，要是真的能在一起，为什么要等”

“感觉我答应他的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完成我自己”

“我越问自己越觉得不可替代的就是他本人……我的天啊，我真的哭了，我真的是在爱他整个人”

“我冷静一下，我感觉矛盾的解决我目前是看得到途径和希望的，但是真正能不能解决是一定要等我进入这段关系的。我又开始哭了，关键点就在于我愿意再一次相信问题能解决，而我的相信没有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真的真的还是在爱他整个人”

“有人能理解他这件事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优先级太高了。而别人可能不会像我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他的真实想法然后和他一点点确认他的表述。所以可能这是我对他来说最独特的地方之一”

“他在别人面前要努力变得不那么抽象，但是在我面前可以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抽象”

“对不起我现在又哭又笑的，像个疯子”

“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要从对方身上获得相同的东西，而是，各取所需”

“对不起 syy 就是如此喜欢 call back 和玩梗——这一点也是他给我的”

“我现在觉得他塑造了不止一半的我了。我不否认我是我自己，他塑造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自己有的东西”

（关于是否需要过渡期）“我的出发点不是在于谈了之后会不会有矛盾、能不能解决，而是在于，我知道我没法全身心地爱除了邓开文以外的第二个人。我只能相信，只能面对，只能解决”

“所以其实我在写下那篇思考的一开始，在我写执念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要再相信一次再试一次。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后路了，我之前一直回避这个事情”

“我现在觉得我很坚定了，如果我后面的感情或者态度有摇摆，是因为我会忘记我那么深入的思考——人真的会忘记自己曾经探索过的林荫深处”

“对他来说，他大概已经想了很久了，只是说不说，或者什么时候说，的问题，所以他很淡定……”

“啊啊啊啊先别急，我还没和他讲，我还没答应他，诶呀，坏了，我不会了，虽然说我告诉他很简单，但是我想告诉他，我像他一样坚定”

“对不起，我又在逗小朋友，已经快进到调戏了”

“我发现我不用担心应该怎么说，我会的，特别是对他，我会的”

“我已经把我的朋友全都告诉了一遍哈哈哈哈哈，大家先震惊，但所有人都表示，真好”

“其实我们不是‘会’，我们只是太爱，爱到溢出来，所以才能会”

“他之前特别喜欢在我评论区当串子，之前我发和他的周年纪念日，他自己在下面评论 99999……这就是他啊，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太熟悉了，我又要哭了。其实也许什么都没变过”

“对别人是小心翼翼地甄别判断，对他是义无反顾地毫无保留”

“用了两个月来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用了两个小时来决定和他复合”

“事与愿违，我本来是个多么理智的人。事与愿违，爱是最大的理由，压倒所有”

“会来的!!! 你看，我都等到了，你不会远的!!!”

“已经哭了第三次了，这是我欠他的，我欠他的，每次他看我写的东西，都要哭。我上次给他写分手信，他哭了一个半小时，这次是我还他的眼泪”

djh: “我真的深刻的意识到看到人作为人本身是多么重要。有些时候不是不可以逆着倾向走，尤其是我突然意识到邓开文真的很努力在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抽象”

“如果都顺着大家的思路走下去那就很有问题了……其实他不是没有想法，但是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变味了”

“你真的可以完全地、自动地进入任何一个人的世界”

“云哲给我的爱在于，他觉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无法理解，但是他可以倾听、分析、包容，而我负责把这个世界用他能听懂的方式展现给他看，告诉他，看吧，你也可以。因为我也想用我的方式告诉他，我知道他会听，但他听多了会费力气，所以我开着门带他进来。”

“你给邓开文的爱、你给予我和其他朋友的倾听不一样，你直接进去，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一切”

“先谈了再了解还是先了解再谈，取决于你对这个感情的态度——是谈恋

爱还是谈个恋爱”

“我的逻辑体系里面，一般情况一律守进，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一律义无反顾。所以如果 dkw 是那个特殊情况，我觉得，能理解”

“五年！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天呐我可能真的一定会考虑义无反顾的背后是什么，但是因为我经常义无反顾，所以又特别理解”

“干就完了!!!!!!! 爱就爱了!!!!!!! 这一切只为来到你的身边!!!!!!!”

“听到你的故事好想流泪，心情好复杂，但是又忍不住笑”

“为什么当初不再纠结一会要不要分”

“难道不是纠结了很久之后才绝望的吗”

“这次，要好好的！”

“他觉得我们自我陶醉于文艺化的聊天之中，是一种很棒的能力。但是我真的感动了，完全沦陷了”

“我们共同深化了不一样的爱情观念”

“感情里面的两个人应该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偏爱的吧，在哪个角度上被偏爱的人就会有恃无恐”

“我现在听到 11 号线在远方轰隆隆的响，我感觉那个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某一段成长的路”

“我现在每天只要背着包都带着这个 loopy 和小熊，这些东西共同塑造了我们现在的自己”

“世界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

“努力爱到这一天，两对一起，拍照吃饭吧，如果云哲也愿意”

les: “dkw 好像在说 ‘我们是一样/相似的人，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后记

我们现在坐在从上海浦东飞往柳州白莲的 MU5325 次航班上。我用头顶着你的头，你的手搭在我的腿上，胸膛轻缓而有规律地起伏——我知道，你睡得很香。

这会儿是国庆。我突然意识到，国庆结束之后，离你的生日就不远了。于是我们今早在复旦南区学生活动中心的自习室里调整最后的章节和排版。

检查分段免不了从头到尾大致扫过每一部分的内容。我看着我四年前写的文字，回忆着我八年前的故事。

由于情窦初开得早，小时候的我在家长的教诲下，对“未来”的事情避而不谈。我妈总说，现在是现在，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感情问题在时间维度上感到本能的惶恐。我曾在高中时写下过“我最肯定的只是当下。我知道我此时此刻如此地喜欢你，也知道我明天也一定会继续喜欢你”；中学时代，我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底气——去思考和你的未来，甚至总是自认为“成熟”地对那些许诺时间的誓言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对于未来可能破碎的结局开玩笑是“理性”的表现。

但是时间一次次证明自己是我們无声而有力的朋友。它用八年来一次次的走散又相逢，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结早已不可分割。在陪伴我经历那么多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以后，我渐渐开始信任时间的力量。我将我的憧憬告知与时间，我把我的承诺寄托与时间，我知道时间的流逝会解答我的顾虑与担忧：在瞬息

万变的世事中，你是我亘古不变的答案。

我从未如此清醒地疯狂：我要和你度过我的漫漫余生。

复合以后，我时常不自觉地懊悔，悼念我们丢失的那一年半的时光。但同时我也被提醒，是这一年半的时间，让我明白，我不可能像爱上邓开文一样爱上任何一个人；是这一年半的时间，让他成长，完成他脱胎换骨的蜕变。时间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它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我们带着更好的自己再次相逢。

每天我都会无数次感慨，感慨过了八年我仍然能在你身边。每当这时我便再一次深切地感谢，感谢时间让我仍能在每一次拥抱和亲吻之时，感受到自己的心在幸福地颤动。

你是邓健桓口中的“特殊情况下”的“义无反顾”，以至于我的理性一直在追赶我的感性，企图做出一个环环相扣、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每当我一万次地对照着小红书上的诸如“被一个人强烈而纯粹地爱着，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回答思考自身，时间都会一万零一次地告诉我，我无需拘泥于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时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一次又一次地相信：我对伴侣的爱，定义为我对邓开文所有情感的总和。

我今早刷牙的时候又在脑海里复盘我已经想好的、在领证和结婚时要发的朋友圈文案——我经常这么做，因为害怕灵感随时间的流逝而遗忘，而且便于采撷新的思绪。突然我发现我忘记了结婚的那条。我在排版的时候委屈地告诉你我的遗忘，并深切反思下次一定记录下来。

那么，请不要拖到下次——

时间啊时间，请做这对恋人的护佑神，让我在领证的时候写下：“我终于嫁给了我十三岁就喜欢上的男孩。”

时间啊时间，请做你的朋友们的见证者，让我在结婚的时候写下：“和你的一切是我生命中的奇迹，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音。”

2025年10月5日晚

于上海虹桥飞往柳州白莲的 MU5325 次航班